旅行雜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
第二十二卷・十一月號
中國旅行社印行

CHINA TRAVELER

Vol. 22, No. 11 · November 1948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招商局

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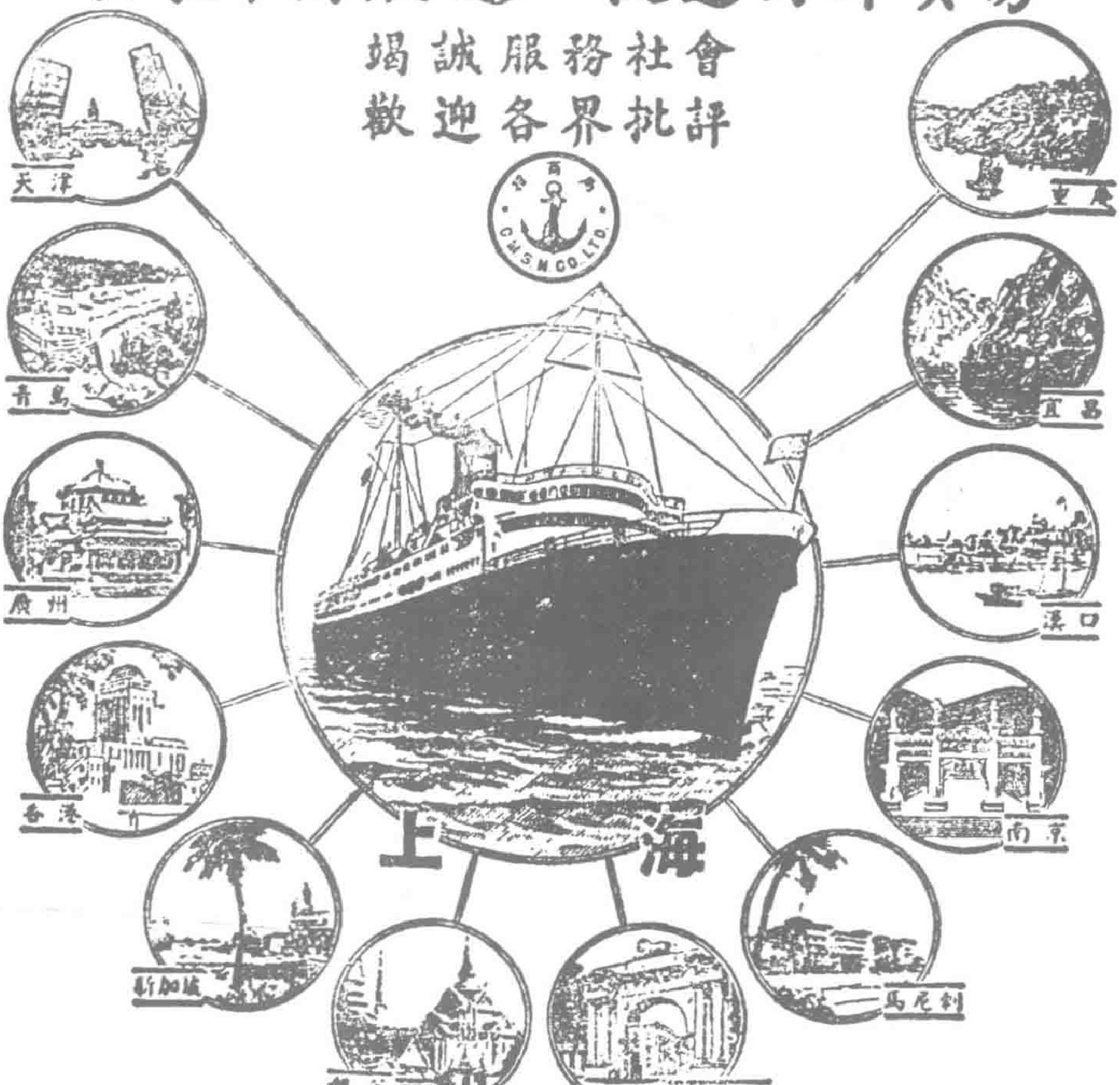
總公司：上海（〇）廣東路二〇號

郵政信箱：一七二二號＊電報掛號：五三〇〇〇一＊電話：一九六〇〇轉接各部

發展中國航運　促進對外貿易

竭誠服務社會

歡迎各界批評



售　票　處：上海（〇）四川路一一〇號　電話一九六四六

旅運事務所：上海（〇）福州路三三號　電話一九四五〇

船期問訊處：電話一四一八八

南北洋線：寧波　溫州　福州　基隆　高雄　廈門　汕頭　香港　廣州　湛江　榆林港　海州　青島　煙台　天津　秦皇島　葫蘆島　營口

長　江　線：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長沙　漢口　沙市　宜昌　重慶

海　外　線：東京　神戶　橫濱　海防　馬尼剌　新加坡　盤谷　仰光　加爾各答　孟買

民生實業公司

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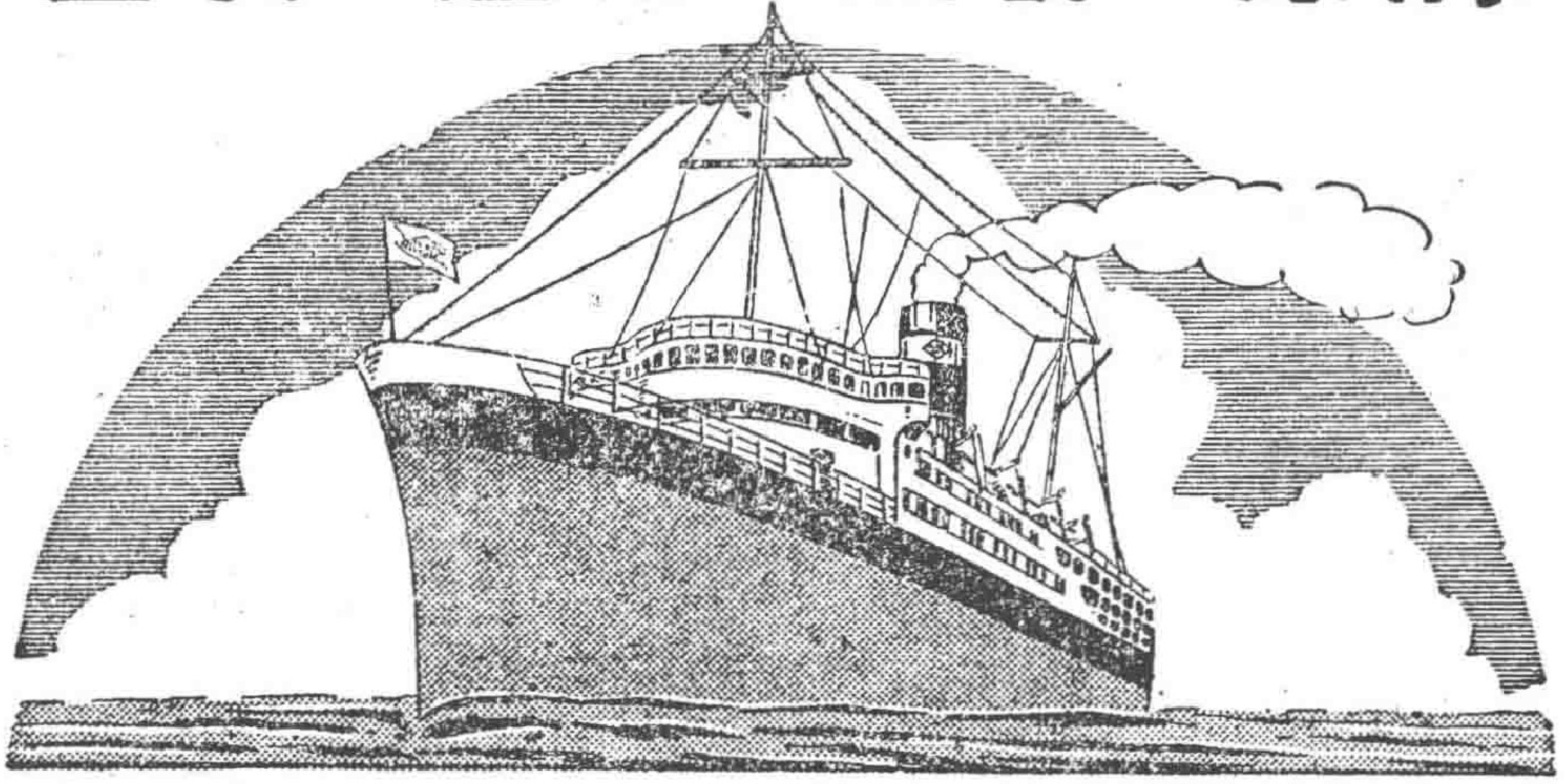
輔助社會　便利人羣　開發產業

業務

航業　機器　電水　物產　礦場　投資

乘民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現有輪船百餘艘行駛

台灣 天津 青島 福州 汕頭 廣州 香港 及長江漢宜萬渝等埠

總公司　重慶中正路一〇八號

上海區公司　東大名路三七八號
中山東一路九號(業務財務)

各地分公司辦事處　漢口宜昌萬縣南京天津基隆青島汕頭廣州香港等二十餘處・

並代理

太平洋輪船公司業務

地址　上海東大名路三七八號二樓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THE WING ON COMPANY

FED INC. U. S. A.

推銷中華國產

統辦環球貨品



地址
南京東路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永安公司爲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大東旅社
鸞鳳廳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大東跳舞場
七重天咖啡室
永安月刊社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鋪面·
帽部　女式部　襪部　手巾部　藥部　文具部　墨水筆部　伙食部　五金部　玻璃部　茶葉部　南貨部
男裝部　毛衫部　手袋部　化粧品部　水瓶部　花鳥魚部　糖果部　烟草部　燒青部　磁器部　酒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毡被部　裁縫部　皮貨部
疋頭部　京蘇部　新裝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象牙部　銀器部　眼鏡部　收音機部　玩具部　音樂部
永安攝影室　鐘表部　首飾部　電器部　運動部　鞋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二卷 十一月號 目次

玄武湖之秋……王啓煦……封面

秋遊之什專輯

北平秋旅……秦瘦鷗……一

沐在湖光山色之中……夏敦……三

金華探三洞……沈淅聲……五

重九登塔山……張蔭槐……七

霜楓紅葉黿頭渚……徐企閒……九

花溪秋泛……朱家楨……一〇

遊臺吟草……許穀人……一〇

秋遊雜詠……張逸少……一一

秋棲霞……君沛……一二

生活在玉龍雪山下……鍾秀生……一三

燕子磯記遊詩……饒毓菁……一八

今日峨嵋……萬峯……一九

乘霸王號飛北平……李孔昕……二三

京鎭句三角點綫巡禮……周鏡泉……二七

紫金山夜觀星象……波瀅……三二

南游鵝鸞鼻……徐蔭祥……三五

獅頭山記游……盛成……四〇

東湖誰信更淸幽……史天行……四二

青海之戀……何正璜……四三

記大若巖……陳纖嚴……四五

復興中之荷蘭〔美術圖景〕……挹文……四七

荷蘭航空公司星王號雄姿〔美術圖景〕……費求……四八

橫渡歐亞飛行記……朱偰……五一

馬尼剌二十四小時……吳沈釔……五五

瑞士山居……沈弢……五九

德國殘破中的奇蹟……馮朱棣……六三

車上〔短篇創作〕……阿雪……六七

一路福星〔長篇小說〕……張恨水……七一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長期定戶訂閱辦法

一、訂閱期限：暫以三個月爲限期滿後再另行續訂

二、訂　費：自廿二卷十一期（卽本期）起至廿三卷一期止計三期金圓玖元

三、郵　費：除航空寄遞三期另加郵費[illegible]元外，其他掛號快遞免收郵費。

四、付費日期：每月二十五日以前（外埠匯款以銀行匯出日期爲準郵局匯票以郵戳日期爲憑）逾期移作下月起訂

五、過期雜誌概不在預訂之例倘需補購作零購計費

六、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七、本辦法得隨時修正之

中國旅社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每冊實售金圓叁元

上海信託公司

財政部註冊　經濟部登記

民國十九年創設

辦理一切信託

及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各種儲蓄存款

國內匯兌

本以往服務精神

竭誠承辦左列各地通匯

手續簡便　匯費低廉　交款迅速

昆明　蘭州

北平　天津

南京　重慶

廣州　漢口

杭州　西安

長沙　汕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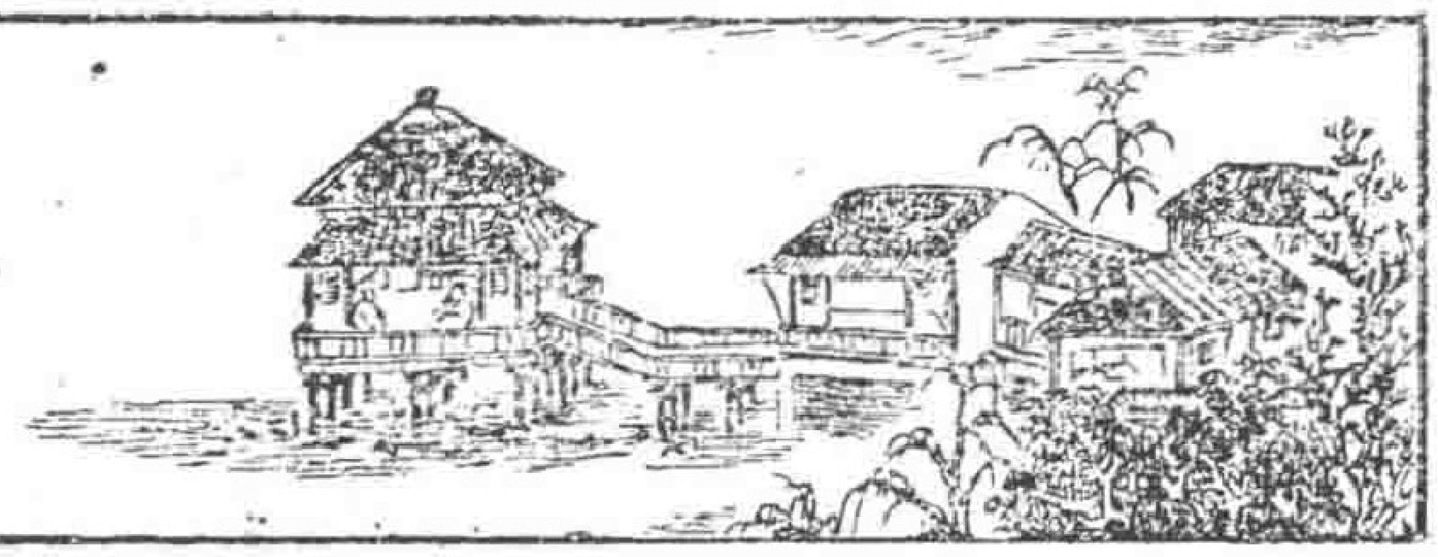
新疆全省各地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四川路角

電話　一一九二三

分公司：昆明　蘭州

秋遊之什



北平秋旅

秦瘦鷗

九月二十五日的中午，才到達北平的03號霸王機習慣地吐出了一大羣外形不同，語言不同，甚至情緒也不同的旅客；其中有一個就是我，並且也是全體中衣服穿得最單薄的一個。那幾天上海的天氣眞反常，溫度高至八九十度，而今年四五月中我碰巧又在北平度過幾天反常的溫暖的春天，一心以爲秋老虎也正滯留在北平，所以上飛機時祇穿了一套夏天的服裝，裏面還是短袖網眼襯衫，這樣就使我一走出機艙，便首先感到了清冷的北國的秋意。

北平的機場建築物很少，更沒有高大的房屋，所以顯得比上海的機場空曠得多；舉目四望，樹葉已開始轉爲深綠，野草正漸漸發黃，但空氣是那麼爽朗，使人立刻領略到秋天所特有的一種明淨涼爽的感覺。

汽車馳過三貝子花園的長長的牆垣外時，路旁的垂柳變得更高大了，靠右邊的田隴間，另有一列柳樹也是沿公路綫而栽的，從汽車前部的玻璃窗內望出去，可以看到三條綠色的長龍，眞有說不出的美和舒適。

北平的幾條比較熱鬧的街道上，雖也有些烏烟瘴氣，塵土飛揚，但祇要你一拐彎，轉進任何一條胡同，恬靜沉着的氣氛便又包圍在你的周圍了。即使在大街上，兩旁也必有蒼綠的槐樹，和寬約三四丈甚至比上海的馬路還闊的人行道，足以沖淡囂擾的聲浪和減少人馬的密度。那幾天，北平工務局的伕子已在街上每一棵行道樹上——十九是槐樹——抹上了半截灰白色的石灰粉，爲的是防蟲蛀，抹得很整齊，很周到，也沒有閑人或淘氣的孩子們去刷掉它，可以想見北平人是多麼普遍地愛好他們市內的樹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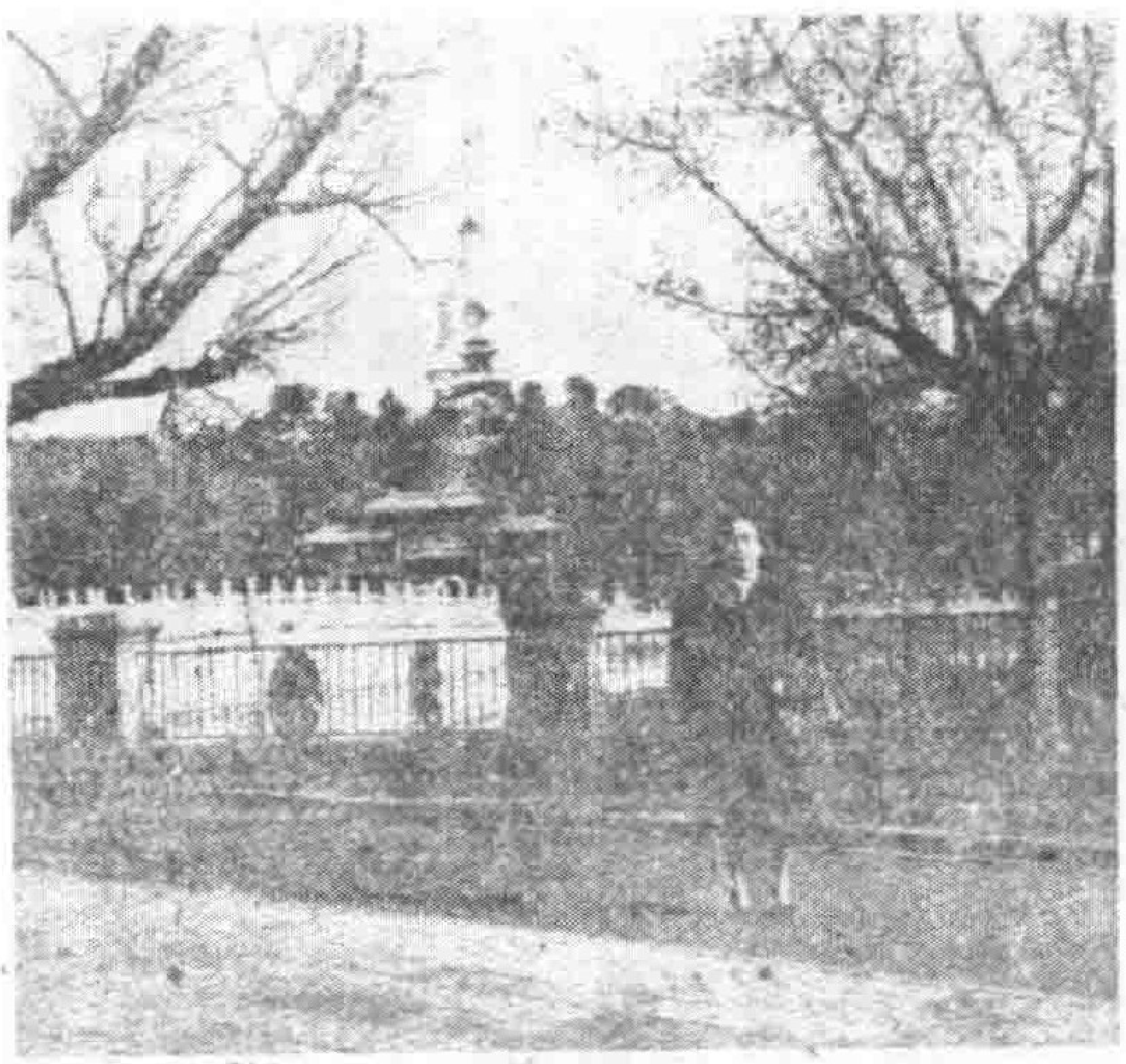
秋天在北平眞是最好的季節，這話一點不誇張。抬起頭，天永遠是高高的，藍藍的，沒有一絲雲，既不括風，也不下雨；太陽光很明亮，但照在身上，決不會使你覺得熱。如果在上海，一個秋季，像這樣好的天眞不知道能碰到幾次，而在北平，則往往接連着半個月一個月都是如此。

北平的老百姓無論貧富，愛穿中裝的至今還比愛穿西裝的多，過了夏天，他們更歡喜加上一件大褂（江南所謂長衫），走在路上，顯得很斯文，很沉着。看厭了上海各處馬路上像奔喪似的又急又忙的人羣，一到北平，你的心準可安定多了。娘兒們年紀比較老一點的臉上蒙着一方青色或藍色的輕紗，安穩地坐在三輪車上，望之既莊重而又雅靜；年輕的蹬一輛擦得挺亮的自行車，慢慢地在三道門大街或南池子溜過，也總是慢慢的，絲毫不顯得慌亂。

眞沉得住氣，北平人！

秋日的中山公園，故宮，太

(上)北海白塔前〔下〕頤和園昆明湖(其後爲萬壽山)





秋游之什

尋幽訪勝，以春天爲最可愛，然而好游之士，登山涉水，却喜在秋高氣爽的季節。春天的氣氛，是濃郁，是黯麗，是在成長的過程中；惟有秋天，承酷熱之餘，人們心頭一鬆；而氣候的爽朗，較潔，又是一年中最難得而最可愛的，此時襆被出遊，眞是再適宜也沒有了。因之，我們特別把這些關於「秋遊」的，可寶貴的片段紀錄，彙集起來，成『秋遊之什』，供獻給讀者；一則使諸君在把卷之餘，儘情領略這可愛的秋光，在精神方面增加愉快。再則希望大家把握住這一年中不可多得的好時光，打算目前或日後怎樣去利用，使身心雙方，從接近大自然的結果，而獲得更多的益處。

編者

廟，北海，遊客當然是更多了，但不知怎樣，人雖多而總不見有擁擠的現象，北平人似乎天生的比南方人能守秩序，而園子裏也極少有東跳西蹦，濫拍照相，大吃零食的遊客；如果有的話，十九必然是才給霸王機送來的上海人。

縱然在城隍廟似的東安市場裏，忙亂的情形也很少見；看半天而不買一件東西或銜着一支冰糖葫蘆而留連不去的外國人也多得很，到了北平，連什麼都講究寶貴時間的外國人也變質了。

我到北平，雖然已遲了一點，但吃水菓的口福還沒有錯失，先後吃到了冰鎮的郎家園產的涼棗，和暗黃色的蜜糖似的眞正沙城葡萄；可惜這兩種東西都經不起壓，要想帶回給最親切的友人嚐新，無法如願。此外就是買不盡的天津大白梨和北平的小白梨，二者各具特長，天津梨脆而多水，小白梨甜而嫩，我都喜愛。還有一種霜柿，跟杭州的柿子差不多，可以在半熟時吃，甜而不膩。

時常看見朋友們寫的文章裏，把北平秋天的水菓渲染得如火如荼，彷彿要什麼就有什麼；連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裏，也把它們寫得花團錦簇，美不勝收。其實多少有些誇大。只要你仔細的看一下，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北平秋天的水菓種類決不比上海多，只是有一二種特別精緻些而已。同時北平水菓舖的夥計們堆放水菓的藝術確也自有其獨到處，他們把蘋菓、生梨、霜柿等禁得起重壓的東西都疊成寶塔形或山丘形，並且就着它們的色調，相互間隔，配置得十分適稱，這樣遠遠地望過去，不但非常的美，而數量上也好像多了幾倍。這一點大概就是使人對北平的水菓印象更來得深刻的原因吧？

除了水菓，秋天的北平原還有許多好吃的東西，最有名的就是涮羊肉和烤肉，可是我正趕上全中國的生意人集團反抗政府管制物價的巧當兒，北平市上也是要什麼沒有什麼。「東興樓」「烤肉季」等幾家舖子的門口，都黏着「涮羊肉暫停」或「整理爐灶」的紅紙條；西城的砂碣居，乾脆全部停業，湊這機會把他的破舊的門窗收拾一下。

我這次去北平因時間太匆促而又無遊伴，本不打算遊什麼名勝，反正該去的以前都去過了，時間不充裕，再去也乏味。可是平中的親友都力勸我出西郊去走一次，一來逛逛香山頤和園，二來也可沿着那條公路飽覽一番故都秋色。這話倒打動了我，便在二十八日的清早，特地辭謝掉朋友的吉普卡，另雇了一輛破舊的三輪，悠然自得地溜出了西直門。

為了時間的限制，我決定不上香山，先坐三輪上清華園，看一看我嚮往了三四十年而始終不會有機會去觀光的華北第一學府；在那裏，我預約好一輛便車，下午可以載我上頤和園。

出了西直門，因為時間還早，沿路很少碰到車馬或行人。我一面左右顧盼，暢覽郊外的秋色，一面和那蹬三輪的閑撩着，從北平談到上海，上海談到全世界；想他必也識幾個字，能夠看看報，所以兩個人倒還談得「對碴」。經過萬牲園時，他告訴我在夏天，這兒是怎樣的熱鬧，現在卻祇剩幾頭猴猻，冷清清地在假山石上晒太陽了。

我們順着公路前進，兩旁的景色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它，就是「疏朗清新」，這樣已很够我這終年奔走四方的俗人消受的了！

大約半小時後，我們進入了海甸鎭，——就是張恨水先生在「東北四連長」裏所寫的地方——這裏也有五六百份人家和不少的商店，顯得鬧中帶靜。路上正好有一家行定親禮的，十來個伕子穿着花花綠綠的式樣古怪的服裝，抬着一口口金漆輝煌的木箱，在給男家送聘禮往女家去，古色古香，大概除掉故都近郊這一個小鎭之外，別處是再也見不到的了。

公路過了燕京大學比較差一些，但三輪車在上面行駛也還不太困難。清華大學的大門就是公路的盡頭，進入大門以後，還得走上半公里左右，才可以見到清華校車的停放的所在，和傳達室以及來來往往很悠閑的老師和學生們。

清華的老師們的住宅可眞不錯，有高大而古樸的中式房屋，也有精緻小巧的洋房，並且一簇簇的分散在樹林深處，每十幾家自成一村落，題着怪雅緻的名字。我在一所沒有樓的怪精美的洋房裏找到了T.所介紹的王明之教授，他是中國土木工程界的老前輩，在清華已教了二十年的書，有着一顆半禿的腦袋，一付很精壯的骨骼，和一臉誠懇而慈祥的微笑，使人一見就會知道他是一位忠貞的學者。

我們雖僅第三次見面，但王先生跟我一點不客套，更不說任何不必要的廢話，容我喝完一杯清茶之後，立刻陪着我去參觀全校。他的精神非常好，而且因為久居清華的緣故，每一個角落他都熟悉；一路走，一路給我指點解釋，使我在很短促的兩三小時以前，對清華居然有了一個相當完整的認識，——雖然祇是表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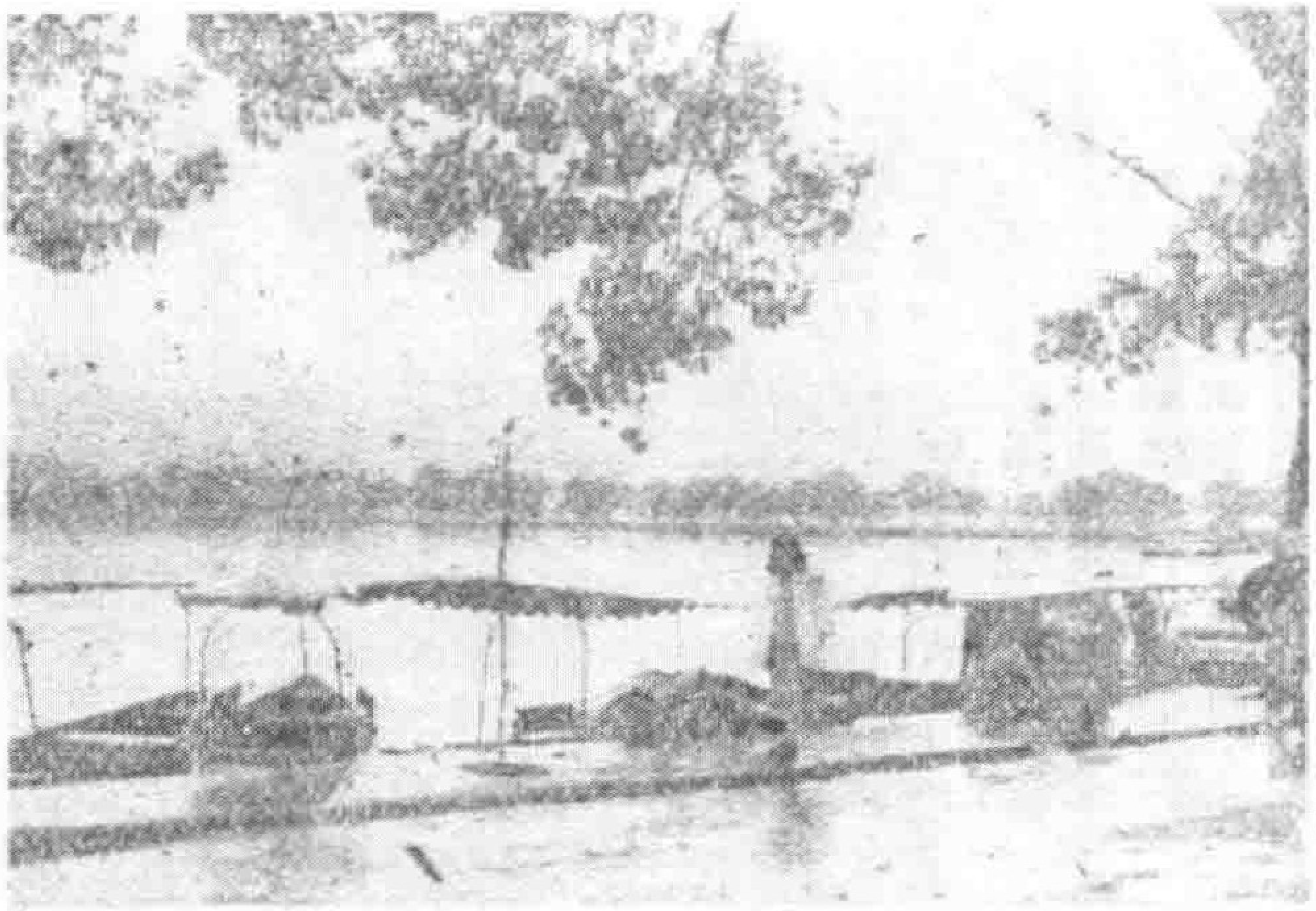
清華全部的面積，照我的粗淺的估計，至少有五百餘畝，校舍是陸續添蓋起來的，所以建築物的格調各有不同，散置的位置也相當的遠；但一般的說，都相當精緻。穹窿形的大禮堂，分上下三層的鋼製的活動藏書庫，可容三四百人的游泳池，以及淨無纖塵，設備齊全的科學館和理學院，都不是國內別的大學所能比擬的。即使是學生宿舍，建築也非常精美而又堅固。教授和男女學生大多有着一輛自行車，以便上課下課之用。

無論走到任何一角，都可以看到許多蒼翠的樹木或平整的草地，間或點綴着一片小小的池塘，和幾

沐在湖山的秋光中

夏敦

跳出了上海的「搶購」圈子，挾着一顆喘息着的心，終於在十月十四日中午到達杭州。從一個都市轉移到另一個都市，本來沒有什麼新奇之處可紀，只是這裏多着一個旖旎風光的西湖，而上海正鬧着缺少東西，大家在馬路上擠軋，張望，嘆息……惶惶不可終日。當日，湖上逛了半天，在暝色迷離之中，聽遠處疏落的鐘聲，回想這時候上海馬路上的情景，正有恍同隔世之感！



湖濱的遊艇和蘇堤旁娉婷似弱腰的楊柳

秋天下了雨，叫人格外感覺悵惘和空虛。動身的前一天，雨一直下着沒有歇過；午夜，在枕上聽到階前點點滴滴，未免淒清寂寞，心中思忖，不知明天能放晴否？一合上眼，朦朧間，已是來朝；窗外一片光明，居然是好天！這是十四那天早上最高興的一件事，西人說：好的開場，便是一半的成功；所以在湖遊之後回到旅舍，一路上和家人談笑，自許遊運不壞。

大街兩旁，霓虹燈光之下，看見小販們擺着肥碩的霜柿，面上一層薄薄的粉末，好像胖婦臉上，搽着的雪花膏，受了熱，一搭一堆的有些融化的樣子了。同時烟霧繚繞中，送過來一陣糖炒栗子的焦香，隱約含有些甜味；這似乎和上海的情景相彷彿；但是，糖果舖裏還有一種顆粒嬌小的珍珠栗，倒是杭州的土產。此外，黃橙綠橘，觸目都是。

＊　＊　＊　＊　＊

固然，大家對於西湖太熟了，對於傳統的西湖名勝，什麼八景十景之類，也有些厭膩了；其實你儘可以把這些雅緻的「題名」置之一理，照着自己的意想去尋訪，去欣賞。湖光山色，各具特徵，正不必人云亦云，依樣葫蘆；當你找到一個地方，可以把你自己的身心暫時安頓下來，好像花瓶的座子，恰巧合式地把它托擁着，一些也沒有勉强或遷就的意味，那末這便是你心目中最佳的景色所在了，你正不妨在那裏連流上半天一天，儘情玩賞。要是用着「點驗」的方式，趕着到東到西，忙個不了，而結果還是落得一個「活命吞棗」，那就糟了。

根據了這個遊覽哲學的概念，我們覺得這一次的遊湖玩山，比較省力而興趣濃厚得多。尤其，我們還就環境，隨遇而安，模仿着老子的所謂「不為天下先」的作風，在這秋遊的高潮中，總算滿載而歸——當然是精神的，不是物質的。

＊　＊　＊　＊　＊

遊覽一處比較熟悉的地方，好像有先讀了劇情「說明書」，然後再看電影的意味。因之若要把西湖的風景，在這裏再試行描寫一遍的話，那就有些像看了戲回來，再默寫一遍說明書，不但沒有趣味，却未免是樁苦事了；何况題詠西湖的詩詞，遊紀，名作如林，在下更何苦再費心思，班門弄斧呢，只得從略了。倒是有若干地方，遊屐所過，在別人看來也許很平淡，很細瑣，而在我則事後思之，還覺得醰醰有味，未免要浪費些筆墨，作為日後再遊的參證哩。

這次遊程中最感覺滿意的一日，要算第三天的南山區之遊。我們坐了人力車從湖濱出發，遊了淨慈寺，循南山路，訪石屋、水樂、烟霞諸洞；再遊江干六和塔、錢江

間古意盎然的舊屋子，那是清華園尚未改闢成學校之前的某一位王爺的別墅的遺址，現在有的已改成會議廳，有的闢為單身教授宿舍，無一不適稱地利用着。

在這樣優美環境中，無怪清華能經常有如許德高望重的名教授，和歷年畢業而去的出色的人才了。

我像走馬看花似的繞了一圈，雖然相當的乏，但內心非常愉快，自己好像也覺得年輕了許多。

飯後戀戀不捨地和王教授握別，並向清華看了最後的貪婪的一眼，才踏上汽車，馳向頤和園去。

頤和園依然很美，依然很平靜，但對於今天的我，才從清華園出來的我，已不能再感到多大的興趣了。一所崇高而雅潔的學府，當然要比一座獨裁者所遺留的空虛的宮院有意義得多！我看了那闊大的昆明湖和高聳在山半的萬壽閣，覺得都沒有一點生意，而那些導游者的粗鄙的講解更絮聒得使我難受。最後我使獨自走到後山去，在那一道號稱蘇州山塘的小溪畔，默默地靜坐了一二小時，讓岑寂、悵惘、和不太濃重的憂鬱所交織的情緒包圍了我的全身，使自己的心靈沉浸在那一帶比較陰森而幽邃的景色中，忘掉了這現世的一切。

回到古城已經薄暮了，本打算多逗留幾天，看看謠傳已被拆毀的天壇——實際情形尚未如此嚴重，或者再去探望一回太廟中的夕鶴；可是人事的倥傯，終於破壞了我的計劃，在九月三十日的中午，我便和秋色正濃的故都分手了，帶回上海的是一重不盡依依的懷念。



西湖名刹之一靈隱寺的大雄寶殿

大橋；返程到虎跑品茗。中間抄滿覺隴，越翁家山至龍井區，這一段行程的趣味頂好。

人力車走在石舖的山道中，兩旁灌木蒼翠欲滴；地勢約略有些崎嶇，而挽車者倒並不見得十分吃力，坐在車上的人，未免慢慢地開始賞覽四週的巒光山色；一陣陣神祕的，幽靜的，莫可名狀的香味，從鼻官透進了肺腑，叫人自然而然的有一種清新和輕快的感覺。本來這是暮秋的節季，桂花方謝未落，茶花欲開未放，濃郁的香味將近消逝，淡雅的芬芳，氤氳空中；當你被浸潤在這兩者交織着的氛圍之中時，只覺得你的身子已墮入了可以意會而無可言宣的境界中了。

走了一程，左右又約略有幾家農戶，雞犬在望，童稚歡呼，固然不必說；因為時正晌午，偶然却又看見幾縷炊烟，嬝嬝地飄浮在空中。一種寧靜，滿足，和安閒，明淨的秋之景象，充滿在這山村之中。

＊＊＊

石屋洞似乎太淺顯了，無足勾留。進寺門，看見廊廡的門窗上，標有「和尚畫展」字樣，可是遊客們都顧而之他。我一時想起了「貧不與富爭，民不與官敵」的話來，結論是紙面上的山水縱然十二分的傳神，又怎能和現實的湖山勝蹟相抗衡呢？

到了水樂洞口，剛跨上橫在水上的石板，一眼望到水裏，好像是橫七豎八的有十來尾魚在那裏；但是它們怎又靜止而不動的呢？仔細一看，嘎！原來是約略一打之數的「可口可樂」浸在水裏，取其涼意，以供客需耳。

在我們的前面，有幾位女客，操着吳儂軟語，指東劃西地朝洞裏進行；在她們之前，是黑暗，之後是光明；黑暗之前，遠遠地有一盞光線極微弱的燈，在搖幌盪動着；我們也緩步前進，只聽得洞的盡頭處——就是燈光的所在——有些嘈雜的人聲，足步聲，和拍手聲。雖然看不見，估量總有七八個人。

烟霞洞的後山上，倒頗清淨，我們在那裏啜茗休息，在屋子裏，看見壁上張着胡適之的詩，梅蘭芳的畫，和馬敍倫的聯……他們都曾到此小住或遊覽。

＊＊＊　＊＊＊　＊＊＊

錢江大橋的工程，和六和塔旁飯舖子中進膳時的擁擠情形，都給人以較遊六和塔更深的印象。

我的感想是：中國需要無數像錢江大橋般的建設；之後飯舖子裏的一切困難，和大家等吃飯時的痛苦，才得解決。

在「風帆沙鷗，江村烟樹」之外，再加上「隔江峯巒，晴光掩映」等字樣，你便已登臨過六和塔，而領略了錢塘江的一瞥了。

回程在虎跑品泉，濟祖廟中秋祭，道士正在拜經懺，熱鬧異常。玉笛之外，雜以二胡，所誦的經文，倒也好聽，別有一種通俗的宗教味道。

＊＊＊　＊＊＊　＊＊＊

秋天遊湖，在視線方面格外明淨，分外提得起興緻。昔人云：春風柳線長，固然不錯；而秋天的一泓水，益發叫人生出美感。我們一共遊了兩天湖，抱着百吃不厭的宗旨，好像買畫的複定一樣，孤山區連上玩了兩次。尤其從蘇堤入裏湖，在微波蕩漾，荇藻如畫的湖面上，打着輕槳，緩緩地搖過去，看那多情的楊柳條，只是隨風飄忽，默默無語；涵着溫庭筠「轉盼如波眼，娉婷似柳腰」句，不禁神往。



從六和塔上眺望錢塘江岸的一個鏡頭

靈隱、韜光、玉泉、三潭印月等……一幕幕地過去；岳墳，蘇小墓，斷橋……也被推開去了。我的腦帶中，還是繫念着葛嶺初陽臺上眺覽全湖景色的一個畫面。秋天的早上，是多麼的可愛呀！不錯，湖上蒙着薄霧，陽光好像從輕縠中透露出來，就整個的湖山說來，婀娜之中，寓着剛健的氣息。似乎還勝過春天一籌，因為她不僅給你溫柔，給你安慰；在撫愛的中間，還給你一種鼓勵和希望。把清新的感覺來替代柔靡的傾向，這是你的秋天，也是我的。

金華探三洞

沈浙聲

秋高氣爽，紅樹青山，正是旅行季節。我們爲了不欲捲入蘇杭的人潮裏，也顧算到時間的經濟，交通的便利，國慶假期旅行，目的地就决定了金華北山，也探三洞之勝。短短三天的行程，不能轉道蘭溪，沿江東下，遊七里瀧，訪嚴子陵釣台，却是一件美中不足的憾事。

行程的安排，爲了縮短時間，一行二十人，浩浩蕩蕩，於國慶前夕，搭滬杭半夜車出發，因爲假期的關係，車廂中擠得完全是沙丁魚狀態，連立的地方也沒有。擠了一夜，在晨曦中抵杭。轉道浙贛路搭上午八時半的「浙贛號」特快車渡江南下，又是實足六小時的行車，下午二時半才到了目的地金華，一夜的失眠，和十一小時的行車，個個都感到精疲力竭。但是到了金華，好像換了一種空氣，安閒甯靜，緊張的神經，得到了休息。

「浙贛號」列車，是目前浙贛路的杭南直達特快車，相等於「錢塘號」「金陵號」，車行最快，設備舒適。其中包括着：臥車，坐臥車（形如飛機上的安樂椅），餐車，和頭二等對號車。車頭是UNRRA的機車，路軌是輕磅的，雖說特快車，杭州到金華，還需要六小時。

在車裏相當的舒服，車過錢江大橋，入蕭山臨浦境後，左右峯巒起伏，山脈綿延不絕，直至金華還沒完。火車如在兩山間的平原前進。臨窗遠眺，景色之佳，如在大公園中。一夜疲勞，睹此美景，精神爲之一振。惟沿途河流罕見，自蕭山大鐵橋南行，小橋僅一二，溪水乾涸，山地貧瘠，愈南愈是。這眞需要科學人工的河渠來灌溉，我們在車中深深的感觸。

中國旅行社金華招待所，建築新穎，佈置精緻，是金華最清潔的旅舍，惜乎房間不多，無法容納我們，不得不分一部份到城中去。

金華背負北山，面臨金華江，（一名婺江），依山地的起伏，築城建屋，城內街道，有時要上坡，有時也要下去。我們巡視大街一週，店肆整齊熱鬧。但是也因爲限價的緣故，營業大打折扣。我們也到金華江大橋上去漫步，靜靜的江水在橋下流，却因爲秋旱不雨，兩岸都露着沙灘，橋面建築相當偉大，闊度丈餘，長約五六丈。可惜戰後失修，有一段是舖着木板。在橋上遠望北山，羣山圍繞，烟霧迷離，雄偉高大，想想不知如何上得去。

一晚休息，疲勞全消，這離滬的第三天，國慶後一日，正是九九重陽，重九登高上北山，也是難得的巧事。

北山在金華城北，亦名金華山，離城三十里，其中有半程十五華里，築有一條公路，汽車可以直達，到羅店鎭爲止。其餘半程，從羅店鎭到華溪橋，路程六七里，據說可坐黃包車，但是我們始終沒有看見一輛車。華溪橋到佛壽亭，約二三里，佛壽亭到洞前又是三里。這十餘里的半程，從羅店到洞前，有鄉人山轎可坐。我們在第三天的淸晨，在中旅招待所門前出發，坐上中旅特約的送客卡車，在金華已是難得的，直向北山而去。途經英士大學的新校舍基地，明將胡大海墓等，公路顚簸，半小時到了羅店鎭。途中一木橋，因戰後失修，客人要下車，空車才可過去。據說從前有游覽車，從金華開羅店，每天數班，現在已經沒有。到了羅店鎭，雖說還有半程，北山已經在望了。

我們聽說羅店鎭到北山，祇有十華里，一個小時步行可到，於是全體男女同伴，因爲興緻的高張，一致放棄山轎，全體步行上山，結果走了二小時，才到雙龍洞，大半都汗流浹背，精疲力盡，到了雙龍洞，便進午餐休息。

途中過羅店鎭後，開始進入山路，已聞泉水淙淙之聲，從溪澗裏下來，左右皆山，靑翠可愛。過華溪橋，依山麓前進，坡道漸高，拾



雙龍洞貫通裏洞的小舟（謝孟欽攝）



雙龍洞外望（謝孟欽攝）

級而登，峯迴路轉，已在羣山之中。山下溪流湍激，在亂石中下流，隔溪山壁削立，滿山靑翠，綠樹成蔭，紅葉相間，互相輝映。步行至此，心怡神曠，胸襟爲開。這是羅店到雙龍洞全程最幽美精華的一段。其景色之美，遠勝九溪十八澗。到佛壽亭小憩，此去到北山，還有三里。佛壽亭值有小碑「小南屏」，豈彷佛南屏之意。亭前溪流最急，泉水淸冽，亂石成趣。過佛壽亭，山道更高，前行三里，雙龍洞已赫然在目前。

北山名勝，雙龍冰壺朝眞三洞，見徐霞客遊記。足見三四百年前，明時已有發現。北山海拔二千數百尺，以西湖諸山比擬，則玉皇山者，已渺乎其小。雙龍洞居山下，已離地千餘尺，再上五百尺爲冰壺洞，再上一千尺爲朝眞洞，則離山嶺不遠了。三洞勝處不同，構造各異，偉大則一，造物神奇，於此可見。

雙龍洞高丈許，洞闊度二丈餘，深達三四丈，洞中曾加整理，廣場一片，可容數百人。洞口石頂，鐫于右任所題「三十六洞天」斗大六字，曾養甫則題「雙龍洞」三大字於壁，石碑數枚，民二十三年伍朝樞遊此，亦立碑紀事。一泓溪水，自洞底流出。雙龍洞之精華，即爲洞中有洞，裏洞外洞，即由此小溪貫穿。沿小溪至洞底，水自內洞流出，泉深尺許。一小舟繫於洞口，水面離洞壁僅僅尺許，船的兩頭，有繩繫住，一端在外，一端在內，人伏小舟中，不能昂首，一抬頭就會碰着洞頂。內洞繩一拉，小舟就向此小洞中進去，舟浮行丈許，即達內洞登岸，則黑漆一片，廣大無邊，其寬大不亞於外洞。在此黑洞內，電筒已完全失去效用，舟人以汽油燈引路，則四壁石乳，滿目琳瑯。內洞亦深數丈，地上亂石，潮濕而滑，非穿草鞋不能行。大約費時二十分鐘，四壁觀畢。鄉人作種種解釋，洞頂壁紋起伏，有如龍形者兩條，鱗爪畢具，歷歷如繪，鄉人名之爲青龍白龍，大約雙龍者，因此得名。此外，有仙人掛衣，龍宮龍爪，石鼓等等，石乳形形式式，不勝枚舉。洞內有石柱兩根，閃閃發光，滿壁晶亮燦爛，以之推測，大約爲石英成份，可謂奇觀。洞內泉水淙淙，益增美妙。遊畢，仍循原路伏小舟渡泉水而出。

雙龍洞無食店設備，我們的午餐，是從金華城內向金地名菜館朱恒昇特定，送來雙龍洞烹煮的，往返六七十里，據說黎明廚夫即出來此，飯後再返，其招待顧客的殷勤，有如此遷就者。飯後休息，就再上往冰壺洞。

冰壺洞在半山，離雙龍洞僅五百尺，山道三四盤旋即到。洞口有亭，中途有「金華觀」一所，昔爲山中旅舍，招待遊客，今已荒廢，無人經營，以「金華觀」名字猜測，不知是否廟宇道院所改變。

冰壺洞與雙龍洞，風趣完全不同。洞口不大，如張嘴待吻。入洞張望，亦黑漆一片，沿石級下走，曲折凡數十級，愈下愈深，愈深愈黑，石級直削，又很溼滑，俯身下，覷，不禁悚然。鄉人亦提燈前導。下至洞底，距洞口約三四丈，在暗中聞水聲自洞頂下降，飛沫四濺，愈下洞身愈大，水亦愈大，飛瀑自洞頂懸空直下，轟隆之聲，黑暗中驚心動魄。回首洞口，光線直入，射在瀑上，光彩四射，有如水晶簾。瀑水下降，並不積潭，自石隙中，往雙龍洞而去。再循石級前行，不能再進，已抵洞底，鄉人名之曰「牛角洞」，蓋我們已到了牛角尖裏，祇好拾級而返。奇景當前，戀戀不忍遽去。

朝眞洞在山嶺，尙須直上一千尺，同行棄權者達半數，於是分爲二組，一組再上，一組返雙龍洞休息。自冰壺洞至朝眞，山路崎嶇，又無石級，坡道聳直，上山者半途已喘喘不已，故旅行者泰半到冰壺即返。我們憑着一鼓勇氣，爬了大約三刻鐘，到了朝眞洞。

朝眞洞差不多已是北山之巔，張目四眺，萬山俯拜，金華城遠遠在眼底裏，我們已在海拔二千多尺之上了。朝眞洞因爲過高，遊客不多，較爲荒廢，廣做如雙龍洞，惜乎洞內亂石一堆，潮氣觸鼻，洞中

重九登塔山

張蔭槐

重九前後，同事們偷得三日閒暇，忽發豪興，相偕作莫干山之遊。我們第一批約有八九個人，九日（初七）中午便到了杭州。按預定的遊程，可以在西子湖畔勾留一宿，因此，部署稍定，酒醉飯飽，便三三兩兩分頭出遊。

秋日的太陽，照映在湖上，分外明亮；照射在身上也煥暖得不像是九月裁寒衣的天氣。這眞是最理想的秋遊時日了，莫怪湖畔堤上熙熙攘攘，盡是車馬行人，酒樓旅舍也無一家是空的，誠如張岱所說「岸無留船，寓無留客，肆無留釀。」遙想南朝勝概，幾曾有似今日的。

但是隔宵一夜未眠，又加車上半日勞頓，心中雖想一登玉皇，遠眺錢江，奈已力不從心。這時最佳莫如在孤山找個去處，煮茗閒坐，靜觀湖上艤舟，最得悠然之樂。我却禁不起秋水的誘惑，登艇解纜，便而盪漾一番了。

今夏及秋，我曾三泛西湖，情景意趣俱各不同。七月半之夜，月在西天，湖上溫風如被，隱隱傳來噼噼絃樂，人寂寂，心淒淒，大有石頭記中寫瀟湘焚稿時那股淒涼味兒。第二次是早晨，泛舟至三潭印月，漫步堤上，印象又不同。旭日初升，柳絲裊裊，這時遊客還少，一個人默默走着，給你從容思索的時間。

此次我們的小舟，却只是划啊划的，向裏湖去。紅蓮已杳，殘荷凋零，我們在蘇小墓畔，見到了秋天的跡象。

在岳墳埠頭登岸，直奔靈隱。紅日西斜，飛來峯的陰影障蔽在這寶剎的古道上，晝間的暑氣業已銷盡。山下澗邊，散破着幾個茶座，在這裏遇見了幾個疲倦的同文，他們想是爬山爬得辛苦了，有幾個已經沉沉入睡。

金剛還是那樣威武，大士也還是那樣慈祥，摩娑着大殿上幾抱粗的庭柱，仰視着巍巍崇崇如來的法相，只覺得自已的渺小。

默默地出殿，靈隱道上幽幽的桂香送我們歸去，消除了旅途半日的勞倦，結束了這一個序幕。

次日是國慶，中午時分，同遊的夥伴們到齊了。樓外樓的盛名勝於它的菜肴，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是飽餐了一頓。多謝公路局的照顧，一輛客車早在門前等着了。

莫干山在杭州西北僅四十餘公里。出武林門，客車急馳於京杭國道上，只消得一小時的行程。過瓶窰，過武康，至三橋埠折入迤西的支路，只七公里便到了山麓庾村。

庾村是上下山要口，已經齊成了一個小小的村落。從這裏坐肩輿上山，有兩條路可以走，新路走山

歧路甚多，同遊失羣，嘗有不得返者，故鄉人導游，事前再三警戒。進入洞內，石乳縱橫，奇形怪狀，美不勝收，有龍潭，一線天等諸勝。洞內潮溼，蝙蝠滿壁，其狀可畏。旁有小洞三四，有螺螄洞，只容單人匐伏而入，據云愈入愈大，狀如螺螄，但終無人敢試。又有夾壁洞，人在高高兩壁縫中行進，深邃如防空洞壁道，誠奇觀之至。

徐霞客作浙遊後記，遊北山記三洞云：（朝眞洞）逾峯而北，即朝眞洞，洞開高峯之上，西向穹然，下臨深壑，壑中居舍歷落，即下雙龍洞外居人也。：中墜為冰壺，最下及谷底，為雙龍，所謂三洞也。洞門皆西向，層纍而下，各去里許，山勢嶄絕，倚瞰仰眺，各不相及，而洞中水竇層注。朝眞洞門軒豁，內洞稍窪而下，秉燭深入，左有一隙，如夾室，宛轉隨之，夾窮，有水滴瀝不休，而隙底仍燥，不知水從何去也？（按即夾壁洞）出夾室，直窮洞底，則巨石高下，仰眺愈穹，忽有光一縷，自天而下，復得巨夾，從石隙攀躋下墜，洞頂高盤千尺，石隙一規，宛如半月。（按即一線天）出內洞，其左復有二洞，下洞所入無幾，上洞宛轉，亦如夾室，右有懸穴下窺，想即洞深墜處。」（冰壺洞）「出洞，仍從夾石峯頭南下，折而西北，得冰壺洞，洞門仰如張吻，先投杖垂炬而下，滾滾不見其底，乃攀隙倚空入，忽聞水聲轟轟，秉炬從之，則洞之中央，一瀑從空下墜，冰花玉屑，從黑暗處耀成潔采。水穴石中，莫稔所去，乃依炬四窮，其深陷愈朝眞，而屈曲少遜。」（雙龍洞）「出洞，直下里許，則為雙龍洞，洞闢兩門，一南向一西向，俱為外洞，軒曠宏爽，如穹廈高搴，闢闔四啓，非復曲房夾室觀。水流自洞後，穿內門西出，經外洞去，俯視水所出處，低覆僅一尺五寸。余借一浴盆於洞口潘姥家，解衣赤身伏盆中，推盆而進，進隘五六丈，穹然高廣，一石板平架洞中，離地數尺，大數十丈，薄僅寸，左則石乳下垂，綺窗翠幙，橫列洞中，溯水再進，水竇愈伏，無容入矣。」

讀三四百年前遊記，與今日我們所見者，完全相同。就是我們伏在小船上，進雙龍內洞，而徐霞客却用一只浴盆，其冒險遊歷精神，實為我們先進。伍朝樞氏二十二年遊雙龍洞，據其所立石碑，則稱涉水而進。碑云：「……余等易鄉人衣，草芒鞋，入水過膝，洞口入水僅尺許，傴僂入行四五尺，達內洞，蓋與徐霞客三百年前入洞時情形相同也。」則那時不要說船，連徐霞客的浴盆都沒有，所以伍朝樞和他的夫人，祗好涉水而進。

從朝眞洞下來，已疲乏不堪，再從雙龍洞步返羅店，日薄崦嵫，搭車返城，已經萬家燈火。參觀英士大學，已為時間所不許，明晨匆匆起身，搭區間車轉杭返滬。

北山三洞，奇妙不同，值得游覽。惜離滬稍遠，浙贛路車班次不多，行車時間長久，行程三日，倒有二天在火車上，如果能加改善，北山風景，稍予整理，游人增加，自在意中，間接對金華浙東的繁榮，都有莫大的貢獻。

北，盤折上去，比較平坦，却是遠，舊路多是石階，路短，比較陡巉難行。

我們的二十餘乘山轎，在暮色蒼茫中迤邐登山，好似一條長蛇。一路上，見兩旁山隩山岩上，幾盡是翠竹修篁。靜，原是深山的特徵，這裏在夏天雖則也有山陰道上的煩囂，現在却也冷落了下來。避暑的人早已下山，遊客也難得光顧。除開我們外，據轎夫說，山上的外來者，只有一對新婚夫婦，想是躲開了這風雨飄打的世界，想在這裏偷這麼片刻安靜吧？

路上經過天池寺、陟屺亭，都未稍歇。即便如此匆匆趕上，待到得雲海别墅時，天色也已昏黑得難辨石級的高低了。

此夜，不知是爲了山高，還是人靜，月亮顯得格外的皎潔。月光清涼如水。同伴們大多戀戀於這一片如水的月光，捨不得歸寢。

這一夜，在我們這些向來要到鷄啼方睡的人，實在是難得的一個安息。熄滅了油燈的微光，月兒在西窗窺視，沒有一絲聲息，沒有一絲思想……

早晨帶來了一個令人驚歎的美景。梳洗剛畢，已聽得樓下庭前有人高嚷了：太陽出來了，太陽出來了。雲海别墅朝東南築在山巖上，地勢特高，門庭無異便是座觀日出的高臺。朝東向天邊望去，橙黃的朝日，纔透出半個，薄薄的一層烟霧蒙着，像土爾其女人蒙着櫻口的輕紗。緩緩升起，我們都叫囂了起來，這那兒像太陽，這是色彩煊煌一個橫放着的蛋。看着它漸升漸高，五分鐘後，衝破了那層薄紗，橢圓變了渾圓，橙黃變了血紅，驀地放出萬千耀目的金箭刺向這邊來。

這時，方始覺察到四面的景象，在東方山麓，本來是小山與丘陵的所在，遙見郁郁累累，一片雲海，只透出一處處渺小的島嶼，看不見什麼峯巒嶺岳，看也不見什麼村落人家。遙遠的灰白色的雲霧的海洋，像夢幻也似的淹沒了一切。

八時許，分住在别處的夥伴們也都來了，上輿遊劍池。

莫干山是這一簇山嶺的總稱，它的領域並不十分寬廣，寥寥不多幾處的勝景，因此也多離得不遠。肩輿倚山而行，在林蔭中走了沒有多少路，在莫干山小學折向南。石級既窄又陡，只容得一二肩山轎並行。下坡百數十級，忽然聞得水聲，便到了所謂磨劍石。一泓溪澗從上來，但却並不見有瀑布。必須再沿懸岩走下二三十級，方見山壁上一疋白練倒懸，直垂到下面一個深潭裏。此處兩邊是削壁，一面也是青山作屏障，深谷不見日，清涼絕世。走到池邊，瀑布濺起的泡沫，着人肌膚，冷若冰霜。我們多是年青好事，覓路攀登這邊的懸崖，從這上面看對面的瀑布，不禁呼絕。有人簡直就默坐在這懸崖的邊上，不想走了。

劍池是莫干勝蹟的焦點，相傳是干將莫邪夫婦鑄劍的地方，這個傳說也便是莫干山得名的由來。根據吳地記吳越春秋的記述，吳王闔閭命干將莫邪夫婦鑄劍，歷久不成，莫邪竄入爐中，鐵汁出，遂成二劍。雖則跡近齊東野人之語，那一股利他捨身的精神，畢竟激盪了這千餘年來的人心，使這無甚可觀的山頭也出了名。

由此回上山去，經過蘆花蕩，既不見蘆花，也不見蕩，只見一個水泥築的池，圍齊着許多好奇者，在一嚐冰澈心肺微帶甜味的山泉。

翻過山去，一路上樹木漸少，像是走於荒郊之上。轉過一個山頭，便望見莫干山的主峯塔山，光禿禿沒有一顆樹。

塔山拔海二千五百呎，已是這裏最高的山峯了。踏着山坡石級上去，頗令人想起無錫的惠山，也是濯濯一片，不堪追索林泉的深幽。

可是一登塔山之巔，俯視萬方，盡在脚下，豪邁的氣概陡然而生，恨不得仰天長嘯，攀雲摘日。高山便有這樣的好處，使你脫却了束縛，感到大自由，只有雲，只有天，再也不似在人間。它不同於秋水的旖旎與憂愁，令人達觀，明朗，喜悅。



塔山遊伴

雖則塔山上沒有古蹟美景，它的豪邁爽朗也足以抵償了，何況這是重九登高的節日。匆匆從東南海邊趕到這裏，匆匆又下山歸去，當時頗有些懊喪的；現在想來，却也不無回味。那日出，那雲海，那一塵不傳的塔山之巔……

幻想是好的，憧憬是好的，回憶是好的，只有熱望成了事實，美麗的夢境與現實會面的時候，一切都化了幻滅。

從塔山之巔，遙遙俯瞰東南天邊山麓的夢也似的雲海，方在緩緩散去。太陽已高高掛在天上，我們匆匆走砲台山前的舊路下山去，回到了遍地塵埃的下界。

霜楓紅葉黿頭渚

徐企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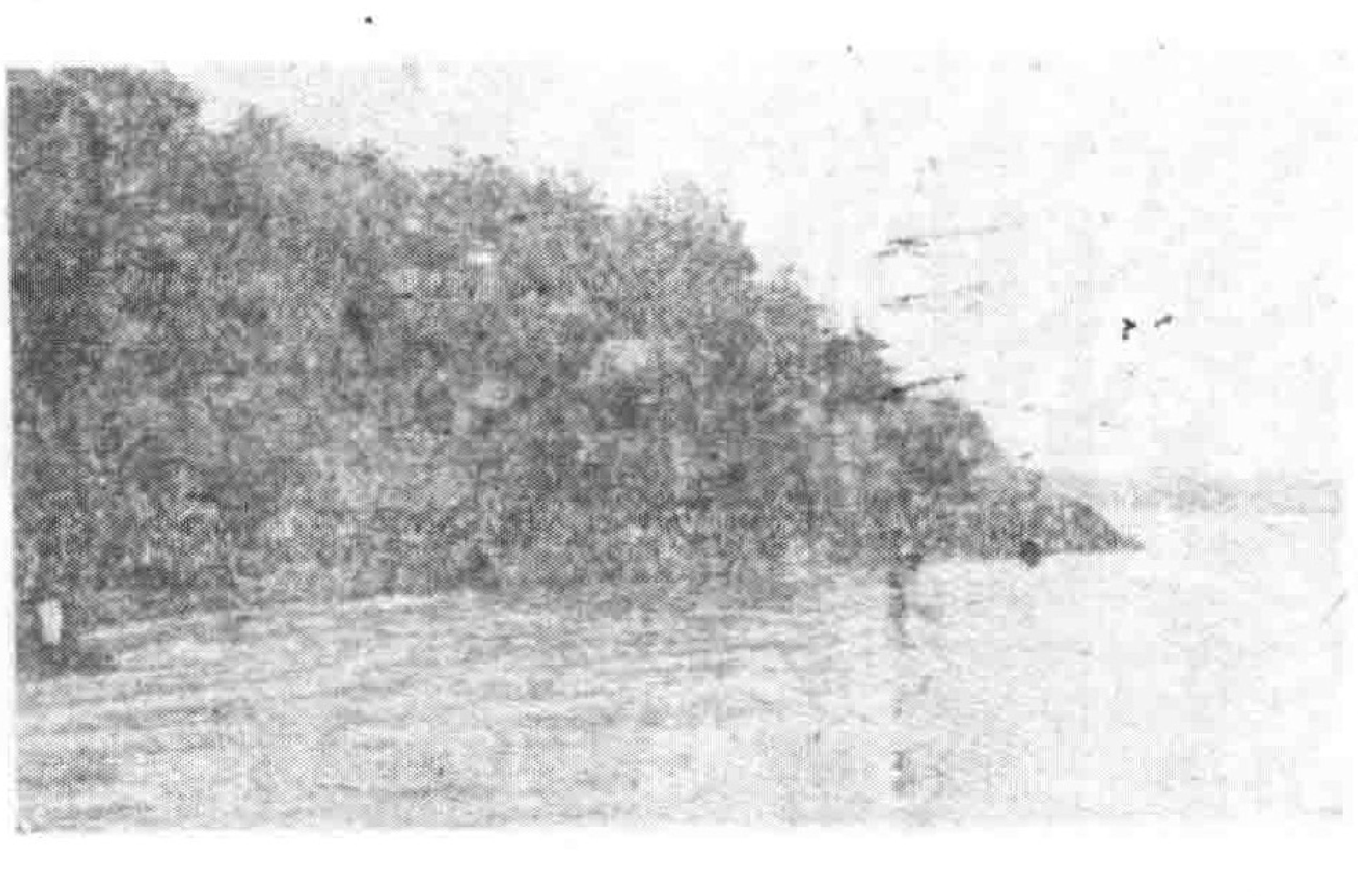
我去年春天曾到無錫去過一趟，在黿頭渚澄瀾堂裏吃過一頓午餐，覺得太湖之美，美在秀麗之中，兼有雄壯之氣，而且風景集中在黿頭渚一區，有山有水，景色不俗，所以這次偕同內子到無錫旅行，一下火車，便驅車從梅園去擺渡，順便到梅園去瀏一瀏。梅園是以梅花得名，現在僅見空枝橫斜，而不聞浮動的暗香，差幸秋菊盛放，滿圃黃花，佳種不少，匆匆的看了一遍，自問沒有『淵明』之雅癖，僅作『劉楨』之平視。出了園門，便跨上一只小小漁舟，駛向黿頭渚去，灣灣曲曲的從小港進入太湖，縹渺的湖面，排立着青青的羣山；平時所說的七十二峯三萬六千頃的太湖，就給我們飽覽無遺了。我貪婪地面對着浩渺的湖水，吐納了一口氣，望着山外的山，湖外的湖，我湧起了無限的喜悅。湖水是十分的澄清，清得看得出水草的游魚，櫓聲欸乃，穿過蘆葦叢中，我想到古詩『秋風瑟瑟荻飛花，秋盡江頭感歲華』句，心中不禁發生無限的感慨。舟經小磯山，遙望山上荒蕪冷落，沒有上去玩。這時輕舸一葉，浮游於萬頃的波濤裏，覺得人生太渺小了。不多一會，便到了目的地——黿頭渚。

黿頭渚是無錫的風景區，是當地士紳楊氏所興建的。門有一橫山公園」四大字，我們循着堤岸進去，雖然僅僅短短的一段，却有西湖蘇堤的風味，堤上柳絲飄蕩，入秋未衰，一二桃樹，正着花朶，十月小陽春，眞的有妖艷的桃花，正是我們的眼福。走過了小環橋，遙望山腰，站在秋風裏的樹枝，除了青松翠柏之外，大都掛着紅紫黃赭和半黃半青的，正是杜牧山行詩中所謂『霜楓紅如二月花』了。而且有的圓，有的尖，形色各殊，色彩不同，陽光朗照，耀眼生纈，我們稱頌春天爲萬紫千紅的季節，如果把這四個字移之秋天，那更是確切的了；老殘遊記裏所謂『一路秋山紅葉，』現在給我們碰到了，那時胸中的苦悶，到此變成心曠神怡，灰色的人生觀，一變而爲蓬勃的朝氣，總之景色之美，眞是畫也畫不出的。山路是很平坦的，所以緩步而登，一點不覺氣喘，內子平時不慣步行，至此也是興高采烈，毫不示弱。

那時我們從山麓上去，走不多路，便有一個亭子，四角作飛翼狀，構造相當精巧，亭名『在山』。這時夕陽啣山，輕雲橫空，我們登上這個亭子，眞是合着亭裏匾額上『雲影波光』四個字了。此時天色已晚，卽投宿太湖飯店，由工役引到房間裏去，裏面一牀一桌，四把椅子，被褥毯子很是整潔，三面玻窗，簾幕低垂，工役把簾子拉開，那時我就憶及平湖葛稚威居停家裏一副朱汝珍太史的對聯，寫着『櫓搖波影來芳渚、簾捲山光入畫樓，』這副對聯如果掛在這間房裏，那是最確切的了。窗前數竿修竹，却巧爬進窗來，碧綠的翠葉，顯示淸雅的情致。這時，金黃色的夕陽，照進屋來，把竹葉的影子，映上了白紗窗上，內子說：『板橋的畫竹，移上窗來，天然佳景，很是不俗，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呢。』

不多一會，夕陽下山了，山中的居民，逐漸歸去，小鳥們也停止牠們的歌喉，寂靜無聲地睡了。除了偶然聽到風吹落葉之外，簡直沒有一點聲音，平時我們居住喧嘩擾攘的都市裏，神經緊張，現在到了這種清靜的境地，心胸的舒暢，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所能領會得到的。不多一會，工役點上了火油燈，送上了熱氣騰騰的一盆紅燒鯿魚，一盆青菜心，怪會湊趣的工役，送來一瓶啤酒，那時我們正是等待進餐，所以雖是鄉村粗餚，味極可口，足供我們大嚼，想起我們杭州某家菜館有副對聯『肚饑飯碗山，魚美酒腸寬，』那是爲我們今朝寫照呢！飯後在房裏看了好一會書，和內子談了人生服務的意義，可是看看時鐘，僅祇八點鐘。正是古語所謂『山中日月長』了。預備明天早起看日出，所以提早就寢，淸麗的環境，更容易使我們找尋酣暢的睡眠，所以便熄燈就睡。

一覺醒來，窗帘上現着淡淡的白光，一看手表還祇有五點鐘，因爲要觀日出，於是立刻起身。開了三面的窗，引進了滿室淸新的空氣，精神上的愉快，更是說不出的道好。那時工役也很早的跑來泡水送茶。盥洗完畢，我就偕同內子從小徑上山去，可是雲幕低垂，大有雨意，我心裏想，如果天不作美，那末我們要做落湯之雞了，但既已上山，我們不妨玩了再說。那時辰光還早得很，所以山上簡直沒有人跡。我們從峻峻的山石爬上去，登奇秀閣，門作碉堡形，東門題着「


黿頭渚

花溪秋泛

朱家楨

在未來貴陽以前，讀了許多關於花溪的遊記，早已使人嚮往迷惑於它的景色；到達貴陽後，由于日常事務的羈身，在過去的半年中，竟找不出一個較好的機會，來償我數年來之宿願，心中常有耿耿之感；昨天，於我是一個不太平凡的日子，遂拋開了許多煩鬧的事務與思慮，毅然決定了花溪之旅。花溪在貴陽西南十八公里，平常有木炭的公共汽車和馬車來往其間；乘公共汽車的話，可以經濟一點時間，惟因汽車的機件太「老爺」，常會拋錨，如逢例假日，乘客更多，乘馬車呢？慢雖慢一點，若要在一路上飽看山色的話，也未嘗不是一種理想的交通工具。昨天是禮拜，清晨趕到車站時，乘客已很多，一輛灰褐色的老「傢伙」溶化了好半天的木炭後，仍沒有一絲力氣來把自已的身體動一動；我們看到已沒有多大希望，趁早還改乘馬車吧！貴陽馬車的形式和江南的大不相同，它是太古色古香了，依舊保留着二千年前春秋時代的古風，它的實在外形和歷史書上春秋時代的戰車相似；記得在今年四月裏，我從上海到重慶的時候，乘的是現代最進步的交通工具——霸王號飛機，現在又能乘到二千年前的馬車，在短短的六個月中，能乘到二種事隔二千年的交通工具，也該算是一個奇蹟吧！

乘馬車也有它特有的風味，馬兒得得的行，車兒快快的蹓，它沒有汽車的擁擠和顛簸，坐位比較舒適，車身比較安穩，乘在裏面，大有悠然自得的樣子。車過了太慈橋後，但見周遭盡是高低起伏的山頭，在附近的大地上是一片枯黃的色彩，象徵着貴陽的早秋，迎面時有農民和載重的馬兒經過，在每匹馬上所馱的二大包苞谷或大豆，到市上不知能賣到多少金圓呢!?這便是他們一年辛勤的酬報！中途有一處土名皂角井，風景頗優美，在一灣甯靜底流水上躺着一條小橋，雙岸有幾株臨風婀娜的垂柳，在左邊的一個小坡上植着不少的青松，令人心曠神怡。皂角井過後，我們在另一小站上歇下，讓馬兒休息一下，人們可以下來換一口空氣，我們一行有五六輛之衆，同時停下後，使這小站頓時熱鬧起來，泡茶的也有，買瓜子的也有……讓店家做了一筆好買賣，不到二十分鐘，我們一股兒都趕路了，遺下的只是許多菓碎和不少馬糞，讓主婦慢慢地去清掃吧！或許在她還沒有完全掃除以前，我們已抵達了花溪；回顧大路上，第一班的公共汽車還杳無踪跡，我們的打算，還不至吃虧；路上共費時二小時又三十分。

迎紫」，西門題着「擁青」，閣上有個匾額，題上『氣象萬千』四個大字；登閣眺遠，萬頃波濤的太湖，盡收眼底。湖面大霧迷漫，把遠山遮蔽着，內子說：遠山怎麼會沒有呢！也許昨夜給愚公全部移去了吧。近近的山峯，也有點看不清楚，若隱若現，好像擁着輕紗的出浴美人，風景之美，不是庸夫俗子所能領略的。再上去有仁壽塔，形式非常古雅。滿山遍植小小的青松，把道路都遮沒了，我們祇得忍耐着爬。這時曉露未乾，身上沾着不少的水點，雖也不去管它了。登上山頂，太陽也從雲端裏發出光明，霧也消散了。望到隣近的幾個山，滿山都是青紅赭黃的秋色，南望太湖，北望蠡（即五里湖）湖，青山白雲之下，有六十三個環洞的寶界橋，好像一條大蜈蚣，橫貫在兩湖之間。在山上瞭望了好久，便下山進早餐。工役已經爲我們備好了二大碗蝦仁麵，味極鮮美，早點後看了時計，還祇有八點鐘啊！

我們在太湖飯店又休息了一會，請個攝影師到在山亭畔來攝影，以作雪泥鴻爪的紀念吧。再去遊飛雲閣、閱風亭，和廣福禪寺，黃牆朱棟，氣象莊嚴，寺有匾額，于右任先生題着「西天梵境」四個字，門戶洞開，不見一僧，可是椅桌清潔，眞是明窗淨儿，我們坐在半黃不綠的紫籐花架之下，側耳靜聽僧舍傳出鐘磬木魚聲，滔滔不絕的誦經聲，我們雖然不是佛門弟子，但看到出家人這種了無罣礙的情境，心裏總是萬分羨慕。

我們踏着山徑的黃葉，聽到山鳥的情歌，現在我們自已比擬是天堂裏的神仙了。走不多路，便到「萬方樓」，得主人許可，入內遊觀，壁上有一條邵元冲先生的字條，寫的是『淡墨秋山畫遠天，暮霞還照紫添烟，故人好在重攜手，不到平山謾五年，』（錄唐詩）書法秀麗，詩意正和環境相合。這個萬方樓雄踞山巔，面對太湖，全部湖山，盡在几席之間，能得置身此樓，頤情養性，才是人生幸福呢！

下山之後，聽說還有蠡園和漁莊兩處名勝，便趁了汽車去觀光。結果因爲遊過了黿頭渚，所以對這兩處便不感興趣，眞是『吃了河豚百樣無味』了。於是偕了內子，趁了下午的特別快車，回到煩擾的上海。

遊臺吟草

許穀人

涵碧樓旅館眺望日月潭

涵碧樓前圖畫開，天然一幅洵佳哉：羣峯倒影明如鏡，孤嶼浮痕綠作堆。日月每從潭裏映，雲煙忽自嶺邊來。靜觀景物凝神想，最感年華去不回。

北投溫泉

為訪溫泉興趣長，停車徐步上高岡。松篁夾道分秋色，樓閣依巖對夕陽。暫憩旅家嘗麥酒，且投浴室試蘭湯；斯間可擬桃源境，一日清遊永不忘。

下馬車，不消走幾步的時候，耳邊便聽到潺潺的流水聲，（此處還不是花溪最清澈洪壯的水聲，在當時聽來已覺非常悅耳），原來在中正公園外面小橋的那一邊有着三四個高低參差的小池，池水清淨而明潔，銀色的水花便在池與池之間斜削的磐石上懸瀑着；其時，正有一浣衣姑娘，蹲在水邊打出一聲聲清澈的木杵聲，不啻在替這泉聲奏着調和的節拍；小池的稍遠處，是一座青翠的山頭；所奇怪的，花溪四週都是禿頭枯色的山頭，惟獨這座上面却繁植着青松翠柏，望去非常悅目，它對於花溪也是一種不可缺的點綴！在小橋的這邊，便是一條小溪，花溪最優美的地方就是這條綠油油呈着翠色的小溪，它的水色和江南的水色絕不相同，要更優美，可愛不少；溪水長而灣曲，中間又生出了許多綠色的洲渚。

我們進了公園，沿着小溪走去，經過了花溪縣政府，到達一個租船的地方，租了一葉小舟下水，水面平靜得很，微風過處有幾絲淡淡的漣漪隨着起伏，遂優哉悠哉地打起雙槳，一任它流到什麼地方——天涯？海角？其實上下都是霸石，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的；槳起處，在明鏡般底水面上起了一個個水圈，圓滾溜溜地往後去了，仰望四圍都是青翠的樹木，水色又是那麼綠油油的可愛，自己完全處於綠色的世界中了。在我們未下水時，河中已有二條小舟在輕蕩，一忽兒後都不見了，正在奇怪他們往何處去的時候，聽到在右面的荻葦中發出了歌聲，不久都從一蘆灣裏魚貫地划了出來，當時本能地憶起了二句唐詩：「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那二葉小舟上正坐着年青的男女們，可惜池中沒有芙蓉和蓮子，這種境界與唐詩裏的境界不能完全湊合。後來，我們又划進了一個岸上滿植着桃樹的水灣，雖已初秋的季節了，桃葉仍保留着黛色，它的枝幹突出得那麼利害，無形中替水灣添造了一個綠葉的天棚；把小舟緊在樹根後，可以遠望山色，近覽秋景，或靜聽泉聲，或細數水紋，或瞑思，或養神，總之能默默地消磨好一些時光。可是，人又是好動的動物，一會後又划出了水灣，預備上霸上橋畔去傾聽那更雄壯的水聲；其時適有某校的一羣中學生來此旅行，有一部份想泛舟的同學，立在岸上用着羨慕的眼色在凝望着我們，因為此地僅有的三四條小舟都被我們捷足先登了，他們祇能立在岸上「望溪興嘆」！看到了他們的可憐相，又看看手錶已一點多了，肚中略感飢餓，往上流划了一來回，後即棄舟登陸，一面要去尋覓食店，一面也好讓學生們過過癮！

花溪附近是沒有食店的，除非回到鎮上去，那我們又捨不得向未玩過的地方，幸在彷徨之際，遇到了貴大某同學，承他的指示，到他們的工學院附近找到了一家麵館，便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身體中自增加了不少食物後，精神體力更覺充沛，再欲游覽陸上的風景；由原路折返，翻了二個小山——其實是小坡，和江南大戶人家院子裏的假山略同，惟略高一點；在第二座山頂上駐足了一會，俯視一灣翠色可愛的花溪卽在下面，遙望四週皆是起伏的山頭，在近處的田野裏，睡臥着一堆堆金黃的稻穗，眞是一種有力的誘惑！在這兵荒馬亂的年頭，惟有西南這一隅尙用不着武裝來保護秋收，黔人還是幸運的呢!?

出中正公園，太陽已偏西，匆匆地在花溪的街上兜了一轉，買了幾瓶茨藜酒後，預備尋覓馬車作歸計了，適遇原車在兜攬生意，再好也沒有，又和他做了一筆交易，自此馬兒得得的行，車兒快快的隨，踏上了我們的歸途；一路上夕陽的西斜和它光澤的美艷却成一個正比，一羣羣西向的山頭上，都被射出一片金黃色的彩色，在山腰裏如有斷陷的地方，該是另一山頭的背影。

晚來的秋風，夾着更多的寒意向人們擊來，使人不竟有衣單之感，遂催促着馬夫努力加鞭；日間上市的農民馬匹也已歸程了，但見肥壯的馬蹄在秋風裏飛舞着；秋天，眞是馬肥人壯的氣節啊！當我們抵達山城，已是「萬家燈火」的時候。

×　×　×

秋游雜詠

張逸少

（戊子八月廿三日抵杭，將過江赴蕭，購車票，不得留爲。時適滬上豪門競來看桂，物價之昂，輒以金圓計算，賦此誌感。）

木樨香裏策征鞍，三竺遨遊興未闌。過客獨愁居不易，臨安今即是長安。

（與寶賢散步斷橋，見湖艇往來如織，活潑天機，爲之一暢。旋讀乾隆御碑，縱談義妖故事，小立移時而返。）

鳧鷖出沒逐輕舠，活潑心靈信可招，稗史若非傳許白，翠華未必肯題橋。

（自錢江至河上店，行程約六十餘里，水陸各半，輒書所見，以記遊蹤。）

輕羅澹沱日熹凝，銜尾青篷蹴浪飛，秋日浦陽江畔路，兩行猶是柳依依。

（前年初夏過此，柳色甚佳，今雖入秋，色猶未褪。）

推篷貪看富春水，帆影參差競出山。我向南遊人向北，任他鷗鷺笑痴頑。

（以上水路所見）

長隄行盡橫山傅，綠遍田塍野草香。老樹臨池更奇絕，枝如張蓋幹門牆。

（橫山傅郵內有一奇樹，枝葉扶疏，如張翠蓋，老幹倒掛着地，作門牆，豁圈狀，其下可容遊人出入，而枝葉之蔭，亦庇及一池云。）

梅里停輿訪舊蹤，長亭只見影憧憧，僑居倘有祁公在，我願常爲掃徑僮。

（自臨浦至梅里十里，肩輿一停，聞祁豸佳畫家，曾僑居於此）。

斜日穿林翠撲襟，峯招郭姥氣陰沉，蟬隨風勢聲高下，似和詩人郵曲吟。

（郭姥峯以郭孝子種瓜養母得名，峯勢渾厚，山行常與肩輿相對，一似迎迓遊客者。）

秋·棲·霞

君沛

「春牛首，秋棲霞，」這兩句話，是每個南京人深印在腦海裏的。的確，棲霞山的紅葉，是全國聞名；在這橙黃橘綠的深秋，棲霞山的楓葉已是紅如胭脂的時候了。牠像是一個秀媚靜穆的處子，很安閑的靜處在京郊，充溢着詩情畫意。

山在南京東北，離下關約五十里左右，山的週圍有四十里，高約一百三十丈，往來京滬火車的旅客，可以憑窗飽覽山景。我在一個星期例假的上午獨個兒踏上了棲霞山的旅途。火車是七點鐘開出的，七點二十分就到了棲霞山站了，步下月台，仰首東望，靜靜的一座高山，就在目前，沿着一條平坦的沙泥路步行入山，不知不覺的就投進了牠的懷抱中了。

踏着曲折的山徑，慢慢的向棲霞寺進發，一路蒼松翠柏，挺植夾道中；繞過了岸兩旁的衰柳，好像禁不起秋風底吹動，怪柔媚的搖曳着底枝條，似投老的秋娘，還在那裏賣弄姿色，滿眼花葉殘敗的荷池，令人起了「美人遲暮」之感。四圍的崗巒，高低起伏，大自然的美景，已呈現在眼前。

行行重行行，終於到達古樸的棲霞寺。相傳南齊僧捨宅爲寺，名曰「棲霞」，清曠的院落，深鎖在秋光中，情景是那麼凄涼幽逸。寺前的月牙池，狀如一彎上弦新月，碧水一泓，異常清澈，好似美人星眸。一陣山風掠過水面，漾起縷縷的明漪。但一刹那又安然靜止了。

過了半月形的月牙池，便到了山門。宏敞的毗盧殿，莊嚴雄偉，古色古香。走過彌勒龕，便是三寶殿，殿在塑觀音，和諸天菩薩，或作怒目，或作低眉，並有望海慈航，高與屋齊；金的佛像，尊嚴安祥的坐在殿內，一種金碧輝煌的氣象，當它是一個塑像陳列館，倒也覺得夠欣賞的。殿後爲毗盧閣，閣內佈置精潔，遍懸名人字畫，進內稍坐片刻，再後便是藏經樓，規模宏壯，樓左右均建有精舍，爲「最吉祥處」，及「大解脫處」，從左首側門出走，是上山的大路。

一座七級浮屠——舍利塔。矗立在寺的旁邊，塔身高逾五丈，是一整石彫琢而成，刻工精巧，足以代表近古之藝術，可惜點點粉堊，竟體剝落，已是很模糊不甚清楚的樣子了。相傳是隋時所建。在山的半腰，亂草叢中，有一石碑，標曰「白鹿泉」，泉水清冽，據說終年不會乾涸，是一個名泉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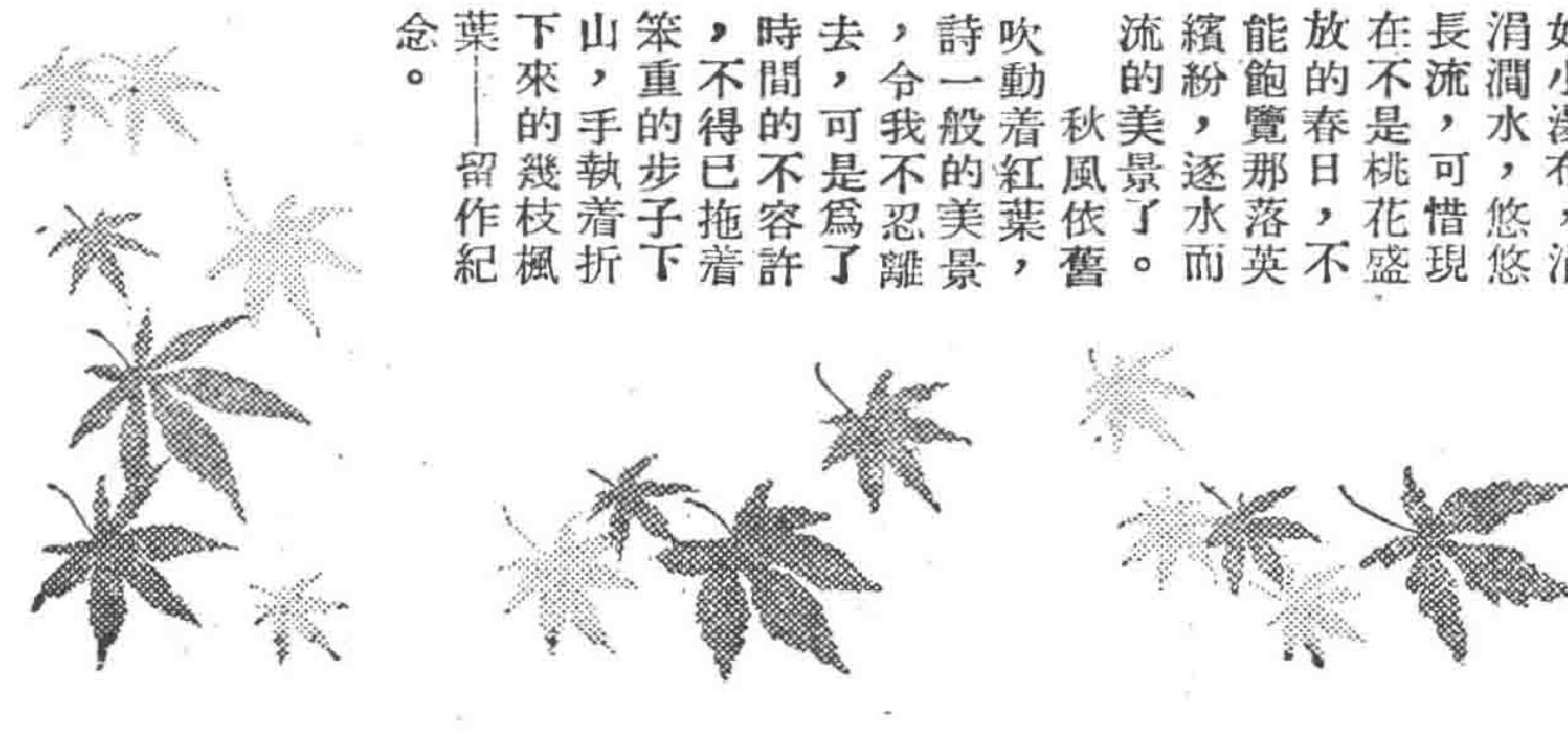
登千佛嶺；滾滾長流的揚子江，盡收眼底，點點帆船，映着金色的波光，令人悠然意遠，胸襟爲之大暢。這時滿谷秋風，呼呼長號；片片的落葉，也在臨空飛舞。仰視高空，輕淡的雲片，悠悠然，動於蔚藍的天際；一隊南行的飛雁，迅捷地掠過在遙遠的長空。凝視有頃，不禁神往。到「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時，才步往小營盤（梁武帝曾駐兵於此）上，來作紅葉的觀賞。

千佛嶺是天然石岩，用人工鑿成無數門狀的小洞，洞內皆鑿佛像，約有千尊，故名「千佛嶺」。翻山越嶺，只見滿山紅顏，好比天半朱霞，鮮豔可愛，間以黃葉蒼松，更如一幅天然圖畫。這「棲霞秋色」，眞太美麗了！要不是出於造物的神工，不知道眞該費去幾多工夫，才能構成這幅大畫景哪！因此，欣欣然激起無限美感，使得每個人徘徊其地，都爲它戀戀不捨。

嶺內有達摩洞，洞在半山，懸崖絕頂，非常險峻，旁多小洞，每洞各道一二佛像；嶺後便是紗帽峯，峯的形狀，一個個好像紗帽，因此得名。在山繞左，走不了數十步，便是御園，相傳清高宗曾駐蹕在此，可是現在已斷垣殘壁，荒涼滿目，祇有杜仲虔一個坵墓，點綴在蔓草叢中。再轉向左走，翻過兩重小山，到太虛亭，亭後有一小碑亭，字跡剝蝕模糊，看不清什麼字句。再一鼓作氣的奔上最高峯「三茅觀」，可是說也奇怪，觀內只有三間破屋，一龕佛像，和一個磬，一座鐘，一隻大香爐，其他什麼都沒有。我在山頂縱目遠眺，但見金陵諸山，環繞左右，大江橫在面前，鐵路渺如一綫；俯瞰山旁，廣闊的楓林，好像塗了一抹胭脂，仰望天堂，朵朵行雲遊過，藍的天，白的雲，襯着紅的楓林，四週美景，盡入眼簾，使人看了，眞有無限詩意的快慰。

下山時轉入小道，經「桃花澗」，「天開岩」，「梳妝台」，「皇翁」，「無樑殿」等名勝。桃花澗之一道清流，如小瀑布，涓涓潤水，悠悠長流，可惜現在不是桃花盛放的春日，不能飽覽那落英繽紛，逐水而流的美景了。

秋風依舊吹動着紅葉，詩一般的美景，令我不忍離去，可是爲了時間的不容許，不得已拖着笨重的步子下山，手執着折下來的幾枝楓葉——留作紀念。



生活在玉龍雪山下

鍾秀生


筆者之藏式服便裝，自入內地以來，已十餘年未穿此衣。

發表了「八千里路雲和月」之後，許多在內地的朋友們要我把邊地生活和照片寄給他們，我那裏有那末多的時間和金錢來滿足他們的慾望呢？於是把照片拿到畫報上發表，結果向我要照片和描述邊地生活的朋友更多了，我只好再寫這篇來塡他們的慾壑。

我到這玉龍雪山下的小縣城已經快一年了，想不到這地方是這樣的迷戀着我。

自從到了這個地方，除了在粉筆灰裏花去我的職業上所應花的時間之外，便做着風土人情的探究和山光水色的欣賞，因此我覺得我沒有平凡地把這近一年的時光白花了。

玉龍山下的壩子

在雲南，有許多被高山包圍着的高原壩子（盆地）。在這白皚皚終年不化的玉龍雪山下，也有這麼一個盆地。玉龍雪山在這盆地的西北角，東南西北面都被許多山峯包圍着，裏面是一片大平地，廣袤數十里，地面上溝渠河流縱橫，幾乎有到處是水的感覺。地是極爲平坦的，我們如果要在川東一帶，找這麼一個平地是不容易的。在這平坦的大地上，從春初到秋末都有作物栽培着，可是作物生長得並不怎麼茂盛，因爲只有幾寸厚的土壤，下面墊着很厚很厚的凝固了的火山岩漿，土人常常把它挖出來，曬乾了，使他變成更堅固些以後，用作牆基或牆壁。據說經風吹日曬，愈久愈會堅硬起來。這種石頭有許多小孔，很像鐘乳石，在別處地方，我還沒有見過有這樣的石頭。

在玉龍雪山的山脚，有一個天然飛機場，抗戰期間、這裏曾經做過美軍空運隊的中途站，這機場是一大片的草坪，地下有火山岩漿，砂礫等，非常堅硬，大約可以供給數百架飛機起落之用。最初發現這


白沙『達減孔普』大會護法神壇前擁擠情形，由木天王嫡孫主持典禮。



白沙古代寺廟中所見之佛像壁畫

機場的是在這裏住了近三十年的一位美國學者駱克博士(Dr. J. Rock)，最初到這機場上降落的飛機是民國二十四年駱克博士在玉龍雪山上探險用的一架飛機，此後駱克博士常雇用中國中央兩航空公司或陳納德的空運大隊的飛機從昆明到這裏來接他到昆明去。今年這位老博士環遊世界一週時，來去都雇用飛機送，咫尺天涯，叫我們這些替貧窮的祖國服務邊陲的人不禁眼紅了。

離飛機場約十華里，有一個村莊名叫白沙，這地名是麼些語的音譯，但正確的譯名應當是「麼施」具有「麼人死了」的意義。麼人是什麼人呢？後來我在民間的傳說和本地史書的記載裏探出來了。古代麼人會在此與麼些木天王大戰，麼人戰死者甚多，因此紀念此次戰而名「麼施」。漢文音譯爲白沙，是因爲漢文音沒有譯正確之故，「麼施」即被讀若「白沙」。原來古代的麼人就是現在的傈僳和氏家等民族。

白沙是古代花馬國發祥之地，在許多廢墟之中我們還可以看出這小獨立國的首都建設的輪廓；地上有整齊而筆直的石舖道路的遺跡，路旁可以看到高數尺到一丈的石獅好多個，像一些無家之狗似的蹓處蹲着。古代的王宮已不知到那裏去了，但還留下了幾個破爛的廟宇。有一個破廟裏牆壁都是用大理石片做的，其中有一塊據說因其表面的乾濕可以預測天氣的晴雨。有一個廟是木天王（花馬國王之尊稱）的護法神壇，壇前有一個石柱，柱上有簇痕甚深，據說這是木天王的家將用箭射進石柱去的，所以把它放在護法神壇前，以示勇武的標誌，那末，中原歷史上李廣射石的故事不會是假的吧。神壇每年在農歷正月二十日早晨極早開一次，儀式極爲隆重，土人稱之爲「達滅孔普」。當神壇開開時，由木天王的嫡系繼承者主祭，丟一隻公雞進壇，據說公雞即爲護法殺死，今年我也參加了這個勝會，可惜沒有看到護法殺死雞的事。祭禮確甚隆重。木天王的繼承者也看到了，從他的儀式上告訴我當年聲勢喧赫的軌跡。但僅僅軌跡而已，這位天王的繼承者自從改土遷流後已經變成老百姓了，當他主持這勝會時也許有不勝滄桑之感吧！

在白沙，還有幾個殘存的廟宇，裏面有許多精美的壁畫，可惜我不懂藝術，不能加以評論。又在一個廟前有一對石獅子，土人來參加「達滅孔普」時在獅面上塗些植物油脂，然後用蠶豆去抹獅面上的油脂，放在盛牲畜的料袋裏，口中喃喃地呼着牲畜（其實並無牲畜在旁），直到家中，喂給自己的牲畜，據說這樣可以避免牲畜發生瘟疫。

麗江縣城——其實沒有城牆，沒有的原因是據說爲了木天王姓木，木加口成「困」字不吉，所以沒有城牆——它是在兩個小山——獅子山和象山——之下。商業相當發達，因爲她的位置居雲南到西藏的拉薩的起點，並且東通康定，南通昆明緬甸。四方商賈雲集於此，抗戰期間因越駝峯至藏印的國際線好做生意，商業會盛極一時，英印貨物充滿了市場，美貨也來了，土貨被打了個落花流水。如今已今非昔比了，大腹賈們感慨地回憶着勝利前的黃金日子，在他們看來對日戰

爭是不應當勝利似的。在歷史上，最早到此地來的當以徐霞客為最著，我看他的遊記上記他到麗江的事還很詳細，他一共住在此地十五天，他所記述的現在還有許多可以用事實證實的，可惜他住的時間太短了，所述也不够多。讀者如果想知道得更多一些可以參看 J. Rock 著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naei kingdom 一書，這本書是寫得非常詳細的。

民族博覽會

中國的雲南是民族最複雜，語言種類最多，風俗習慣最特別的地方，而整個雲南省又以滇西一帶的人種最為複雜。在我服務的學校裏學生們所用的語言一共有十幾種之多。有一位附屬小學的學生會講六種語言，這幾種語言中無論他講的是那種話都是道地的土話。這孩子才十一歲，他不是語言學家，更不是有什麼語言的天才，如果他不是生在這民族博覽會似的環境裏，即便有天才或是一位語言學家也不會有此成就的。

在滇西旅行，最大的問題是語言，漢語在縣城和少數村莊之外，很難通用，並且小孩們和婦女們不能說漢話的，更是太多太多了，就是隣近地方的人也難免有彼此隔閡之感。據說隣近某縣的一個人到某縣去做生意，想買雞和雞蛋吃，他只會說當地土語的「有沒有」？而不會說「雞」和「雞蛋」，只好伏地作孵蛋狀和雞叫聲，以求別人了解，這便說明語言予人之困難情形了。是以一般人類學者和語言學者都對這一帶地方感覺很大的興趣，因為世人對於這許多民族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種種方面還未能得到相當的了解呢！

麗江這個地方，既有那麼多的路可以通到很多地方去，所以操各種不同的語言的人都集中到這兒來。本地土人所用的是麼些語，再加上外來的語言，如漢人帶來了漢語，藏人帶來了藏語，栗粟人帶來了栗粟語，而麗江街市上的做生意的老板，老板娘、甚至「滌金妹」（少女——麼些話）都懂得漢藏兩種外來的語言和本地的麼些語。藏人到這裏來的都是做生意的和朝山的，後者有少數裝做乞丐。漢人則有官吏、士兵、商人、以及各種行道的人物。今年我還遇到一羣要猴戲的河南人，他們在收了春麥以後每年到雲南或其他各省混混肚子，因為自已的種太不够了，又因為他們都是有雅片煙癮，在河南買不起，只好到雲南買些煙灰回去。他們的生活是極苦的，我曾丟一塊猪肉給他們的猴子吃，他們立刻搶過來啃了。

藏人被本地的麼些人稱為「古宗」、所以漢人也跟着麼些叫藏人為古宗。可是國內一般研究邊疆問題的人却認為古宗是指滇省西北部的屬於藏族的一種特別民族，這簡直是大錯特錯，因為麼些人稱整個的藏民族都是「古宗」。所以今後還有那一位邊疆問題專家再在藏族中分出一個古宗族，小心使識者笑掉了牙齒呀！

麼些人最初的文化是比較低落的，可是他們和藏人接觸以後，吸收了藏人的文化型式。至今麗江的五大寺——文峯、玉峯、福國、指雲、普濟等寺——中喇嘛還很多，五寺中普濟為紅教的，其他都是奉黃教。麼些人有很多還像藏人一樣地吃蘇油茶和糌粑呢！後來雲南漸漸漢化起來，學漢文穿漢衣的風氣漸盛，昔日所吸收的藏文化逐漸地被漢文化侵蝕了。

這裏的語言還有栗粟、西番、倮儸、佧子、怒子、民家……等。這些人都各有不同的服式和生活習慣止如其有不同的語言一樣。而一種民族也有好幾種服式的，所以當我在麗江街上走的時候，有如置身於民族博覽會裏一樣。我每星期都有幾天無課，那幾天的光陰我全花在這些民族的調查研究上，我學習他們的語言文字，調查生活習慣，聽傳說故事，攝影……等。這工作使我如讀愛麗絲漫遊奇境記似的感到新奇和興味無窮！





〔上圖〕栗粟及麼些之男女香客。〔下圖〕麗江龍王廟之黑龍潭，風景絕佳。景中人自右至左：1. 筆者，2. 友人王君，3. 西藏學者扎西喃嘉，4. 筆者之弟兆福。

名勝和人們的生活

凡是到過玉龍山下的這個小地方的人，沒有一個人沒有到過龍王廟吧。它是離市街不到兩華里的一個好去處，背象山而面黑龍潭，本地人稱之「爲玉泉公園」。象山下面的那座廟宇是平凡而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然而牠的四週却有那麼多的樹木葱鬱而高高地矗立着，地下綠草如茵，東面小池上有幾個小亭供人遊憩。地旁是由西面黑龍潭石橋下濆出來的潺潺的王泉，清洌如瓊漿玉液，在蓋滿綠草的亂石下造成沸騰似的湍流，儼然一幅中國畫的立體畫面，却多了一片嗚金碎玉的聲音。在黑龍潭邊散步，在九洞橋上觀魚，確是獨自娛樂的好辦法。買一把瓜子或炒胡豆，撒進池子去看魚兒們跳上水面搶食。瓜子完了，魚兒們像一羣擺臭架子的紳士似的悠遊着，好像從來不曉得在他們的社會裏還有「大魚吃小魚」的殘酷行爲。



麗江麼些族的象形文及其意義與發音

九洞橋的那一端是一座三層的樓，不知那位八股先生命名爲「得月樓」，得月兩字，不過是根據「近水樓台先得月」之句而來，然而它並不足以包括這勝景的全豹。在樓上泡一壺茶坐着，不但可以學莊子一樣地觀魚，還可以慢慢地欣賞鏡中的玉龍山，聽田野中的農婦的情歌，「潘金美」們的「啊臘歪」（情歌名）以及一切的一切。你如富於唱民歌和交際的天才，唱唱民歌，打打紙牌，便可接交一些女朋友，可是別忘記把麼些話練純熟些，因爲感情與這種語言顯然地是正比例地在無形中增加哩！附近的土地廟有一聯道出了許多眞情實話，它說「笑我頑固神仙日日靜坐清涼地，看他風流士女個個忙登熱鬧場」。請讀者玩味土地老的這句話。


多巴教的一位多巴（教士）誦經作法時之裝束。圖中多巴，學術湛深，中外學者識之者甚衆。

今年春天，我參加了「達滅孔音」之後，承朋友和君（此地居民十九皆姓和）的盛意邀往玉峯寺一遊，此喇嘛寺沒有什麼特別好處，可是有兩棵花是稀世之珍。雲南的茶花是世界有名的，而玉峯寺這棵花是「九心十八瓣」的超級茶花，最大的花直徑約一市尺，共開近兩千朵，花樹做成柵形，燦爛奪目，樹高達二三丈，已有百年歷史，樹柵下可以放四張桌供四十人聚餐。另一棵是十里香，僧人以數十年工夫將花樹做成佛殿前的一座牌坊。我去的時候正是兩花怒放之時，可惜兩棵花樹都太大了，廟裏院子却很小，阻礙我拍攝照片。這寺有一幅對聯，非常適合於這所小喇嘛廟：「竹影掃階塵不起，月穿潭底水無痕。」不知出自何人筆下，或者是古對也說不定。

福國、普濟、文峯三寺我都去過，從建築，喇嘛的素質清規……種種方面看起來，不但不及康藏喇嘛寺太多，即與麗江爲隣的中甸，德欽、

和維西三縣局的相比較，也覺相差太遠了。綜觀五大寺喇嘛的藏文程度，平均都非常的差，唸經都多半靠口授耳傳。雖然每年有幾個喇嘛走西康的德格留學，除了會講一點藏語之外，並沒有學得什麼回來。文峯寺有一個參禪的地方，經常關着二三十個喇嘛不許出來，直到坐在裏面三年三月三日三時之後，才像犯人一樣地釋放出來。天哪，不成神成佛也算了，我倒不願意受這活罪！喇嘛都是麽些人，不會說藏語的人還多，他們見我說藏話念藏文，談論到他們的經典，覺到我這個人是個怪人——尤其我穿了漢服時——有些喇嘛疑心我也是個會經做過喇嘛的人。



麽些的潘金妹喜歡作鞦韆戰

喇嘛們的衣服相當特別，外面穿的黃衣服是漢和尙式，帽子和袈裟都是藏式，足見漢文化的勢力已經侵入喇嘛寺了。

一個未出家的麗江先生是頗爲有趣的，因爲此地已經享了幾十年的平安日子，連土匪也沒有進來過，所以他們大多數過着淸閒的日子，十幾歲就娶個老婆，年未四十就兒孫滿堂的人多得很，像我這樣二十五六還沒有老婆的人被認爲「癡公雞」。作爲取笑的對象。

男人們除住在鄉僻和山上的鄉下老之外，漢化程度很深，八股時代還出過幾個秀才舉人，現在也已經有了若干洋學士。他們酷愛音樂文學，文學上的佳作到現在我還沒有讀到，愛好音樂確是眞事。本地的「士大夫」們組織了個「雪社」，社員是以能吟詩，繪畫、下棋、奏樂器者爲合格。我看到工尺樂譜和國樂在此極爲普遍，幾乎男子中十分之三四都長於此道。樂會彈奏起來，比起四川鄉下的打鑼鼓唱川劇好得太多了。

麗江先生們又喜歡釣魚、放鷹、打獵、喝酒、種植花木……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他們的人生哲學中第一條是享受，第二條是享受，第三條還是享受，光陰，時局，社會……一切的一切，似乎對他們是一種累贅，累贅的東西當然要竭力甩開，無須過問的了。

說到麗江小姐，是一些太天眞，活潑，而富於感情的，她們雖然受敎育的機會不多，社會上不看重她們像她們的哥哥弟弟那樣，可是她們是頂能幹的。會釀酒，喂猪、做生意、做飯、洗衣……無一樣不幹。當她們的父兄在享樂的時候，潘金妹（小姐）們却出力出汗地工作着，一直到結了婚，由青年而中年老年都在工作着，她們的一生便消磨在工作中。

一年之中，麽些人有許多節日爲他處所無的，如正月初五至初十要祭天，除請多巴敎的巫師念經外，全村人在一起聚餐，但禁止女人參加。十五舉行「墨妥」會，滿街擺着木器和小孩的玩具。二十日舉行「達滅孔普」（見前）。二月初八遊春，是男女交際的一種聚會。初九祭猪神。三月十三日有正淸山會，到石寶山去暢遊二三日。三月初九至十五有龍王會，除貿易上的意義外，新娘們要請客，情郎情婦們公開互贈禮物並互相請客。五月十三日有磨刀會，據說那天關公在天上磨刀，必須下雨（磨刀水），不下雨即用人血磨刀，今年死的人就必定要很多。六月初一二三舉行「他杯」，要祭天，木天王家十六日祭，那天一定要晴一日。二十三日祭馬王，有馬的人一定要祭一祭。二十四、五、六三日火把節、家家要點火把，上騾腙（有母馬的人家請有驢的人的驢交配，生了騾子，就給相當的酬報）七月二十一舉行「就則奪」會，到文峯寺去祭猪神，喇嘛們賣給民衆避猪病的藏文經貼在猪圈裏。七月十八至八月初有騾馬會，幾千里外的人都趕着騾馬來參加。十二月初八及二十四兩日是最好的吉日，結婚可以不擇日子，這些都是最熱鬧的集體舉行的會，其他還多得很，恕不多舉了。

此地還有一種宗敎，叫做多巴敎，是從印度傳來的婆羅門敎（Brohma）的一種（我的印度朋友 Tiaganard 這樣說，他是一位宗敎家）經典很多，儀式極爲隆重複雜。並且一面唸經一面跳舞，手舞刀、劍、神杖、戟等。經文用本地麽些人的象形文和記意文兩種文字，現在多巴敎士都會唸，茲附一兩句如圖，以供大家欣賞，其他問題是屬於學術問題，我不想在這裏多談了。

我怎樣在邊地生活

誰也知道，走邊地不是安逸的，萬里雲南，爲古代中原人流放囚徒之所，而這滇西北的玉龍山下，更是少爲內地人所知道。可是我在這裏生活了快一年了，我每天都愉快得像一隻松鼠一樣。

清早，我起床得很早，帶了書本，往學校後面的松林裏散步，作深呼吸，打拳，甚或亂跑亂鑽。這松林離我的宿舍只兩百多碼，很快地，我就像變成一頭野獸一樣。是的；我們校址所在地麼些話就叫做「拉客支」，意思是狐狸窠，據說設校以前非常荒涼，狐狸白天可以出來遊玩。在狐狸窠之前便是「老崔窠」意思是「老虎逃了」，由這些地名看來，我們那裏不會變爲野獸啊。本地人告訴我，古代木天王出獵，趕了一隻虎來，照例各村人民應協同捕捉，可是到了這拉客支的前面一個村莊，便不見了，那個村中因而受了處罰，因此，本地人呼該村爲「老崔窠」了。

我們這「狐狸窠」的一大片森林裏，我也聽到不少的傳說。林中地下都是青草，但有好幾處是一大圈一大圈地沒有生草的地方，本地人相信，這是死人的靈魂來這裏跳「歪馬拿」舞所留痕跡。歪馬拿舞我看的次數已夠多了，而且我既學會了唱，又學會了舞，可是還沒有看到過死人唱歌跳舞呢！這便是傳說中的一例。

教書匠的工作是較爲自由的，我除了上了課之外，便到野外看書，向農村的放牛馬的孩子們結交朋友，向他們學習土話，玩具及其玩法。聽他們唱歌講故事，我也常給他們講些故事，解釋圖畫照片。最初，他們不喜歡我，說我「怪人」，「瘋子」，「可笑的人」……現在我已有朋友好幾打了，稱我爲「照照像的老師」。潘金妹們最初一看到我要攝影就跑，現在，只怕我不攝了。他們知道我不是壞心腸的人，不會拿她們的照片來開玩笑（或作惡劇）的。有一次，我拿一本畫報給一些潘金妹看，上面有她們自己打鞦韆的照片，我發覺她們顯出極爲驚異的神色，她們疑心這是對她們不好的。我立刻說：「只有漂亮，能幹，做官和有面子的，才能印在這本書上面，內地人看見我替你們照的非常漂亮，所以他們一定要印在書中。」她們天眞地笑了，得意，滿足和感謝的表情浮上健康的面龐上。

每星期我要到多巴家幾次，記錄其宗儀式和經典的內容，關於這一方面駱克博士做了一二十年了。我當然是望塵莫及的，有時到老博士那裏請求指敎，可是我所具有的宗敎學，語言學，人類學……等等工具知識感到不夠了，我的英文程度還可以看看原文書籍，空餘的時間我便去啃一啃這些學科，但擺在眼前一頓盛筵有許多佳殽無法消化，參考書和導師的極度缺乏使我感到進修的迫切需要。

我除了給師範和簡師等班次敎課之外，又喜歡和附屬小學的邊遠小朋友接近，我給他們的知識是書本以外的活知識，例如我寫了信投到郵局去，有幾個十歲以外來此讀書的小朋友就不知道其中的祕密，我講了一些關於郵局怎樣送信的問題，他們更迷惑了。於是我帶他們去參觀校內的代辦所，詳細說明寄信的手續。又寄了一封雙掛號信，叫兒童用藏文（其中有懂藏文的）在回執上簽上自己的名字，一個禮拜後工友送回執來了，我叫工友請那些學生參觀這個他自己簽名的回執，他們的問題解決了。以後我請他們去寄幾封信，各種手續做得非常完善，他們勝利地笑了。我後來看到他們自己也寫了些信，請我修改內容，內容雖然簡單，可是很好，我猜到他們已經用了一番自己研究的工夫。

在植物油燈下看書，在爛泥路上行走、與蒼蠅、蚊子、跳蚤作殊死戰，沒有車子坐，沒有電影和戲劇看，日用品的極度缺乏……等等，都是在交通工具落伍的邊地工作者的苦難。沒有報紙雜誌和新出版的書籍，尤其使我這不甘變成時代的渣滓的人感到恐慌。惟一的安慰是孩子們的愛和村民們眞摯的友誼，一小盒萬金油、一小片八卦丹的施與都能帶給我友誼的報酬，誠懇無欺的服務還給我幾百張天眞純潔的笑靨，我應當痛苦呢還是知足，請讀者諸君回答我的問題。

寫到這裏，窗外十幾隻狼在哀號了，這聲音常像利刃一般割斷了我的文思。就此結束吧，牛年之後，待我返回白雪皚皚，牛羊成羣的故鄉，再給你們報導更多的邊地情形，以滿足你們的慾望。

一九四八・八・二十八・于玉龍雪山下狐狸窠

燕子磯記遊詩

饒毓菁

燕子磯夙爲京畿名勝，去城可三十里，削壁臨江，險峻天成，惜經戰亂，舊蹟多燬，戊子仲秋，躡屐往遊，爰就所見，紀以詩云。

（御碑亭）

刼歷紅羊劇可哀，殘碑猶照舊江台，銀鈎撥藻君王筆，付與青山點綠苔。

（磯上凭眺）

危崖十丈一登臨，浩渺煙波縱目新，拂面金風翻雪浪，漁舟點點自逡巡。

雁陣飄檣出石頭，蕭蕭蘆荻滿江秋，洪流欲濟無舟楫，處處風波處處愁。

（舍身岩）

無邊情海是迷津，誤盡古今多少人，紹地應思家國重，舍身愼莫逐波臣。

（肉身塔）

貝葉青燈悟夙因，十年面壁刼紅塵，名場爭及禪關好，修得金剛不壞身。

（頭台洞）

洞壑幽殊雲未開，行行又過古頭台，顧求大士瓶中露，遍洒人間苦難災。

今日峨嵋

萬峯

一、入山途徑

抗戰期間東南人士之羈留於四川者，莫不以朝峨嵋爲盛事。而川省各大學遷住於峨山者，亦爲山靈生色不少。自日本投降後，下江人可以東返者，雖「天下之秀」亦拉不住歸心如箭之遊子，像作者便是一例。余滯渝四年，輒以總有機會而失之交臂，及三十五年東下，初遭母喪，繼則事業牽制，不容分身，忽三二年，不覺髀骨復生，中間除赴台灣一次外，今夏作最大決心，在國內作遠遊，但大江以南，各山遍踏，北方則戰火方殷，無從涉足，乃決作峨嵋獨遊。

由滬飛蓉有直航機，成都一切如舊，人民之有閒與安適之程度，在全國擾攘中，而有此奇蹟，幾令人不信。茶館與小吃店之多，排棟眺櫛，到處皆是。七十萬人口中，余意估計在四十萬人是無所事做。昔年江南蘇州之「有閒皇冠」恐此後祇有成都受之無愧矣。至於文化氣息大學生之數量鉅量增加，而原有文化，則似乎頗有倒退。例如玉龍西街一帶，余於二十三年來時，搜購甚多飾裝書籍，今則各書店已破敗不堪，大形衰落矣。

自成都至峨嵋在成都南門外搭公路車直達樂山，樂山有旅館可住，由樂山至峨嵋山下之報國寺，亦通公路，計程三十公里，可搭黃包車半日即達。

報國寺爲入山起點，有兩條路上山，即大路及小路，大概前者古代上峨嵋之大道，築於唐代之前，路面平坦。後者爲近代所築，幽靜而陡險，寺院亦衆，其路程如左：

大路　自報國寺五里龍門洞，五里涼風崗，五里武顯崗，五里白龍洞，二里金龍寺，三里萬年寺，七里觀心坡，七里息心所，七里長老坪，四里初殿，五里華嚴頂，五里蓮花寺，五里洗象寺，五里大乘寺，五里白雲寺，五里雷洞坪，五里接引殿，七里天門石，五里金頂，五里千佛頂，五里萬佛頂。

小路　自報國寺二里伏虎寺，三里雷音寺，二里華嚴寺，三里純陽殿，一里慧燈寺，三里大峨寺，一里中峯寺，三里龍昇岡，三里廣福寺，二里清音閣，十五里經黑龍江棧道至洪椿坪，三十里九老洞，十五里遇仙寺，十里蓮花寺，五里洗象池，五里大乘寺，五里白雲寺，五里雷洞坪，五里接引殿，七里天門石，五里金頂，五里千佛頂，五里萬佛頂。

大抵遊客上山走小路，下山遵大路，因小路多陡坡，下山比較吃力，而小路風景好，上山時肯花功夫欣賞。

報國寺出發，經右側登山，過虎溪橋，紆迴至伏虎寺，寺甚寬大，有張三丰狂草碑。出寺右行，過雷音寺，華嚴寺，至純陽殿。出純陽殿左轉，路甚仄，過萬福橋，至聖水閣，有碑曰峨嵋第一泉，泉水自巨石中滲出，儲於石坎內，清瀝異常，水質濃度，余細辨與虎跑不相上下，或且過之。大峨寺距聖水閣不過百步，寺後有大松廣四五圍，據謂唐代物也。再進爲中峯寺，上坡西南向過龍昇岡，經廣福寺，至清音閣。即黑白兩水匯流之處。四山環抱，叢篁滴翠，兩水之間，上有雙橋，中建一閣，峽口有一石如牛心，即牛心石也。清戊戌六君子劉光第有一聯曰：「雙橋兩虹影萬古一牛心」佳句也。清音閣可住宿，如在夜深人靜，明月當空，急流澎湃，泉聲琤琮，誠佳境也。

出清音閣有兩路可通洪椿坪，一、經黑龍潭二、過大坪。大都遊客均走黑龍潭一線，黑龍潭一名黑龍江，實際上是兩山間一峽，沿峽而行，削壁千仭，落英繽紛，水清底碧，山峽間架有棧道，清泉，碧樹，懸崖，白雲，造成一個黑龍潭，幽秀之至。

出黑龍潭上坡行，抵洪椿坪，門前有大紅椿故名，寺前局勢開闊，風景甚佳，林故主席曾在此避暑。

自洪椿坪上，十里壽星橋，攀九十九倒拐，此坡沿山壁鑿成，叢林蓊鬱，計程五里，石級一千八百餘磴，曲曲折折，異常險陵。計程十五里至九老洞，又名天峯禪院，附近有世界著名之栱桐樹，葉似油桐，花冠生兩瓣，白色，與木蓮花相似，世界植物學家甚珍視之。九老洞距寺兩里寺，寺左兩百步有先皇臺，可瞭望遠景。出寺左行下坡過觀音橋，五里長壽橋，上長壽坡過遇仙寺，再進十里，爲蓮花寺，此處與大路會合也。由此上坡爲鵓鴿鑽天，又名鑽天坡，極言其陡。坡長五里，峯嵐層叠，磴道危仄，高兩百公尺。上鑽天坡乃攀峨嵋最後歷程，余第一日下午自報國寺起步，晚宿清音閣，第二日之目的地爲洗象寺，應走土坡路七十五里，過了鑽天坡，即是洗象寺，大爲興奮，蓋三十年來名山行脚，今年又完成此一段遊緣，不覺行年四十七腰脚辛勞爲之快慰。洗象寺地位確乎不錯，背大乘山，前對九老洞山峯，雲海出沒，峯岳叠翠，晚間的月光，尤其好看，當月光朗照翠山時，所謂「翠黛凝粧淡烟微施」八個字，描寫得最恰當。洗象寺附近有猴羣，輒現於遊客前，晴天看見的機會多，猴羣見人不驚，最老的猴子據稱有三四百齡，僧人云：猴羣有逐年減少之勢，因朝山人少，

覓食困難，余以為猴子點綴峨嵋，萬不可少，應設法令繁殖，不知負有峨山管理責之峨山管理局有此雅政否？

由洗象寺右側上，過大乘寺，上胡僧梯，已拔海二千六百公尺，雲氣瀰漫，虬籐蓊翳，蓋氣候已達高寒之境。過雷洞坪，至接引殿，寺頗整齊，客堂中懸張大千畫三幀佳作也。由此上接引坡，高三百餘公尺，其峻陡不亞於鑽天坡，乃上峨嵋最後之一坡，過此平坦矣。經永慶寺，祖師殿，天門石，至達金頂。

自金頂五里至千佛頂再五里為萬佛頂，三頂並列，可以互望，以上是由小路上山之行程。

如由大路上則由報國寺經龍門洞，為峨山流匯聚處，經涼風崗，五顯崗，白龍洞，而至萬年寺，寺甚大，屢經火災，今分為新殿磚殿毘盧殿三寺，有丈六銅佛，及大銅香爐，鑄刻甚精。再上為觀心坡，息心所，一路石壁嶙嶙，叢篁密密，經長老坪初殿，華嚴寺，下坡至蓮花寺，與小路會合也。

二、金頂週圍

朝峨嵋最終之目的為金頂，其他均為附屬性質而已。以地理言，整個峨嵋山，自東北而西南，峨嵋縣城在峨山之東北角，山勢崇疊，一山又是一山，故自報國寺入山，翻山越嶺，越上越高，例如雙飛橋為海拔一千公尺，至洪椿坪已一千五百公尺，洗象池為兩千一百十公尺，金頂則為三千三百公尺。所以上峨嵋山的行程，並不是山脚直上金頂，要翻過不少山峯，才能到達。在山脚及山間是看不到金頂的，到金頂才能日覩峨嵋，而在峨山西南角上則三頂的削壁，一瀉到底，萬仞高聳，毫無扞隔，所以要看峨山全貌，反而要到後山，方能看到眞面目。

至於要統覩峨山全局，當然是金頂，金頂實際上包括金頂千佛頂萬佛頂三個峯，各相距五華里，彼此可以相望。三頂均拔海一萬一千尺以上，金頂一塊坪上，有金頂正殿，臥雲庵，錫瓦殿，祖殿四座廟宇，而以金頂正殿後進之銅殿為極峯。銅殿之旁有睹光台，為觀雲海，佛光，佛燈，日出最勝處。祖殿之後部，有一石名金剛嘴，倚石下視，削壁千丈，萬壑幽奇，不可逼視。臥雲庵又稱銀頂，可望見來路時各山個個山峯，如拜倒於蓮花座下。千佛頂原名萬壽寺，有大小佛像千尊，佈置得井井有條。萬佛頂有廟甚破，廟有一坪是峨山最高峯了。

金頂是縹渺於雲氣之中，氣候幻變莫測，非筆墨所能形容，或圖畫可以臨摹。因變化太快，一忽兒雲霧瀰漫，一忽兒晴空萬里，一小時內有數變，但見輕雲冉冉，薄霧漫漫，一片白雲，繚繞羣山，或露一峯一岩，縹渺而玲瓏，若海上神仙。遠峯忽隱忽現，若極目遠望，山山重疊，濃淡層次，蔚藍與黑彩兼施，宋元畫不能寫其萬一。至若樹木蒼翠，或疎木浮空，或旋露旋藏，端倪莫測，更令人心意舒適。若陽光普照，則半山之間，一片雲海，直鋪到天際，一望無涯，所謂「銀色世界」。若天際無雲，上空霽時，則四望千里。明代胡世安曾寫「遊峨道里記」極言其壯麗。

金頂在中國本部西陲山峯中，祇有雞足山可與相埒，雞山之金頂，可望見麗江之雪山，雖亦神韻，但沒西康雪山那樣雄壯。雞山與洱海互為表裏，峨山雖有龍池，但未免太小。雞山亦有佛光，但沒峨山頻現。雞山之地位形像幾乎與峨相仿，所不同者，峨山多雲，而雞山多風。所以余意此西陲兩大佛教道場之評價，是在伯仲之間。峨山不愧為「秀」。雞山稱之曰「潔」。

余以為此種勝地，應使全國人士都有機會來遊歷，陶養性格，使國家走上建設之途的話，峨嵋山應成為國家公園。照現行入山之路，太屬迂迴。應由樂西公路鞠槽與龍池之間，築一條公路經洗象寺直達金頂，則可減省不少不必要之路程，這是最理想的想法。

雲海、佛光、佛燈、日出

峨嵋有四大特景，卽雲海、佛光、佛燈、日出是。此四種特景，均可於金頂得之，千佛頂亦可收獲，惟總不若金頂，此遊峨山者不可不知，玆分述之：

雲海　峨山絕頂拔海萬尺，雨量甚多，或一日數雨，蒸氣成雲，極盡宇宙之奇觀，雲海出現時，自山底冉冉而上，鋪成銀色世界，雪花飛滾，湧出萬頃銀濤，或玉絮散錦，鋪成一片玉地。有時太陽光反射，現出淡紅顏色，落英繽紛。有時風力把她推動像雪球飛舞。最美麗的畫面：是從靜止的雲海中昇起一座島，若蓬萊仙境。漸漸地昇高把山腰淹滿，露出一二個山峯，有時晴嵐漸合，四山封閉，對面看不見事物，變成天閉地塞，六合混沌。漸漸地一陣山風，把雲海吹得一乾二淨，露出千岩萬壑，上空霽晴，蔚藍一色，峨嵋山，是偉大秀麗而莊嚴。

中國看雲海勝地黃山可與峨山比倫。惟黃山雲海比較靜止，黃山雲海不是終日可見，而峨山雲海則任君所欲。

佛光　佛光是遊峨嵋的人，心心願願禱求一現，余到金頂第二天，卽看到。卅七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二時，余卽登睹光台守候。時日光忽隱忽現，僧謂如太陽光強，而山腰有海底雲，則有希望。並要看緣法如何云？余雖不如明范大成遊記所稱禱告而後現，但心理上情緒不能控制，希望余能有一機會。不久佛光現，大如圓桌，五色成圈，鋪於山腰間，余作動作，佛光圈中

亦作動作，即所謂攝身光，雲消即滅。自二時半至四時，現十餘次。查佛光之出現，昔時大都附會佛法，其實完全一種反射分光作用，與彩虹同樣理由。其構成條件，必須有日光，時間在下午二時至五時，同時山間要有雲。日光自背面射來，人立岩際，通過人形而現，所以看佛光，有一定地點，即光線與角度的配合。

中國有佛光的名山，爲雞足與峨嵋，惟峨嵋出現之次數較多。據張嘉鑄著「峨嵋山」載：峨嵋山測候所統計每年出現七十五次，一九三二及一九三三年，兩年八月份之出現次數，爲四次及三次。有的遊客在金頂守候兩週，而未能一見，無怪余之迅速得見，僧人皆慶爲有緣法矣。

佛燈　余所見之佛光，係在日出晨曦前，山谷無雲，月色已藏，而星光仍燦，距離極遠地方，似在青龍場一帶，夜色濛濛中，遠望隱約閃光數百點，蕩漾明滅。近人稱佛燈乃星光倒映於水田和澗流，被風吹動乃漾漾波動，余以爲可信，僧謂有月光及海底雲，或無星光時，不易見，即其明證，至於佛燈一說，其附會耳。

日出　余會在泰山嶗山天台觀日出，論地位，近乎海濱，較爲可觀。但金頂之觀日出則截然不同，峨山日出最特異之點，太陽自東方起來，而金頂爲中國本部西陲之最高峯，再西千里無出峨山之高者，以迄於西康之大雪山脈。雪山位於西康九龍縣境即世稱爲貢噶山終年積雪，高過峨山一倍。（七九五〇公尺）所以當太陽自地平線起來，飛越金頂而直射於大雪山時，乃是峨山日出最神逸最妙化的境界。當東方漸漸灰白，光芒自天際透露雲層，顯出黃金的邊緣，當時萬道毫光，越過吾人頭頂上，以雷霆萬鈞之無限威力，直向西射掃，在五色光芒之下，大雪山露出她的本來面目，但見白雪皚皚，山色晶晶，莊嚴神妙，美麗潔淨，無可比倫。待一輪紅日躍出地面，則大千世界又要一翻景像矣。

山頂觀日在晨曦前起來，雖暑期，亦要穿重裘。

峨山伽藍考

佛家稱峨嵋爲普賢道場，又名光明山，與五台、九華、普渡，列爲四大名山。華嚴經四十五卷菩薩住處品說：「西南有處名光明，從昔以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曰賢勝，而普賢與其眷族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又佛經稱：「化城設處，相攝寶光，宗羅飾中，界據銀色」。佛徒之開發峨嵋，中國典籍，略而不詳，大約佛教推行於峨嵋，當始於唐，歷代建設寺廟，達數百座，代有興廢。迄今存於在峨嵋山範圍內，自報國寺爲起點迄於萬佛頂止，計四十餘寺，玆分考如左：

寺名	古名	建寺年期	特誌
報國寺	會宗堂	順治建嘉慶及清末重修	爲入山之門
善覺寺		明萬歷建	有康熙御賜玉印對聯等
伏虎寺	虎溪精舍	宋建明燬清初再建同治燬重建	爲入山第二大刹
蘿峯庵	龍鳳輝堂	清初	「羅峯晴雲」爲峨十景之一
雷音寺	解脫庵	明建	
華嚴寺	歸雲閣	唐建清初焚道咸時重建	爲峨山六大古寺之一
純陽殿	呂仙祠	明建	
禽燈寺		清初	可看峨嵋諸峯地位最佳
聖水閣	神水閣	明萬歷建	有神稱「峨嵋第一泉」與虎跑泉相仿
大峨寺	福壽庵	明萬歷建清光緒修	有古松大四五圍千年物
中峯寺	乾明觀	晉建清初焚光緒再焚民五重建	六大古寺之一
龍昇岡	龍神殿	清初	
廣福寺	牛心院	宋建萬歷重建	爲大小路之樞紐
清音閣	牛心寺	唐建	爲黑白貳水匯流處上建雙飛橋
牛心寺	延福寺	唐建	
淨土禪院	大坪寺	清順治建	「大坪霽雪」爲峨山十景之一
洪椿坪	千佛庵	明建清重修	「洪椿曉雨」爲峨山十景之一
仙峯寺		明建	距寺二里有九老洞寺右有先皇台
遇仙寺		清同治建	自九十九倒拐至此叢林幽邃與大道相會
白龍寺		明嘉靖建	自報國寺遵大路上山第一寺
金龍寺		晉建	
黑水寺		唐建清重修	爲峨山古寺之一爲峨嵋祖堂
新開寺		明萬歷建	距伏虎寺三十里爲西人避暑處
萬年寺	白水寺	晉唐時建	爲一大刹屢遭火焚最後一次燬於民國廿五年現分爲新殿磚殿毘盧三寺
甄心庵		明建乾隆火重建	有銅佛一尊甚偉
息心所		明萬歷建	高踞山巔俯龍門諸山甚秀
長老坪	長林禪院	明建	
初殿		明建	寺週喬木甚盛
華嚴頂		清雍正建	孤峯挺立下坡與小路會合
蓮花寺	蓮花社	清康熙建	大小路會合上鑽天坡遊人必息
洗象寺		明建	「象池觀月」峨山十景之一寺旁多猴羣
大乘寺	化城寺	明前建	入高寒之境矣

白雲寺	白雲殿	明建曾燬清重建	
雷洞坪		開建無可考清重修	
接引殿		宋建	殿基爽塏為峨一大寺
太子坪	萬行庵	明萬歷建清重修	自接引殿上七里坡至此平坦
永慶寺	回龍庵	明建嘉慶燬後重建	
華嚴寺	通天堂	明建	有肉身像
天門寺		明建	
文殊庵	七天橋	乾隆建火焚光緒重建	
祖殿	光桐寺	傳漢時建	廟後金剛嘴幽奇莫測
臥雲庵	那寶頂	明建	由此可至峨山北部諸山層叠峯翠
錫瓦寺	明心寺	明建	在金頂正殿前
金頂	永明藏華寺	明建清燬重建	金頂為峨山正宗浩然四方為供几案可觀雲海佛光佛燈日出四勝
千佛頂		清光緒建	地位與金頂相彷
萬佛頂	極樂堂	清光緒建	較金頂高四百尺為峨嵋極峯附近有明月冰雪兩庵

據前考當知峨伽藍，建始於晉唐，而盛於明。唐宋之際，所建寺院，係沿大路。小路諸寺，當在宋後。元朝對中土佛敎，毫無興趣，未見建一寺一廟。中土人士，以四川乃蠶叢之地，交通不便，裹足不前。及至宋朝紹興時范成大（石湖）遊峨山作：「峨嵋山行記」對峨山作詳盡之介紹，世人乃大加注意。當石湖遊峨時，山中寺廟尙無今日之多，而明代所建建後又火燬，今日所有留者四十餘寺，大多經過回祿。余意前代能建立如許寺院，不知要若干人力物力，大都出之於帝室之力居多。非曰敕建，即曰御賜，往往帝王一言九鼎，地方官如總督州府以及紳士，當然奉之惟謹。帝王之所以皆如此者，無非欲禳災免禍，冀帝祚之永存。尤其宋明兩代外禍壓迫，意識地乞靈於佛法。而和尙則利用此弱點，有求必應，更復支持王室，所欲無不遂。蓋二者相互利用。而成今名山寺宇之偉觀。

峨嵋為四大名山之一，佛敎徒以朝峨嵋為榮，猶回敎徒之朝麥加，山中固有高僧，但僧侶大都庸俗，鐘、磬久廢，不聞唸佛之聲，而有聚賭之風。其能精進敎義，殆寥若晨星。余足跡履名山亦復不少，祇有僧侶信士朝拜金頂，而峨嵋和尙很少下山問世遊訪，故學問一輩子不會進步。

昔時朝山者衆，收入亦豐，張著「峨嵋山」稱民國二十四年每年朝峨嵋香客五六萬人，遊客亦以萬計。抗戰期間，來山遊人尙多，今則遠非昔比，余入山時八月仲夏每日遇見上下香客遊人不過十人，則每年充其量不過三千人，良以人民生活艱苦遑論朝山。山中寺廟凡大寺之有產業者，尙可維持，其餘大都衣不暖，食不能飽。則寺院之衰敗，自在意中。各寺廟均以木料建築，歷時經久，即愈損壞。尤其火災與廟宇結不解緣，十寺九災，良以山高風大，而住廟遊客異常複雜，終年烤火又無防火設備，一不經心，即易成災，今後國力更弱，捐募不易，固不求新建，但冀能保存舊物。余意如廟寺防火運動若不普遍宣傳或設備。中國各山寺宇，大有燒光之危機。

龍池——遊峨尾聲

在峨嵋東南麓有一湖名曰龍池，自報國寺沿樂西公路二十九公里即達，池在公路旁，余受朱偰旅行雜誌所作龍池詩，又讀黃大著「峨嵋風光」輯載其老師邵潭秋一首長詩所吸引。金頂下來，便欲僱車前往，可是達到報國寺已是上午九時，與知客僧商量，據稱往返一百八十華里，當日來回，是萬萬來不及。余以山僧往往怕煩，乃以五百萬元之代價，（其時峨山米價每石二百八十斤國幣一千二百萬元）雇黃包車一輛，車夫先生三位，一拉兩推，向樂西公路邁進。公路築於戰時期間，少經濟價值，路面大部為水冲洗，峥嶸不平，如非三位一體，簡難於拉推。經鞠漕和高橋兩個市墟已轉入峨嵋之背矣。

龍池位於公路之斜坡上，環湖是低山，湖嵌在山凹裏，面積約三四方里，細看四週風景，並無想像中之湖光山色，較之台灣日月潭，昆明之滇池，固有小巫大巫之感。即以吾國山嶺湖泊如雁蕩山頂之雁湖，蒼山頂之洗馬塘，更未能一概而論。歸來是已下午七時。

龍池之行，雖未如理想收獲，惟得窺峨山全貌，即金頂千佛頂萬佛頂一脈山峯，直瀉到底，削壁千丈，大有高山景行，歎觀止矣之感。吾人入峨嵋，係由東北而西南，山峯崇叠，一山翻一山，先過雙飛橋，越大坪至洪椿坪，再翻過九老洞洗象池接引殿而達到金頂。前山望不見後山。而樂西公路橫亘於東南，沿山麓而行，反可看見峨山眞面目。不過金頂氣候幻變，有時全山看得清楚，一忽而白雲冉冉，如含羞遮沒了半山。不久又為雲氣所封。有時雲霧堆中露出山峯，如蓬萊仙島。余朝返晚歸，一路但見金頂在不斷變化中，千變萬化。

作峨嵋遊者必須多帶衣服，雖盛暑亦不可忽，蓋山頂甚寒，終年烤火，各廟均可食宿，如報國寺，雙飛橋，洪椿坪，洗象池，接引殿，金頂，千萬頂等，素食甚佳。被褥潔淨。

遊人更應注意者，峨山多雨，尤其夏秋之交，如下雨不停，山洪即發，公路冲燬，橋樑損燬。尤其嵋州至樂山一段，時常因大水不通汽車。如因大水路斷，黃包車仍能暢行，不過時間問題而已。自報國寺至樂山八十華里，自樂山至嵋州兩百華里，萬不可坐候汽車，往往遲遲無期。



空中霸王的雄姿

乘「霸王」號飛北平

李孔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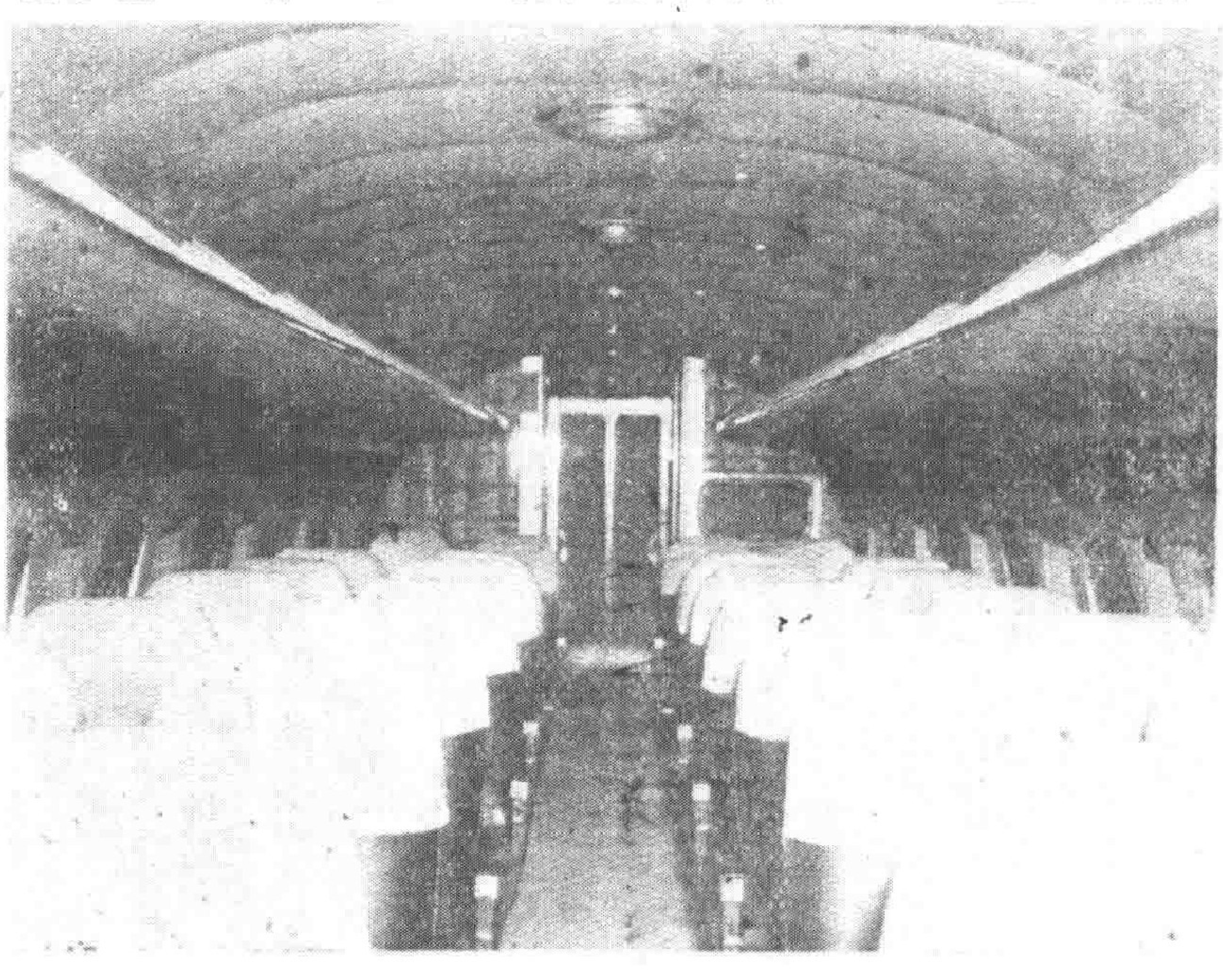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肯進荔枝來」。楊貴妃因爲喜歡吃鮮荔枝，不惜跑死了人和馬，從廣東把荔枝飛送到京朝。後來因爲失了勢，不但荔枝吃不到嘴，反而被縊死在馬嵬坡前，因此後人便寫了這兩句詩來嘲諷她。可是到了二十世紀的今日，不要說是區區一點荔枝，就是新疆的哈密瓜，美國的金山密桔，以至全世界的奇珍異味，只要肯化錢，那一樣吃不到嘴？楊貴妃如果生在今日，自然也用不着爲了一點口福而遭人家的忌恨了！

今朝不知明日事，現代的人生自然更難預測。我們今天在「老正興」大吃「紅燒頭尾」，說不定明天晚上却要嚐嚐昆明「東月樓」的「鍋貼烏魚」呢！人生本是個謎！廿世紀的人生更是個謎！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踏上了中航公司的「空中霸王」機，時間是清晨七時三刻，天有點陰；沒有霧，飛機準時起飛。八點正飛機滑到了機場的盡頭，八點零五分機頭對準了正南。「叮」！的一聲鈴響，駕駛室的門頭上顯出了兩排字：「請勿吸烟，繫緊保險帶」。事實上兩位「空中小姐」已早指示我們照辦好了。這時忽然感到機身微微的一動，飛機已開始向前滑行，接着一陣巨吼，我連忙數着：一二三四五六……十一，輪子已離開了地面，從滑動到離地只用了十一秒鐘，這樣的一個龐然巨物，居然騰空而去，我們不能不佩服人類的萬能！

龍華塔向我揮手而去，五分鐘後我們已升入了相當的高度，這時機身微微一偏，已經調轉了頭向着西北方鼓翼而去。揚子江變成了一條帶，「百老匯」大樓成了小孩的玩具，在這渺茫無際的太空中，人生是顯得多麼的渺小啊！

行行復行行，飛機越爬越高，窗子上結了一層水汽，我用手來指，誰知手指頭才觸上去，忽然感到一陣奇冷，這才意識到窗外溫度的不同。再看看窗外，只是片片浮雲飄忽而過。再看下面塊



空中霸王的內部豪華設備一瞥



乘客在機中進用咖啡，這時雖身在萬尺的高空，但她們安適的態度，無異於家居。

塊整齊的田畝，已經成了豆腐乾那樣的大小！十分鐘，二十分鐘，隔座的一位大塊頭先生，早已呼呼入睡了。我開始撳了一下右扶手下的一只機鈕，椅靠背立刻向後斜傾了下去，於是偏了頭，擺了一個最適意的姿式。飛機穩得令人難以置信，如果沒有輕微的嗡嗡聲，誰又會想到是在坐飛機呢？

我的上眼皮漸漸的垂了下來，我想起了昨晚的舞會；我〃看到那個帶獨眼睛的紳士同那個大眼睛女孩子的優美的「探戈」步伐。我看見了蘭，我告訴她我要去「出門」，她的眼睛似乎有點顯潤，我揮揮手跳上了一架「原子飛機」，一忽兒進入了火星，誰知剛下飛機迎頭〃了一個三隻眼的巨人，他向我伸出了巨靈之掌，我正想逃，忽然「轟」的一聲雷鳴，巨人不見了。揉揉眼，原來是隔座的大塊頭一聲「咳嗽」，就此把我從巨人的手中拖了回來！看看錶，已經是九點半。飛機完全在濃雲中飛行，窗外什麼也看不見。我正有點感到無聊，忽然斜刺裏遞來了兩份報：

「你要看報嗎？中文的，還是英文的」？蓓蒂小姐笑迷迷的問我。

「好！謝謝妳，就是兩份吧！」老實不客氣，兩份都收下了。

打開了報，一點心向都沒有，正好蓓蒂小姐又送來一盒點心。

「不！我不餓，我一點也吃不下。」

「唉！你還是拿了吧，等一回你就要餓了。」

蓓蒂眞是週到，我只好接了過來。打開蓋子：一只烤雞腿，兩片三明治，一包糖，一只桔子。我吃了一片三明治，又吃了一片雞腿，喉嚨裏乾得很，娜拉小姐笑嘻嘻的送來了一大盤飲料：

「這是紅茶，這是咖啡，這是牛奶紅茶，這是……」她一樣樣的指點着。

「好！就是這個吧！謝謝妳！」我取了一杯紅茶一飲而盡。

「YT！我們現在是在那裏呢？」

「現在嗎？剛剛偏過青島。」

「高度怎麼樣？」

「七千尺；本來應該飛一萬尺的，不過我們 Request 七千尺，已經得到 Captain 的允許了」。YT笑笑走回了駕駛室。他是這架飛機的副駕駛，新近才結婚，怪不得老是春風滿面的露着微笑。

九點五十分，前面傳來了一張「飛行情況報告」：

日期：一月××日。

機號：X-TT05

時間：上午九時四十四分。

目前所在地：剛離海州。

目前高度：七千英尺。

預算到達：北平，十二點十分。

目的地氣候情形：好！

現在溫度：零下五度。

備註：我們直飛往北平，經過南京之東，海州之東，青島之西，濟南之東，天津之西。

我剛看完報告，飛機猛然向下一沉！心裏雖然有點難受，但還比××



殷勤招待的空中小姐

飯店的電梯，似乎稍覺好受點。接着又是一沉，就開始搖動起來，不過並不厲害。叮！鈴響了，字牌又亮了出來，大家毫不遲疑的緊上了腰帶。蓓蒂連忙拿了一只紙袋子（嘔吐用）遞了過來。

「謝謝妳！我絕不敢要牠！」我連忙向她搖手，她會意的笑了笑走向前面去找那敢要的人了。

通知燈十點十分，熄了，飛機又入了恬靜的狀態。

「Betty！你忙嗎？」

「不！我沒有事。」

「我可以請教你一個問題嗎？」

「別客氣！當然可以。」她睜大了眼睛。

「飛機在起飛或是降落的時候，爲什麼要繫上腰帶呢？」

「哦——是這個問題嗎？還好！還沒有被你考住。」她深深的呼了一口氣，笑了笑，又用手拉拉帽子，接着說了下去：

「飛機在起飛降落的時候，很容易搖盪，繫上了腰帶，可以幫助你穩定；同時萬一發生意外時，腰帶可以給你相當的安全幫助。而且在乘客的感覺上，至少也是一種心理的保障。」她一口氣說得頭頭是道。

「對！很對！妳簡直像一個大學教授，不過，吸烟的問題又是怎樣解釋呢？」

「呀！這可眞要把我問住了！」我眞有點窘，正預備向她道歉我的唐突，誰知她又侃侃的說了下去：「飛機在起降時，需要用相當大的力量，馬達加速轉動，這時機體產生帶電的現象，如果碰到火種的媒介，就容易發生災患；同時乘客們在起降時，情緒方面常會微感緊張，這時如果吃烟，就容易大意遺忘烟頭，因而引起意外，所以要愼防萬一。」

「聽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我雖沒有說出口，至少我應該向她這樣追謝。中國人凡事不[illegible]深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許多事就不能順利進行，如果乘飛機的旅客們，都能切實了解一切的定章，我想任何人都不願同自己開玩笑吧！

十一點三刻，已將抵達北平，飛機這時正減低了速度，盤旋而下。地面上的建築物，已依稀在望，綠瓦黃牆，不減當年帝王時代情況，五分鐘過後，看見一座小山，上面有宮殿似的建築，不知是否萬壽山？再過五分鐘，我們已對準跑道降落下去。我趕忙看着錶，飛機輪子一觸地，指針正指着十二點零五分；等到滑到候機室的門口，整整是十二點十分，一些也不差。下了飛機，一陣寒風迎面撲來，北國的天氣究竟不同啊！

在機場遇到了上海的，重慶的，昆明的，許多老友，他們正候這班機回上海。「人生何處不相逢！」眞是不錯。

取完了行李，坐了一個朋友的車子，開始平生第一次的遛上了這文化古城的大道，這時肚子裏一陣轆轆，眞的餓了起來；不知今天晚上能不能有大嚼「烤羊肉」或是「烤鴨」的口福呢？人生眞是個謎啊！

京·鎮·句三角點線巡禮

周鏡泉

三點形成三線

從南京出中山門，循京杭國道，到句容四十五公里，再從句容折向東北，由鎮句省道四十四公里，抵達鎮江。由鎮乘京滬鐵路車返京，計六十九公里，這一三角形地帶，三點據有全國國都，一省省會，以及附廓的三等小縣，這三點由鐵道，國道，省道而聯成線，我以三天時間，匆匆地巡游一週，訪問了三位朋友，領略了三種不同底情調，隨手作一巡禮小記。

在南京就了兩年多，有名的地方如中山陵玄武湖，已不下十次光臨，就是遺跡全渺的烏衣巷桃葉渡，也曾一再造訪過。因此，我熟悉南京的各點各線，但却勾不起整個印象。古人說建業壯偉，諸葛武侯的：「依附山帶江之勢，有龍蟠虎踞之雄」，足以說明；唐人稱建康風景迤邐，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千古名句；亦有人形容金陵人文薈萃，牧翁早嘆着：「大抵南朝皆曠達，可憐東晉最風流。」意境古雅；至於白下文物，素稱昌隆，立信詩謂：「六朝文物山川古，霸氣終歸指歎中。」可見一斑，總之，南京是歷史古都，今日首府，他具備了優越的形勢和壯偉的氣度，然而，久了，我感到模糊，思慮千萬，不知從何說起，我了瞭南京的先天條件的優越，也深知今天南京現狀的可悲，從紊亂裏略有思緒的話，那麼，從古迄今，我評量南京，是繁華裏隱藏着囂張，莊嚴中也免不掉呆板。美麗漸蛻成破落，雄偉裏異常荒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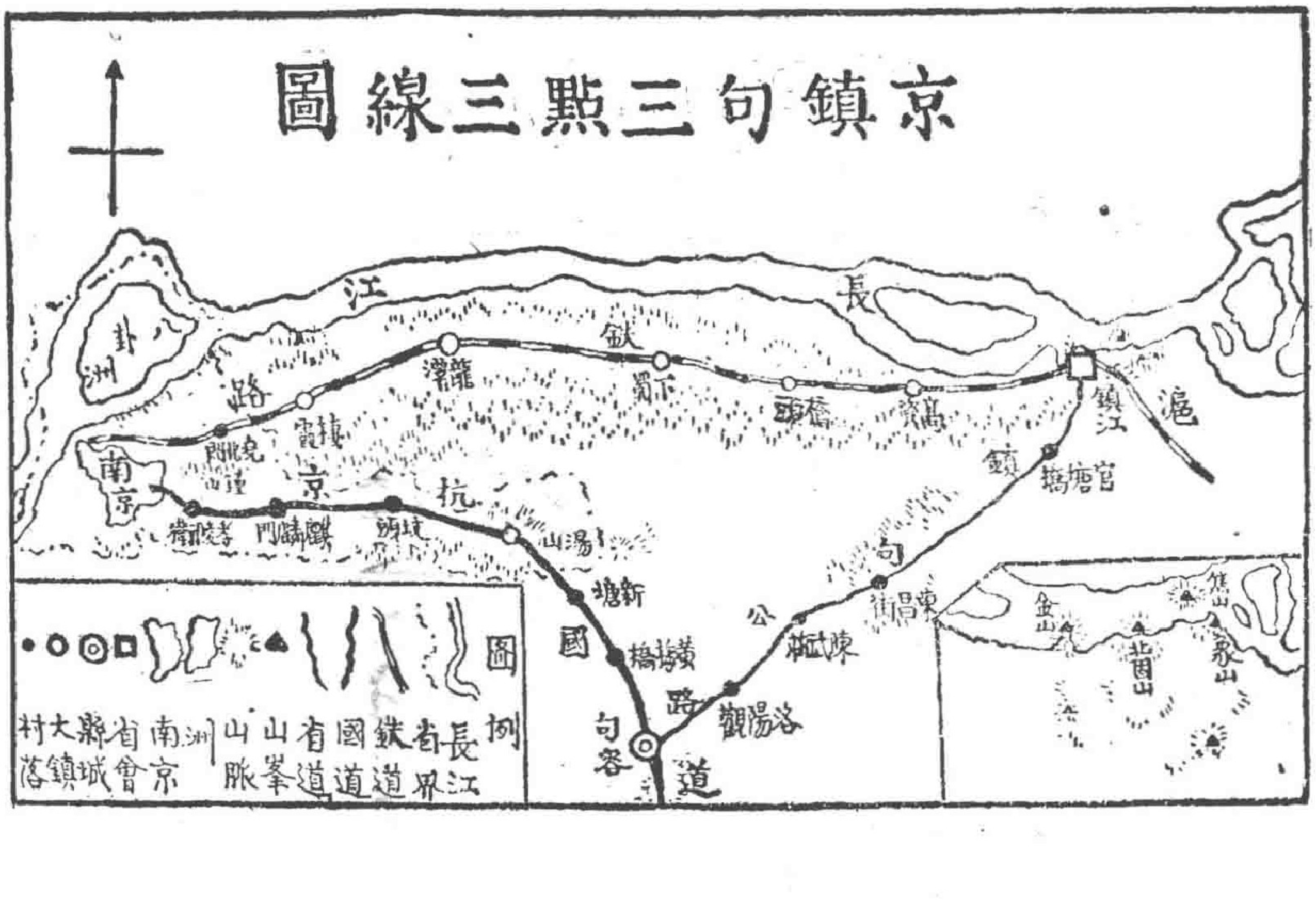
走在南京街上的人，你不能不說匆匆而行，這些，小商人，小公務員，小販，小學教師……他們都爲着五斗米，爲着生活而在奔波，還有的，是一九四八的「別格」，最新的「雪佛拉克」，這些馳騁在馬路中間的，是大官兒，大腹賈，大人物……南京，就在這大小的兩支洪流裏，交織成一個場面，一個始終熙熙攘攘熱熱鬧鬧的場面。

九月十二日，利用星期，我溜出了南京，擠上京句的公路車，馳向郊外，去換一口新鮮的空氣。

由南京到湯山一段，我是跑熟了的，也算仔細地觀察過，所以，車子經過孝陵衛，不禁想起那些甲冑之士，雄糾糾氣昂昂的執干戈而挺立衛墓的神情；經過馬羣，曾看着那嘶嘯的奔馬，漫長的戰鬥馬羣；經過麒麟門，會象形出一座古老的泥土堆砌的城堡；經過坟頭，我遙遠的看見那黝黑的漫漫的「明太祖石碑」。車到湯山，我遙望着路南側的萬松茱山，我留戀那熱氣騰騰的温温的温泉。然而，這一段，現在是林立着訓練團，軍事學校，軍營，兵舍，部隊，……這是實力雄厚的京畿衛戍部隊，在我們安居南京的太平日子想，我們應該高興，然而，遙望着半壁的烽火，我想起人類原子戰爭的殘酷，面對現實，似乎有無限唏噓和困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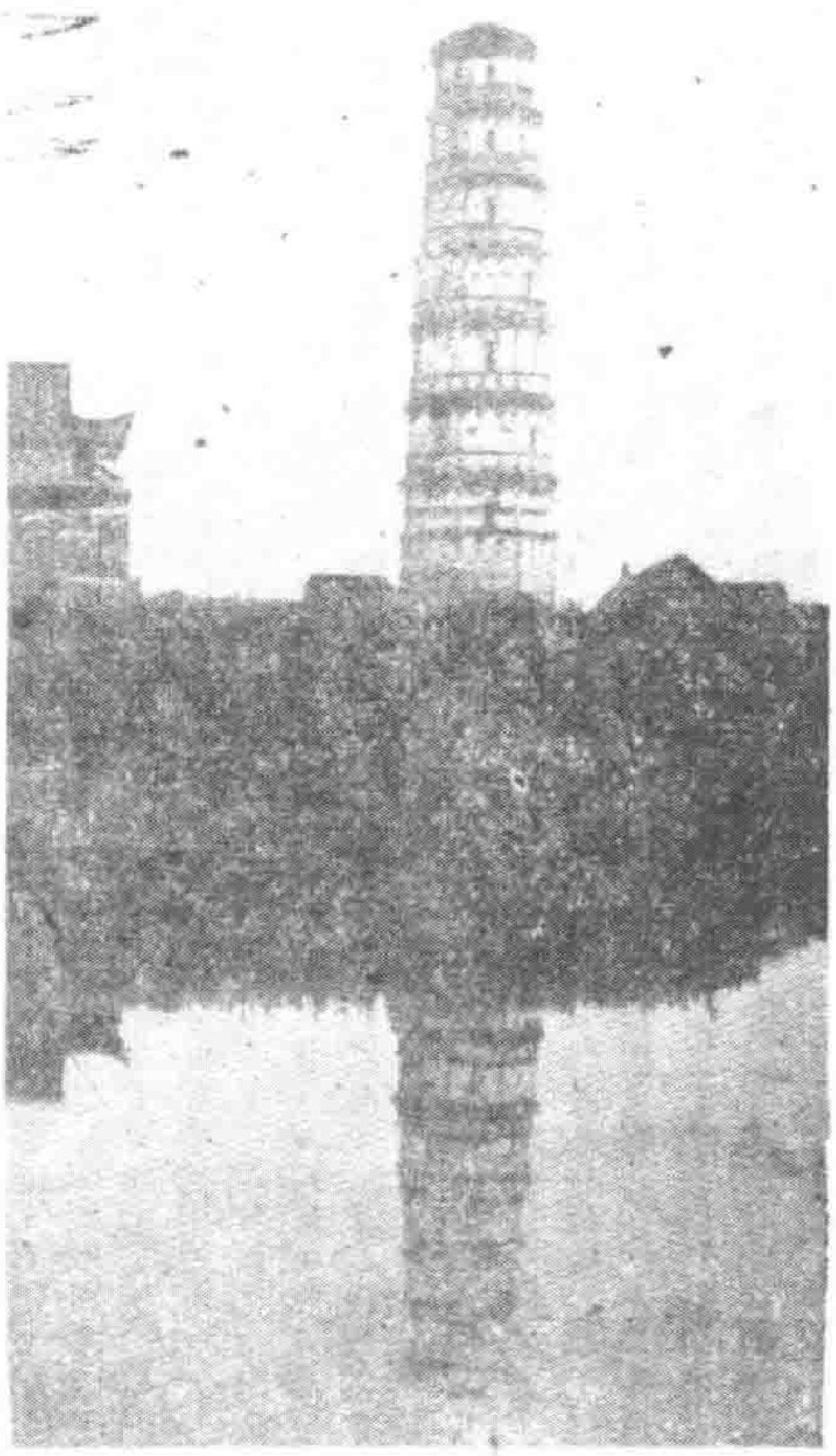
車子開出湯山，平坦的柏油路換上坎坷的石子，這兒，你可以看到殘破的農村，矮土牆，茅草屋，人和牛羊爲伍，走出來的農家夫婦和孩子，衣衫襤褸甚至赤身露體，這一幅景物，會使你把南京小市民的悲哀，又捧上了幾乎是天堂的人生。

四十五公里的路不算長，兩旁候車，磨拳擦掌的旅客士兵不爲不多，至少五百人，十輛車子也容不掉，自然，這一輛擁擠得像沙汀魚的，祇有溜之大吉，毫不容情地疾馳過去，車到句容九時一刻，這樣的速率是頗令人滿意的。



句容古塔

每次經過句容，我在車窗裏望着那座巍峨的石塔，始終留下了一個疑問，



古塔雙影

今天，我將冒昧地拜訪兩位新識的朋友，讓他們給我引導，想從碑記上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

翻過一些古書，曾記得句容置於漢代，現在面積一四七五〇〇方公里，約占江蘇的百分之一．三六，人口二十九萬九千八百六十九人。和他鄰近的丹陽、金壇、溧陽相比，略形小些，但比江南的四等小縣，却又神氣得多，從車站下來，僅一條長街兩里多，東門大街，中街，西門大街，除東門大街在不到二丈寬的石板路兩旁有着京廣南北雜貨外，西門大街是斷垣殘壁，房子沒有頂，沒有窗，八年離亂，這些是日本鬼子留下的傑作，誰不切齒痛恨呢?!

在西門，我訪到了朋友，男主人B兄，現在是京市的公務員，他做過八年救亡的工作，戰後回到故鄉，他曾以靑年人的勇氣，降格以求，脚踏實地，到鄉間去幹了三個月鄉長，靑年氣盛，在鄉裏當然慑服了那些忽兒維新忽兒和平忽而又成了老中央的一些老朽，短短的三個月，年青人的銳氣搞了一半，終之，在萬重阻撓中，他還是暫時放棄了一大套理想，回到南京去當公務員，可是，就這樣，那些告狀的之乎者也就不斷地襲來，而在這三個月裏，他也的確排解了不少糾紛，給眞正善良的老百姓主持了一點正義。

女主人W是一位能幹而聰明的太太，八年流浪，她也以歌詠和戲劇巡迴過西南各省，現在，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大的孩子向平六歲，小的寒平三歲，都長得很結實，據說，他們都沒有太好的營養，孩子們是在鄉間的陽光和新鮮的空氣裏成長的。

我們三個大人帶着個孩子漫步去找到矗立在句容的高塔，近看，塔已頃圮，七層高，塔的週圍有着精緻的磚砌的花紋，我心裏暗想：這可能是六朝時的建築，因爲在佛教鼎盛之際，古華陽的茅山，卽在本縣，梁隱士陶弘景隱住於此，齊高帝作相引荐過他，梁武帝和他交遊；再由塔上精緻的圖案和燉煌壁畫的描摹極爲近似，走近去，看到那八面的石砌，已漸漸的剝落頃圮，七層高塔中的迴轉上昇的樓梯，已蕩然無存，從塔中仰望，直通塔頂，能看到的僅僅是隱約的嵌在上層壁中的石碑，和着成千成百啾啾唧唧翱翔來往的喜鵲，我大概地度一度，底層的石基每邊三步厚，中間的直徑六步，據估計，全塔高度至少十二丈，底層每邊牆厚六尺，中間直徑一丈二尺，這麼壯偉的建築物，竟在民國十五六年間，付之一炬，據說，當初塔能登頂，四週檐角琉璃瓦，掛着一排排的銅鈴，微風吹來，鏗鏘節奏，而塔頂的銅鼎，雕刻更爲精緻，大火之中，銅鼎中的經典紛紛飛下，據當時拾得者所知，那上面可以看出，是唐初開國功臣尉遲恭建築的，那是一卷刻印的金剛經，但是，我遍巡塔底，沒有一碑一石記其事，我祇好半信半疑的再去找資料，想來擊破我若干時日來的一個疑問。

塔傍原本是一座五進的大廟，現在祇剩下四五兩座，前面祇是幾粱山門，半傾半圮的十分淒涼，廟的二進山門寫着個什麼崇明禪寺，正猶疑間，W女士已經發現山門前的一塊圮碑，字蹟十分模糊，仔細看來，祇隱約地知道這兒的寺稱大泉寺，寺因泉而名，最早在唐初間，所謂「大唐潤州大泉寺新三門記」，記着那位高僧的艱苦創始，由此，我祇能由寺而測塔，大致是可以相信這是唐代的遺物，同時，我們無限惋惜這古蹟的被災，否則，我們可能從這兒發現多少千年以前的珍品和遺物，藉以了解當時的社會情形。

徘徊在這兒片刻，我們又參觀了縣公醫院的新院舍，裏面住了幾十位病人，還有中街的縣銀行新廈，這些，都是張維冲議長主持下建築的，見物思人，句容的老百姓怕再也忘不掉他。

鎮江近貌

十三日中午，我匆忙的趕上句鎮間僅有的第二次車，駛向鎮江，這條公路的行車是蘇省公路局的，還是長車頭短車廂的舊式客車，車廂裏僅能容上二十個乘客，我承站上的好意坐在司機旁，而車上也蹲着五六位制服朋友，而且他們還帶着好幾袋米，車子疾駛在坎坷的碎石路上，有着相當陡下的坡和傾斜，這種上重下輕的情形，其實是最容易翻車，車子開出來，車頭兩側是沒有斷過掛車的人，像是司機座位的保護者，車近鎮江，沿途有士兵招手擋路攔車，司機也就有求必應，多的時候司機兩旁掛着的有六位之多，我眞佩服省公路局的司機，有那麼大的耐性，京杭國道上，公路總局的司機就從不買賬，昨天早晨一位警士在林森路上被司機趕下去，究竟國道强於省道，而國用的司機較之省用者强硬得多。

車行一時三刻到鎮江，找了一家小旅館叫南陽的，暫時學一學臥龍先生隱息一晚了。

飯後在街上走走，中正路大西路一帶，商店林立，氣度宏壯，平坦的馬路和整齊的行道樹，記得比前兩年來是大大的有了進步，附近省府更是連續有許多書店，商務，中華，中國文化服務社等不下數十家，我一家一家的竄出竄進，可是始終沒有買到一本書，因爲我需要的是金焦山導游或鎮江地圖一類的東西，而書店成堆的祇是中小學教科書，眞抱歉，別人正在奔走着差事，或準備着讀書，而我却悠悠然還來遊山玩水，實在是兩種人生，相距千里了！

六〇一四〇二

風景線一瞥

十四日早晨承友人居兄約往河濱公園吃早點，鎮江的乾絲頗可口，而一籠小包彙集了荳沙鹹菜和鮮肉，還有千層糕，既吃得飽，口味又多，這一頓使我支持了一天。

我去焦山是專程，因爲不是星期日，沒有輪渡，叫了一輛黃包車，講好來回一元二角，車夫還年青，健步如飛的拉出北門，從北固山脚下繞過，遠遠地望到甘露寺過九里街，車到象山脚下正是十點半，象山，與焦山僅有半江之隔，這就是江防門戶，山因形而名，象山脚下，連綿的土堤，據說那是戰前的江防戰堤，隱現着一個一個的碧隧，山下石塊砌成的一條平坦的河沿，順着山勢，蜿蜒曲折，江濤澎湃，磓然作響，在石堤上候小船，徘徊久久，直抵石隱庵，一殿廊半入岩中，惜因駐軍，無由入內，石隱何許人？知隱而未知名也。在江堤望焦山，屹立江心，樹木蒼鬱，樓閣亭台，珠柱碧瓦，風光甚爲妮麗。

江干小船揚帆而來，又揚帆而去，船家於驚濤駭浪中，操舟自如，不論風向，得手應心，此中妙訣，似不僅揚帆駛船，主國政操民生的首腦們，都值得深思而自省的。

捨舟登岸，屋瓦疏落中，均爲樹木，入廟門，上爲敕建定慧寺。今爲某傷兵療養院所駐，入寺，有古老的石牌坊一座，上題「漢高士焦三詔碑坊」，這是說明了焦山的由來，原是東漢隱士焦光的避詔處，雖經三詔而不仕，在今昔相同的鑽營狗苟的風氣中，這種淡泊名利的隱士，自然是值得讚揚的。

入寺二進，有六朝松一株，外護石欄，枝幹盡朽，惟剩上端一枝，猶蒼翠碧綠，想起了南京中央大學梅庵傍的六朝松，一如垂垂老翁，彎腰伏背，一如嶙峋枯骨，獨炬一目，同爲六朝遺物，而其風格迥異，樹之不同？亦類人耶？

至西廡會客室，內有「中流砥柱」石碑，筆力雄健，傳說十五歲的孩子寫的，未知確否？登大雄寶殿，佛頂有小橫匾，雕花鍍金，中有「法雲慧日」四字，傳爲雍正手書，其兩廊楹聯兩對，均乾隆御筆、自山門康熙御題定慧寺，這兒已集其祖孫三輩字蹟，雍正字跡，甚爲難見。

殿後藏經樓，明正統年間頒賜藏經一部，客堂的西有東冷泉，相傳爲焦光練丹的泉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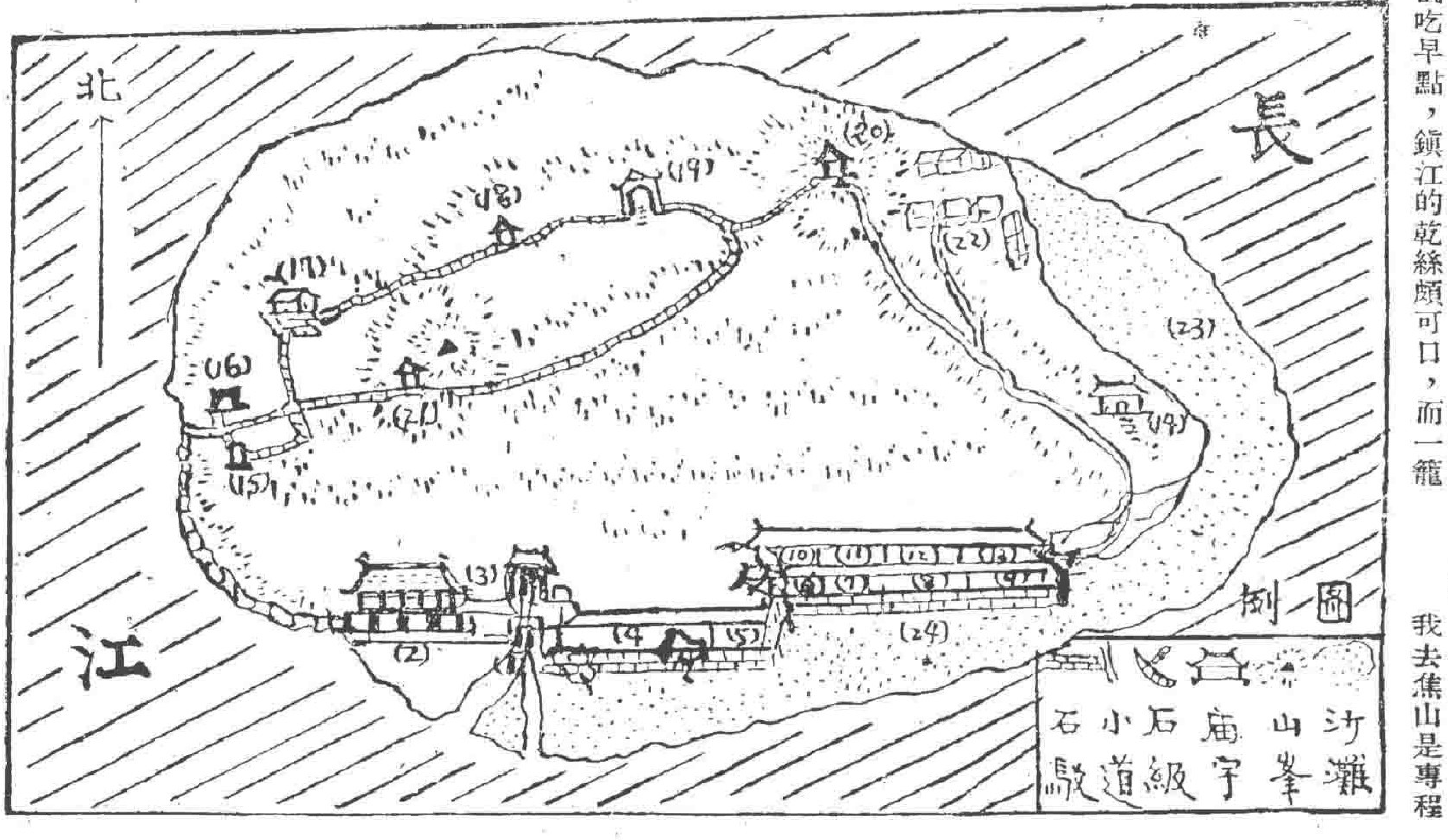
留大殿，尚見有四五尺高瓷瓶二，上繪南昌全圖，一瓶邊已燬，傳爲敵炮彈所震鈌，在殿西一廂房，玉峯庵內懸康南海譚祖庵字跡，定價日昂貴，遠過南京，方丈開一廚，內存端方自皖北鐮壁帶回「靈壁石」，鏗然像金屬響聲；有漢瓶，有郭子儀像，有秦瓦漢瓦，僧者如寶貝，客來一開，珍貴之至。

出殿，順廊到各廟，順次經碧山庵，松廖閣，自然庵，天殊閣，玉峯庵，香林庵，石壁庵，海雲庵：等，松廖被燬，海雲最幽，自然庵內看「駝鳥蛋」，石壁庵看同治龍袍，尙有水滸人物畫，「巧石山水」，「靈芝草」……僧人均目以爲稀世奇寶。

走馬看花，走完各廟廊，到江邊，江水陡漲，沙灘盡沒，在舊炮台處走走，據說這還是同治咸豐年間物，但細加省察，與隔江象山炮台相似，想是一個時代的建築物。

取泥徑陡壁，向山項去，舊石級全圮，在黃礫石砂中，步行維艱，登山項，已大汗週身，有圓形新式炮台基，這是山的東峯吸江亭，亭中有碑，已給遊客鴉塗，字跡不明了。在吸江亭看長江，象山在南，近如咫尺，與北方浩浩大江相比，渺茫浩漫，水天一色，幾乎無法辨及隔江風光。順石級由亭而下至別峯菴，藏有光緒龍袍及慈禧太后那拉氏像，年雖衰，而仍豐腴。

自別峯庵而下，經百壽亭，再下而



焦山圖

1 山門
2 華岩閣
3 海西庵
4 定慧寺
5 水晶庵
6 碧山庵
7 松廖閣
8 自然庵
9 天殊閣
10 玉峯庵
11 香林寺
12 石壁庵
13 海雲庵
14 海若庵
15 碑亭
16 三詔洞
17 觀音崖
18 百壽亭
19 別峯庵
20 吸江亭
21 堅白亭
22 舊炮台
23 沙灘
24 石駁堤

及觀音崖，廟在半山上，石欄中瞭望大江，海闊天空，胸襟爲之一暢，廟中有焦光練丹爐，僧亦收藏，持之一看，小如煤爐，高六七寸，周尺餘，雕鑄精緻，質輕盈，色紫黑，是否爲漢代遺物，無法證明，而其輕如是，不類古董矣！觀音崖下卽至三詔洞，仍是一洞，中有一老人石像，雖塑如彌陀佛，似不類清癯峭嶙，撫杖疾走之焦隱士像。或塑雕者認隱士列仙家，而不知隱士亦凡胎俗骨，惟其志行高潔而已也。

自三詔洞順石坡下，削壁上有字，大小不一，篆隸皆備，惟不知盡見爲何許人所書。

囘到華嚴閣西，在小院內石壁上，看到了王羲之的瘞鶴銘碑，正方形，長寬各約丈餘，惟因崩垂江中，浸淫日久，剝落甚多，僅能得見七十七字，而顏正卿之東方先生贊碑，分列兩側，字跡渾厚，色澤黝黑，廟中盡拓各碑文應客，與乾隆御詩多首幷列。

華嚴閣廳堂寬暢，臨江建築，明窗淨几，刼後重修，朱柱碧瓦，煥然一新，自象山遠望，此閣殊增生色。遊客宴會小酌，坐設於此，當可遙望北固、遠矚金山，養涵溶豁達的宏量。

留焦山正二小時，匆匆返岸，仍坐原車順道再遊北固。

北固山在城東北，山崗連綿，捨車步行，先見江蘇省辦氣象台，復見甘露寺，寺在山上，而山下峭壁陡立，似人工建築之城堡，漸上，左側有斷垣，中嵌巨石，皆前人題字，中以米万鐘所題之「宏開鷲嶺」。與吳琚「天下第一江山」二幅，爲最碩大，直昇山巔，臨懸崖建一亭，中有石桌石櫈，抬頭，見康南海戊午四年題「天下第一亭」五字，陣陣涼風，快澈心脾，極目遠眺，一望無垠，望江面：江濤洶湧，波浪起伏，江天一塔，背後聳峙，焦山羣寺迎面孤立，俯視垂直見底，一欄繫舟，其上房屋飽經炮火，斷殘不堪，祇有折路口一鉄鼎，高丈餘，俗稱拾來塔，唐代物。偶於殘壁中，亦不難發現乾隆御題碑字，在山頂稍坐，遙想當年劉皇叔孤舟一葉，順流而來，趙子龍懷錦囊計，保駕而渡，其如舞台上的劉備趙雲，相借拾級而登甘露寺，周郎計囚他們在這天然鳥籠中，索同荊州自可拱手奉還，想不到，就是那麼一些混蛋，魯肅，喬玄，……加上個老而糊塗的吳國太，弄出了這麼一齣又遺臭又流芳的「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好戲，難怪周郎要氣煞了。

甘露寺現在駐着兵，當我拿出一個「首都公敎人員的配給證」在他們眼前幌了一幌，他們又眼睜睜的看了我的證章而讓我參觀了，室內東一牀西一舖，黑沉沉的殿宇，我沒仔細看，就這麼匆匆地離開甘露寺，一排四五座，僅光顧這一處，遙想當年，甘露寺的規模建築，恐怕比較今天是輝宏壯麗得多了。

往北固山折囘旅舍稍息，睡了一會兒，居兄留條，已先我而返京，我更慶幸着自己更可以痛快的玩一玩。

往遊鎮江，不到金山不足以說遊過鎮江，而在今天我踽踽獨行去遊金山江天寺，大火之後，金山滿目淒涼，此行若說遊覽，不如說憑吊更爲恰當的。

由火車站沿街往北，一條碎石路有三里許，一轉彎而見綠水木橋，隔橋有「天下第一泉」，順路進，塔愈近，則江天寺山門在望了。

遠望金山如石筍，慈壽塔環抱在石筍鬟眉間，石筍陡立於水中，四圍蒼翠，景色別緻。早在東晉，山屹立江心，到梁武帝佛數鼎盛時，由誌公募款而建寺，稱江天寺，據說，自梁以還，經唐、宋、元、明、清六代，歷經大火，而且大火前後，總是天下大亂，與亡之交，本年四月六日，爲七次大火，而亦遇戰亂紛乘，民不聊生之際。

抵寺前，正遇省府〇〇〇九號小轎車女眷作臨別齋禱，四十幾位僧人齊立唸經，好像都愁眉不展，其聲哀哀，如泣如訴，舉目一望，焦樑枯棟，斷垣殘壁，輝宏的大殿，藏經樓等，已全部付之浩刼了，總計此次燬去方丈室，齋房，至游堂，觀瀾，問梅軒，留香閣，雄跨堂，浮翠樓，浮金堂，岩間樓，七峯閣，詠思堂，文殊閣，妙高台，印月樓等大小房屋一百十餘間，以及清代頒賜的六百部藏經，全部法器……觸景生情，尤覺那許多老僧小沙彌，聲音哀怨極了。

穿過前廊，見四大金剛猶怒目而蹲，諸僧倔促誦經此狹廊中。殿前碩果僅存，惟一鼎，登石級上，處處斷壁，遍地枯黑，直昇觀音岩，此地高聳，幸未波及，差尙完好，岩前石欄中一葫蘆，右側壁中嵌乾隆詩，又上慈壽塔，塔五層，八面玲瓏，入內扶梯，兔強走一人，上到五層，立簷下四週俯瞰，北向荷葉成池，楊柳堤影，盡沒水中，春來時大好草地，牧馬放牛，今則盡成澤國，早年山立江心，由此可見。東望焦山，孤島如玉，北固挺立，堅壁層峭，江水變化千萬，有綠水迢迢，黃浪滔滔，澄赤近黑，碧清如茵，同一江面，變易莫測。南望「一覽亭」，石級依然，亭台猶存，而西方俯視，除近處尙有屋瓦一二外，江天寺半壁，盡成瓦礫矣！由此間看江天寺被災情形，屈指可數，綜觀全寺被燬二分之一，南半部尙稱完好，北半部精華，盡付一炬了。下塔，順道往法海洞，懸崖雙進，僅可二丈許，外容一桌兩櫈，內置一几雙椅。寒氣鑽骨，可品茗。由此轉上「一覽亭」，亭下一石坪，又上，「江天一覽」石碑在望，碑字原康熙御筆，老成渾達，後燬，兩江總督曾國荃重勒石摹建，刻兩面，在此誠可江天一覽而無餘。

由亭下，出寺，和尙仍在跪拜，而力扶運磚瓦穿梭其中，來往頗忙，願自戴傳賢等名人發起重修，想來「天火燒不盡，春來寺又新」，明年再來，當可面目一新吧?!

憑吊金山，目擊江天寺，帶着一顆悽涼寂寞的心景囘來，然而，枯堆上已漸見生機，我心裏也滋長着希望與溫情。

看錶，已下午五時許，昨日甫抵鎮，已於中山路中國旅行社購妥下午八時二十分鎮京區間車客票，餘三小時，乃折返伯先公園，作一小憩，公園內有花店，有茶肆，先瞻仰趙伯先銅像，像作前線視察陣地的樣子，右脚前跨，左脚支後，腰佩指揮刀，神色極清癯。公園漸進，漸登高，有玲瓏假山綴成一池。婦女孩子們圍坐池旁，狀極悠閒自得，再上，柳枝成蔭，到極頂可俯見鎮江全城，鎮江在羣山穿插中，金、焦、北固環視大江，而焦山尤「中流砥柱」，屹立江心。鎮江之名，固當之而無愧，而舊稱京口，亦秣陵前衞，江防要塞了。

「伯先公園」茶座倚欄品茗，茶杯上加紗罩，色味均上乘，擦皮鞋，抹灰塵，所費不多，而服務週到，鎮江物價較南京普遍稍低，薪水階級來此，頓覺寬鬆多也。

晚八時，萬家燈火中，登車待發，中秋前皎潔明月，已懸天際，車行，明月隨車而西奔，俯視沼澤，掩隱如眞，

在快車疾馳中，但見北側沼澤茫茫，忽大江，忽池塘，忽又水田，南側山峯屏障，變化千萬，尤近龍潭下蜀一帶，山勢尤陡，可惜既不能下車一看下蜀煤礦，龍潭水泥廠及「勝利亭」，竟連坐車中展望，亦模糊不清，車抵下關站，正十時有半，而昏黑中一見棲霞山頂，玄武湖畔，一邊是紅葉將逞，游客漸增，三茅宮上，倍增遊人，另一邊已荷花謝朵，來人漸稀，畫舫小艇，生意冷落，對此不禁唏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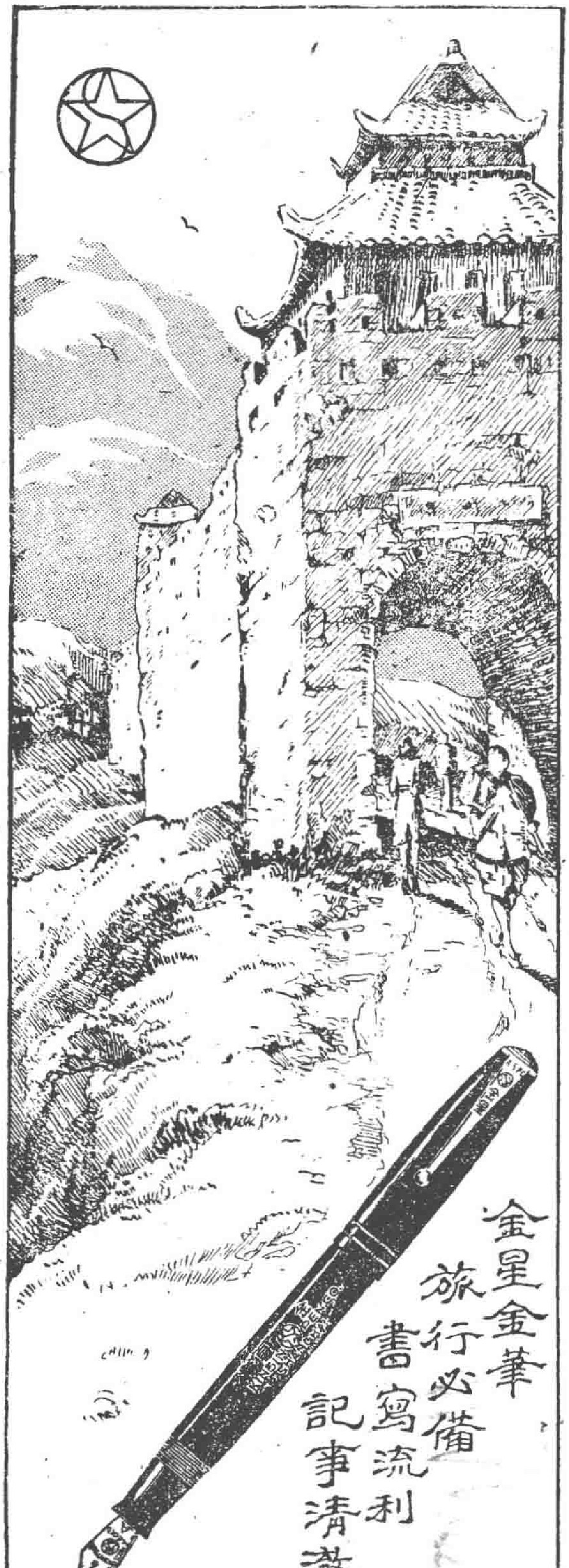
× × × ×

此次南京，鎮江，句容三點線遊覽，歷三日，行一百六十公里許，步行約二十公里，見漢，三國，晉，唐，宋，明，清，民國之各代勝蹟，玆更一述三線所觀感。

自京出發，京杭國道至句容，地勢自高而下，似直瀉太湖平原，句容而南，經溧陽而宜興地漸平，稻谷愈豐腴，今早稻已苞谷結實，垂垂而倒，然而自句容東北行，鎮句公路中，山質爲岩石，泥逞紅砂，居民耐苦，地近丹陽，故句鎮丹交界地帶，民性較强，克實負責，據句容友人謂：「句縣東鄉讀書人最多，地雖貧瘠，但誠樸質實，不圖機巧，故其學成也多。」猶憶抗戰淪陷時期，抗敵游擊隊麕集於此，常予寇兵僞軍以制命打擊，國產電影名片中「一江春水向東流」，其中主角之母妻由滬返鄉，止於丹陽車站，亦卽在丹陽縣南鄉山岳丘陵地帶，游擊隊與敵人相週旋，劇作者指明此一地帶，實有根據，而車行此間，稻穗瘦弱，童稺赤祼，較之太湖附近，地理環境之富饒與貧瘠，誠不可以道里計也。

三地游竣，所深遺憾的，句鎮二地未及一覽志書，以窺全豹，而鎮江南郊米芾墓，昭明太子選文處，久恭其清幽林壑，瀾漫風光，但竟不及一遊，尤因照相機未帶，數影均仰之照相師，未能如意。但願明春再去，仔細考察，儘情欣賞，並攝取美麗鏡頭，以留永久紀念。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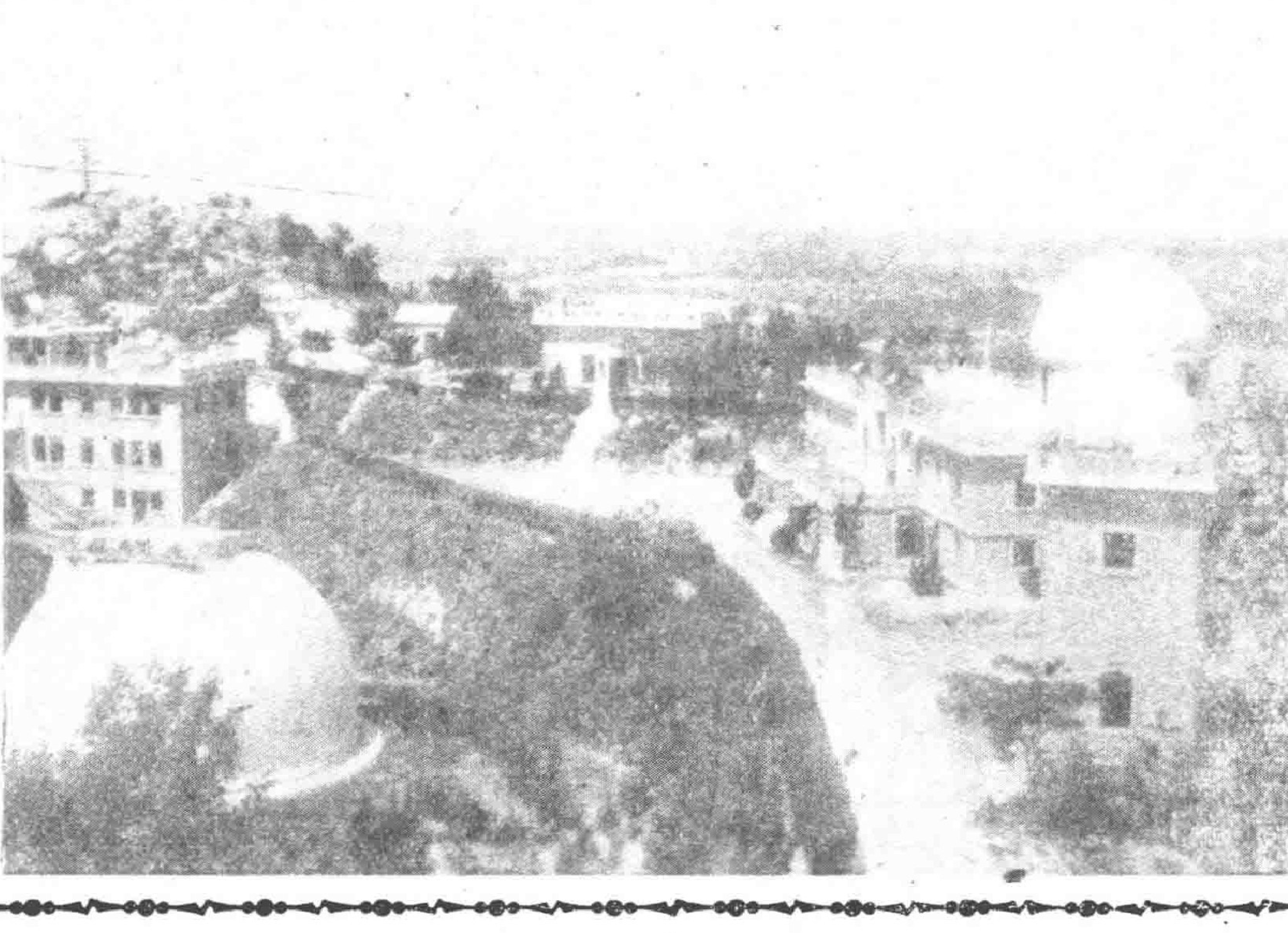


上海漢口路六一四號
電話九五〇一六 電報掛號七一八三

紫金山夜

國慶前夕，記者隨着一羣年青的朋友們，有一個難得的機會，夜登紫金山巔的天文台，觀測星象。傍晚六時許，車由鼓樓金陵大學門首出發，同行二十多個青年男女，大家興高彩烈，一路上笑語不絕；出太平門後，車沿山道蜿蜒而行，是已暮靄四合，夜霧籠罩了大地，車行樹林間，深邃幽遠，極饒詩意，而仰望半輪明月，猶如一燈前導，引車行進。未七時即到達巍峨美觀之天文台前，衛士詢明情由，開門納客，台上陳彪先生為金大校友，聞道母校同學來訪，即迎入預先準備之休息室中，我們稍事休息，即三五成羣，相偕步登圓頂之觀測台，是時恰值金陵女大亦有同學數十人在台參觀，室內殊顯擁擠，記者踱步室外洋台上，夜色蒼茫，月光如水，俯視南京城中，萬家燈火，閃鑠輝煌，照耀如同白晝，而抬頭仰望，滿天繁星，陪伴着上弦明月，斯情斯景，渾似置身太虛幻境中，令人萬念皆空，飄飄欲舉。因思天文學研究工作者，長居如斯優美環境，於身心之陶冶，裨益良多，而其胸懷豁達，與世無爭之氣度，尤足仰慕；竊以為苟使世之執權勢者居此數月，則宇內當無復今日劍拔弩張紛爭不已的局面，而還我以寧靜安詳的境界了。

十時許，女大同學驅車歸去，記者亦從冥想中驚醒過來，於是我們開始觀測星象，通過望遠鏡，我們首先看木星(Jupiter)但見發光星球上有環帶模樣之黃色痕跡兩條，繼看月球(Moon)但見月球表面並不平滑，疙瘩甚多，有如沙灘表層，有如肥皂泡沫(參閱附圖)，想不到自來為騷人墨客所歌頌讚美的，其廬山眞面目，竟如此醜陋萬狀，科學眞是太無情了。接着又看了牛郎星，星雲，雙星等，在科學的園地裏，所看到的完全是眞實的形象，而毫無虛飾，回憶童年時在故鄉的庭園中，夏夜納涼，看滿天的星斗，聽老人的閒話，娓娓動聽，幾乎每一顆星的背後，都蘊藏着一個美麗的故事，今昔互較，覺得今夜所看到的，反不如童年時的旖旎繾綣了。但是當陳彪先生為我們說明天文學上種種現象時，記者所懂得的雖不多，卻引起了一點人生的斷想，我們知道地球只是太陽系中一顆較小的行星，但那裏知道太陽也只不過是銀河系中一顆較小的恒星？而對着無垠的宇宙，深感到人類的渺小，我們平日凝視地面上成羣的螞蟻，來往不絕，或載運食物，或互相爭戰，似乎奔波忙碌，無時或息，有時候我們輕輕用手指一按捺，則一個微小的生命，就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了，我們常常為它們感到渺小可憐，愚蠢可笑。殊不知自稱萬物之靈的人類，如果能跳出本身生活的範疇，處於廣漠的太空中，來體自己，則他一定會感到驚奇，驚奇人類的渺小，驚奇人類的無知，直與螞蟻並無分別。



紫金山天文台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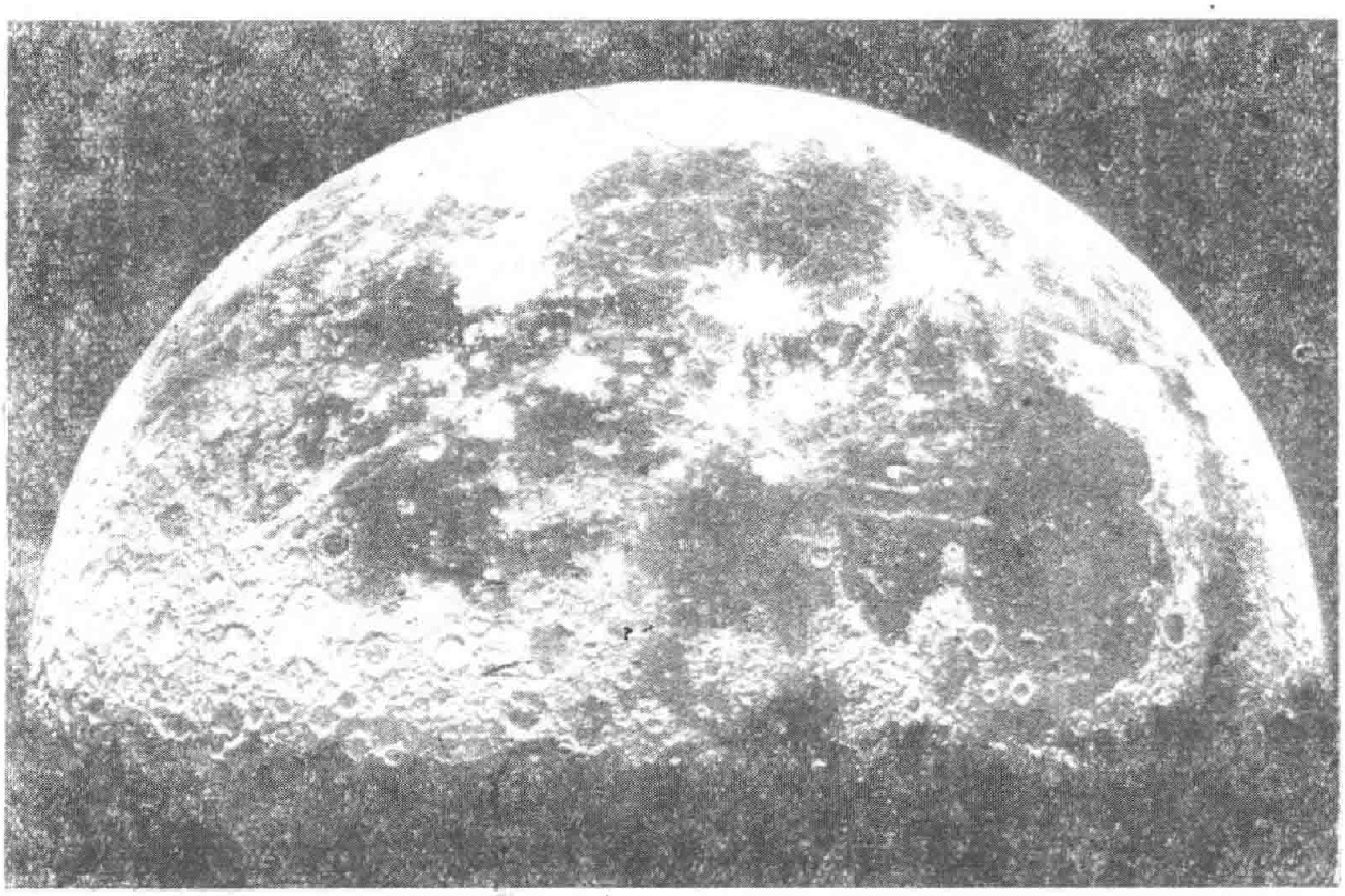
觀星象

波瀅

十二點鐘，同來的幾位金大女同學，為大家準備了夜點，於是在歡笑大嚼中打發了疲倦，大家的精神再度振作起來，有的圍着陳彪先生問東詢西，有的三五蝟集互相談笑，二十幾個青年人，不論起先是否認識，這時已經毫無拘束，把心靈交融在一起，而共同浸染在迷漫的夜色中了。直到時鐘將近二時，夜已深了，陳彪先生告訴大家，四點鐘再來看土星，於是大家離開觀測台休息去，記者却毫無睡意，乃約集四人，展開紙牌戲，是時萬籟俱寂，但聞隔室鼾聲起伏與分發紙牌之哆嗦聲相互唱和，時光在牌戲中飛快逝去，將近四時，又趕至觀測台上，看到土星(Soturn)土星是星球中最美麗的一個，球體之外繞有一環，為其他星球所沒有者，接着又看最明亮的恒星——天狼星，在望遠鏡中看去尤其光輝，宛如夜明鑽，燦爛奪目，美觀非凡。五時半，東方呈現魚肚白，我們也結束了看星的任務；又急急地步登紫金山第二峯去觀日出，這裏是天文台的升旗處，我們登高四望，但見東方一抹昏黃，為日出之徵兆，而在曙光中俯視大地，與昨夕燈火輝煌的情景，猶自不同，此時隱約看到山坡凹凸，阡陌縱橫，而南京城牆蜿蜒其中，江山如畫，陡增人們對於祖國山河之摯愛。

旋而太陽出來，一團火紅，煞是美觀，今暑記者在台灣阿里山時，亦曾登祝山觀日出，兩相比較，除了紫金山因為高度關係，未能看到泛映着金黃色陽光的雲海外，記者以為紫金山的日出是更美過祝山的日出的，因為祝山之東，恰為更高之玉山所遮蔽，故所看到的日出，已非最原始的景緻了。六時半，盥洗完畢，收起行裝，大家又匆匆踏上歸程，記者雖一夜未睡，却依然精神百倍，而在車上，環顧廿餘同伴，亦皆談笑風生，了無倦容，記者於此深深體覺到青春之火在燃燒，生命之流在躍動。大家都覺這番不虛此行，因為不但看到了平日難得一見的星球眞象，但且對於人生意義的領悟，亦復增益不少。

最後記者並將略述紫金山天文台的概況，以饗讀者，該台屬於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由張珏哲所長及國內著名氣象學家陳遵嬀先生所主持，張陳兩先生因公務較忙，故並不長駐台上，而陳彪先生與若干工作人員則經常在此工作，我們此番得其指示和協助甚多，在此敬致由衷的謝意。該台原有觀測台三座（請見附圖），其中最大一座，民國廿六年甫完成，即遇抗戰軍興，暴日入寇，乃自行破壞；而勝利迄今，未能修復，雖以物質條件之限制，但亦可見凡事之破壞易而建設難也。而另外一座較小之五寸鏡，今則移往昆明應用了，所以目前應用者，實只我們昨夕所觀測的一座八寸鏡耳。至於該台的經常工作，據陳彪先生告記者，目前尚在校核儀器，觀測黑斑，小行星，星雲，變星等，以後並望能觀測變星云。



望遠鏡中的月球眞貌

南遊鵝鑾鼻

徐蔭祥

台島是美麗的，四季常綠，風光旖旎，省都的台北，就有說不盡的許多遊覽區域，作者前曾為文記述了，全省中心為山地，四面臨濱海洋。台中的日月潭，台南的赤崁樓延平王古蹟，都是膾炙人口的，其餘各地都有美不勝收的風景，交通又很便利，隨時可以出外旅行的，作者最近就公務上的便利，從台北南行，經新竹台中嘉義高雄等處，順道一遊鵝鑾鼻。這是台島的極南尖端，那裏有着全省最大的燈塔，是航海者的眼睛，登上塔頂，可以西望藍海白雲，東覽太平洋浩蕩英姿，蔚然大觀。

近海的新竹市

南行的路徑，有公路，有鐵路，鐵路且分山路綫和海岸綫兩路，公路也較為取近於山道的。我們乘自已的汽車，所以是從公路走的。全省公路網很是發達，南行的幹綫，必需經過新竹台中彰化等縣市的。

從台北出發，過了台北大鐵橋，便算上了路，一路平坦，且是水門汀路面，和去基隆的完全一樣，這兒還是光復以後建造的，但可惜只築到桃園為止。一路上原野茂綠，秀色可餐。行十五公里，才到小小的山坡，再五里過了不算高的山頂，便又是大片的平原了。

四小時之後，到了新竹市。新竹市也和台北一樣，是沒有城圈兒的，東門新修的鼓樓，十足地顯出宮殿式的美麗，街道很整齊，柏油馬路也很寬闊，人口密度大不如台北市，所以顯得十分恬靜。由迎曦門(即東門)散步東郊，跨鐵路繞至中正公園，園已荒蕪，乏人管理，林木雜亂，花草不修，蹺蹺板鞦秋架之類，都已敗壞不堪，這樣一個民衆遊憩的好去處，不事整理，很是可惜。

驅車竹東，參觀化學工廠，後以時間的不許可，沒有來得及一遊素負盛名的獅頭山角板山等勝景。

新竹是一個近海的省屬市，離開海濱不太遠，因此許多走私的漁艇和機帆船，在沿海一帶，往來頻繁，平時看看他們在捉魚送客，而暗地裏在做着不法的事，比如偷運白糖糧食和樟腦等，我們也去視察過一番，但是一無所獲，祗見晨曦中的海是平靜的，蔚藍的海，蔚藍的天，海涯天角，已是無法判別是海還是天？祗有岸傍海的舌頭，帶着白沫在舔着沙灘。

路過一處，看到一個規範很大的機場，據說是日冠當年侵略我國和南進的空軍根據地，光復前為盟軍炸燬了，高聳着的飛機堡的鋼骨挺露着，附近的房舍也被炸壞了很多，似乎應該快些修復，以為我國國防之用。

壯麗的台中市

在這一條公路上，幾乎找不到公里牌和地區指示牌，未免使人摸不清那一條是幹線，那一條是岔道，我們這次在「頭分」地方弄得頭昏，支線很多，幾次駛入歧途，一路問詢到後龍鎮。

平原蒼翠，土阜赭紅，白鷺飛翔，閒牛對話，近白沙屯，略向山路，地勢趨高，遙見大海，粼波白沫，斷斷續續，畫出海陸的界線。過大甲，為車胎打氣，聽說這個台灣的特產，大甲蓆製造地點，離鎮還有些路，所以欲探訪一下帽蓆的老家，而為時間所未許，但見鎮上的店家，十九是賣帽蓆的。

公路通過的橋，大多是用水門汀建築的，以大甲大安等橋為最長，約在一公里以上，每每和鐵路橋平行着，點綴得風景生動，只是橋頭還鐫着「昭和×年×月造」等字樣，實在是遺憾的事，有望當局早把侵略者的形像澈底燬滅。



台中公園一角

下午三時，到達台中，但見街道整齊，建築高大，不亞於台北，因爲馬路較爲狹窄，反顯得更加莊麗。公園大門口的「鳥居」已經被拆去了，公園裏亭台樹閣，佈置得非常幽雅，池塘一灣，也有三潭印月的風姿，噴水泉居於中央，遊艇往來，歌聲處處，使人神往。

夜來，幾處夜市，不讓台北龍山寺風光，更深人闌，街頭「嗚嗚」的口笛，正和台灣其他各市一樣是那些幽靈似的盲者，在叫賣他的按摩手術。

我們曾赴埔里，道經日月潭，在涵碧樓過宿，並參觀鉅工發電廠和欣賞高山族的杵歌，已另爲文作記了；同時日月潭的美麗，水力發電的偉大，別人也多有報道，所以這裏省去一筆。

刼後的嘉義市

我們放棄了公路，改坐火車到嘉義，路過一頂很大的鐵橋，叫做濁水溪橋，鐵橋長至數公里，下臨深谷，溪水湍急，這時還是乾枯季節，溪底沙石透露，水流在沙石間劃成千百條小溝，時併時分，彷彿是煤水一樣，從高處看下去，像有許多黑蛇在絞，在奔跑。

嘉義市並不大，光復前遭受了盟軍大量的炸彈，破壞不堪，幾乎沒有一幢完整的房屋被保留下來，但光復後，幾年來修建工程的成就，表面上已大有可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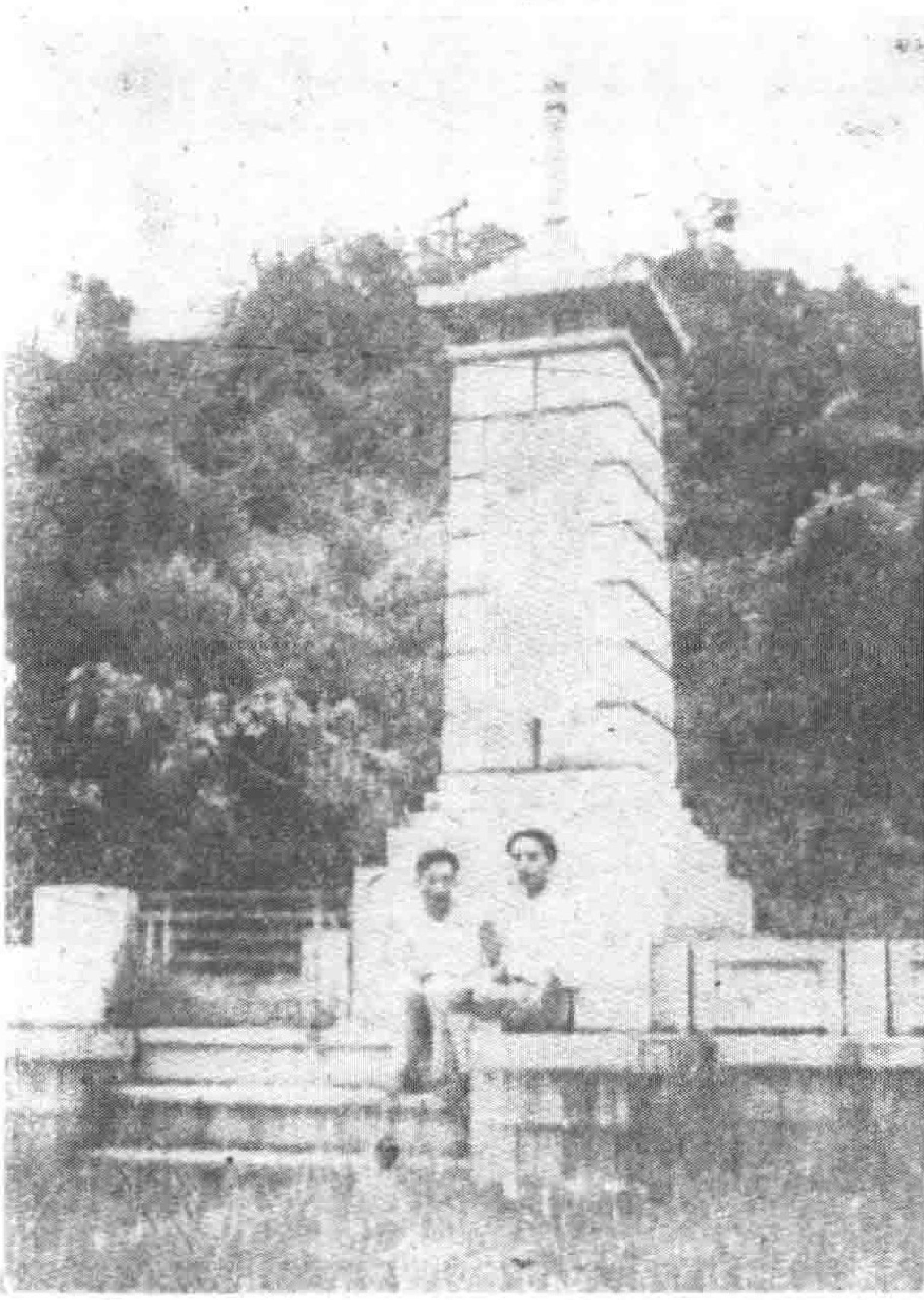
這裏離阿里山很近，有運木頭的爬山火車，雙日上山，單日下山，並且穿行了十幾個山洞，危險與偉大，老是結下很深的緣分。山上有幾千齡的紅檜樹，週圍要數十人合抱，人皆敬爲神木，年年祭供。和幾位從事樟腦製造的朋友，從這神木，談到台中深山裏的樟樹神木，據說樟腦樹的發見，還是近三百年的事，樟腦的發明，是一位姓洪的和一位白師匠，無意間燒着樟木，發見了滴下油質中產生了白色結晶，味香而易燃，便用了木桶蒸溜的土法烘製，直到日本人佔領了台灣，才用新法，設廠製造，終成了世界上的特產。

閩人吳鳳，是公務員的模範人物，他從蕃民通譯做到地方官，爲了破除殺人祭山的迷信，盡了最大的力量，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以精神來感化野人，這就是在嘉義市近阿里山麓埔莊社口演的故事，那兒現在已建有吳鳳祠，很受人民的頌敬。嘉義地方原爲諸羅縣，就因吳鳳就義的事聞於清康熙帝，帝「嘉」其「義」而改的名字。

海軍要塞的高雄市

從嘉義南行，五分鐘，便跨過北回歸綫，那裏有高大的石標，可以識別。這雖然除了一個標誌以外，看不到什麼奇跡的，但在我一生的旅行中，還是第一次遇着這樣個地球上地位的

壽山黃排長墓



高雄火車站前作者（中）和旅伴



指示，得着了無上欣幸的眼福。

不半天便到了高雄，這不能不讚許交通的便利，和火車的舒適。

從字的意義上設想，高雄的形勢是何等雄偉，這是多麼恰當！高雄車站是台省最具有巍峨的立體型建築物了。月台是那麼長，地道是用磁石簇壁的，還裝着霓虹燈。站前一大片草坪，可以極目遠眺，市區離得不算遠，可以坐公共汽車入市，市區也還整齊，可是陽溝污臭，太嫌不清潔，電燈欠全齊，所以過去有一位國內的水利專家鬧過淹死在陽溝裏的大笑話。

港灣大河，直通市心，中正大橋的是偉大建築，沿河散步，可以直達海港碼頭。人說高雄市內有原野，我說原野間建設起都市來了。

海港有大山為屏障，旗山壽山對峙為門戶，勢形天成，氣宇非凡，我們初遊其地，想探索壽山，到當年日本天皇來台駐足的壽山宮一遊，一時不得其門而入，於是過了陸橋，沿山麓公路前行，找到一條上山小徑，拾級而上，那知越走越不對，甚至於無草沒了石級，但我們鼓着勇氣，探樵路而上，果然穿出山坡，到達馬路，我們這時意識到還是上山的之字形汽車路，於是〃探小徑再上坡，經過了黃排長墓，憑吊一番，終於到達了由一個神社改成的忠烈祠。地點居高臨下，海港雄姿，一覽無遺。這時忽然跑來了一個軍人，對我們略略有所盤問，知道我們是新客，來此遊覽的，他很客氣地告訴我們，這是駐軍要塞，不可以隨便亂走，尤其不准照相，並承他的熱情，從另一條有石級的小路，送我們下山，免去許多被查詰等的麻煩，回頭卻慶幸這次的探樵徑登山，否則早被哨兵拒之大路柵外了。前去壽山宮，如無人引導，那禁地就無法上去遊覽。於是順馬路，步行到渡船處，因為天色濛沉下來，所以沒有去西子灣海濱浴場一遊，但見迎面水口，旗山壽山對峙如窄門，又彷彿一條龍被水劍斬斷的一樣，山巔砲台燈塔和壽山宮的房子，依稀可辯，海水滾出滾進，小划子艇往來，有些像黃浦灘頭的情景。海濱並有漁港，水產頗豐，只是港灣一帶，腥臭燻人，使人不耐久留。



香蕉樹果實壘壘

南部幹線上

台灣省南部的幹線，就是連接東西台灣的鐵路和公路，鐵路從高雄東行，到林邊站便是終點，以下從林邊南行，過楓港枋寮而至恒春，是從平原伸向海邊的一條公路；如果在楓港換車，便東跨山岩公路去台東。

台灣南部的植物，比北部益顯得熱帶情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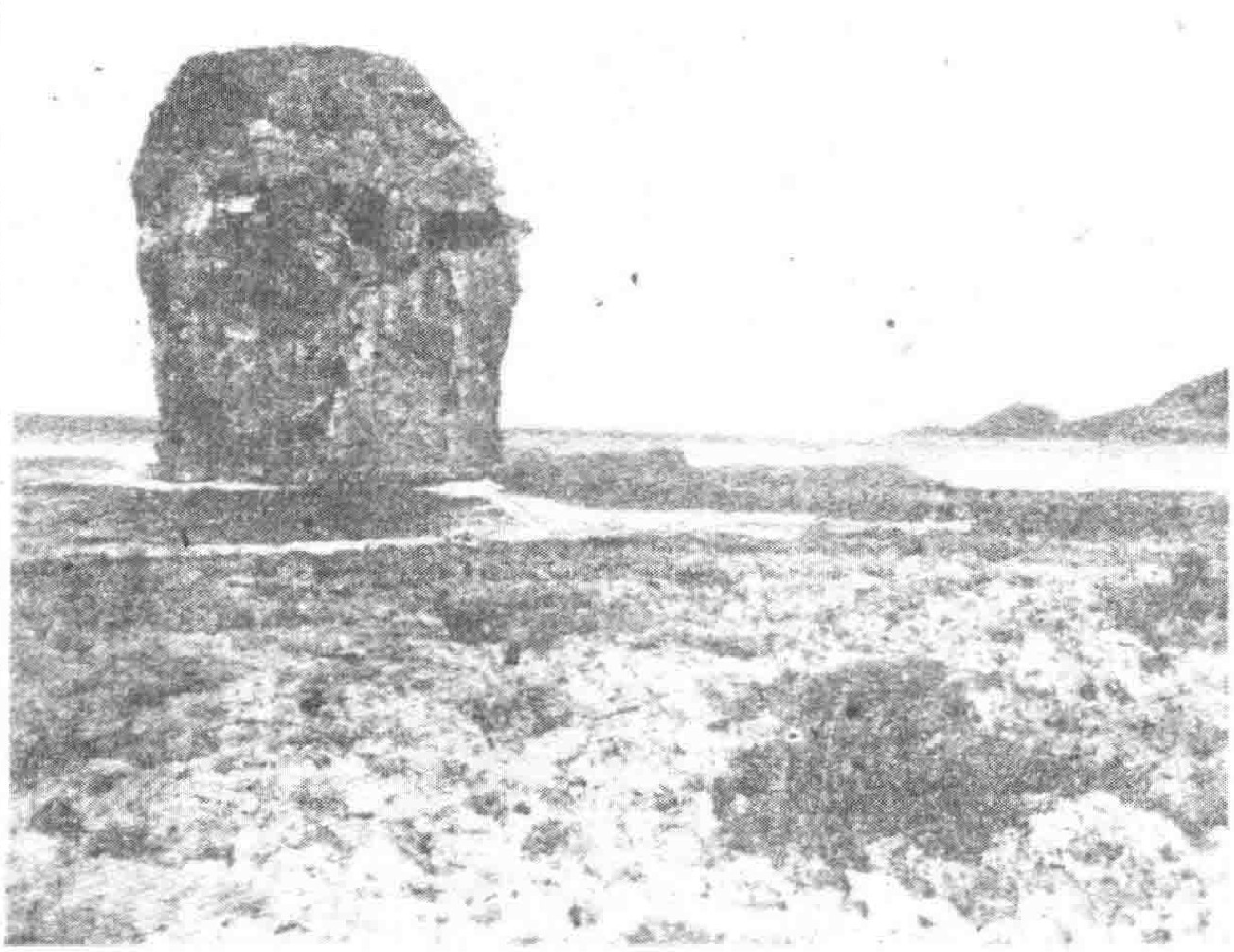
在遠東第一大鐵橋上，遠眺下淡水河上的公路橋，有如索帶。

成千百頃的蔗田，將是收穫時分，一年兩熟的稻穀，已是在二次插秧，山坡上香蕉樹的綠油油的大葉，隨風搖擺着，結上一串串的大香蕉，令人垂涎三尺哩，椰子檳榔樹，像撐天柱一樣，挺高幹體，在凝望蔚藍天空上一朵朵飛行的白雲，嬌陽弄着樹蔭，清風吹着哨曲，牛羊在草坪散步，白鷺在田間飛翔，這大自然的畫圖，在車廂外移動，每一個角度都是美麗的。

火車過鳳山九曲堂一帶，沿途都可以看到木瓜樹和鳳梨田。過九曲堂，跨上遠東第一大鐵橋，這是一座很偉大的跨在下淡水河的鐵路橋，計二十三墩，長約四百多公尺，鐵路便在這橋上鋪着雙軌。再河下流里許路，還有一條水泥公路橋，從火車上望去，像一條長帶似地牽在河上。

在林邊車站下車，正好接得上公路局的客車，過枋寮，曾下車訪老友顧段長觀恩，十年闊別，也無從說起，僅約台北再見。

公路雖不是柏油，水門汀鋪的，路面却不算壞，只須兩個鐘頭，便到達了恒春。



石帆船

鵝鑾鼻和四重溪

恒春是台省極南的一個縣份，是全省所僅有的磚石城牆的縣份，照理地處極南，該是氣候最熱了，但是因為這裏是在島葉的尖端上，東有洋風，西南有海風，所以夏天不熱，冬天不冷，四季和風氣溫，所以名之謂「恒春」，這裏一向是貧瘠，荒涼，而又是軍家必爭地帶，在戰時遭盟機轟炸最烈，房屋破壞將盡，景況實在凄慘，幸得善後救濟總署，來此南門外建設了「善濟新村」，砌了一百多幢房子，才解決了人民住的問題，那一排一排的中國式的房子，我們到了那裏，就像回到了江南故鄉一般。

鵝鑾鼻是台島極南端的一個岬角，也是雄視東南太平洋的尖端，在海洋地圖上看台灣，那兒彷彿是一個鵝嘴鼻頭那樣突出水面，東面是太平洋，西南便是大海，近海是東南和西南的重要孔道，且是鯨魚出沒的地方，捕鯨者可從附近的東港率隊架船，出海捕鯨的。

在鵝鑾鼻的高坡處，建起了全島最大的燈塔，這是清朝末年所建，它閃耀着百多海哩的光芒，指引着往來的船艘，但是它在戰時被盟機燬了，還未修復，上面三錂鏡面玻璃，已被紛紛來此的遊客們絡續拆散了，帶去做紀念品了。去年八月海關從上海帶來了一座小型燈台，配置上去，但只能得到每四秒鐘一次的閃耀和十四海哩的光度。一個方石碑上鐫着很大的「鵝鑾鼻」三字，站在路口，似乎有些凄涼。

從恒春到鵝鑾鼻，有專門迎送的遊覽汽車，每天往返三數次，這一路上，我們發見了許多原始森林，由於自然生長，發育得有些畸形，有些像「泰山」影片裏的鏡頭，其間想必蛇蝎豺狼很多。走了一段森林道路，駛近海邊，沿着海岸行駛，發見了海的可愛，沙灘上怪石嵯峨，海的舌頭在不停地舔着，發生了灰白的泡沫，時不時的吞吐着海灘和岩石，飛濺起有聲有色的浪花，彷彿大地在盪漾，——大島像一隻船那樣在海洋中盪漾。是啦，一忽兒經過一個地方，看到一塊大獅似的岩石，豎立在海中，離岸約有三四丈遠，真像一張船的帆，那就是遠近揚名的「船帆石」，同時也以此名該處地名和汽車的招呼站名。

一路行到鵝鑾鼻，我們的身體像是入了電影，入了圖畫；我們的心情，却像入了故事。

在鵝鑾鼻的燈塔上，西望大海，蔚藍一片，波浪掀起，灰紫變化莫測；東看太平洋，滾滾翻翻，氣勢洶湧。

我們回到恒春，因為吃住都不安適，所以仍坐遊覽車直往四重溪，這是台島最南的一個溫泉，在恒春西十四公里的山麓，地處偏僻，很少

有遊人去，傳說是使人不能不去宿一夜，不過聞名不如見面，飲食既貴且不佳，只是樸質六方，幽邃天成，可稱爲世外桃源。

我們在恒春吃到的香蕉很小，最多也不過手指那般長，氣香而味甜。街頭人民多嚼檳榔子，專門放在前齒和唇間大嚼，嚼得嘴唇紅裏泛黑，牙齒也黑得像鴉片鬼，望之作嘔，但台南一帶人民嗜之有癮，邊嚼邊談，意態自若。到了四重溪，夜來看到天花板上壁虎（俗稱四脚蛇）很多，往來撲食小蟲，體灰白而帶紅色，咋咋有聲，據說這東西在台灣也分南北派，台中以北背略黑，不能發音，台中以南則能咋咋其聲，後來遍問各地朋友，都給我們一樣的回答。

四重溪附近有琉球人墓，傳說是明末淸初時有琉球人航海到那裏，船壞了，誤入深山，被土人殺死殆盡，日本人就借此發兵進犯，大施屠殺，建墓紀念的地方，要有熟人嚮導，步行二十華里，才可在山坳中找到，這個荒坆，也正見到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到處在曝露着。

十四個山洞一氣呵成

順着原路歸來，到高雄住宿一夜，然後乘南北幹線的火車北返。我們在彰化沒有換車，所以取道山內線。車過豐原，已入了深山，以北隧道很多，接二連三的來臨了，第一個隧道，經三分鐘才通過，過後里站後又經半分鐘穿過一個隧道，過大安站一連就是六個，車廂裏一股滾滾然的煤氣，剛進山洞，旅客們就紛紛關窗；驟見天光，就開窗，手過未停，火車又進了山洞，大家急急忙忙的閉窗，如是者六次，弄得大家忙個不休，用手帕或毛巾掩好口鼻，還是鼻孔發黑，齒間咬到沙子，火車一面在上山坡，一直到了海拔一千二百餘公尺的高山車站，站名「十六分」，過此後便在下坡道上經過一個二十秒鐘的小山洞，再在山麓上繞了一個S形曲軌，才到三叉站，以下一直到香山的幾個站之間，還有五個隧道，這一段鐵路工程的艱鉅，於此可見了。

回到台北市，已是萬家燈火了。

具有八十年悠久歷史



獅頭山記游

盛成

山在台灣新竹縣之竹南站，東十八公里二，爲鹿場大山之一脈。中貫一溪，名中港溪，由竹南出海。登山之柏油公路，平坦異常，沿溪溯流而上，至獅山與象山之間，名九曲溪，至南庄，稱南庄河，其源又稱大東河。獅象二山，隔水東西相對，車自竹南站到山口，約一小時。經頭分，斗換坪，珊珠湖，三灣，諸地，下車即拾級而登，有石幢二。上書「曹洞宗獅頭山勸化堂開善寺」 約十分鐘即至「同登佛境」，爲開善寺住持僧中華茂峯所書，旁列獅頭。由此再上坡登階，至一小橋，名淸境橋。沿途佳木葱蘢，藤蘿掩映，下則爲溪流翠谷。再上爲紫陽門，住輔天宮，中奉關帝及聖母。再前爲勸化堂，爲全山最大之寺院，中有信士男女僧尼共五六十人。相傳某年六月十九日當白雪輝映於羣峯之上，朵雲晝間偷渡之頃，忽聞一聲轟然巨響，一道白氣，冲天而出，放射燦爛之金光，次第凝成如獅頭之形狀。狩獵之番人及耕田之農夫等，仰觀此一奇景，相互呼號，且徐向鹿場大山行進，發現山中有金精銀怪，藏沒其間。於是世人遂呼獅頭山爲靈山云。至一八九八年，戊戌，（光緒二十四年明治三十年）粵人黃炳三聞獅頭山爲靈山，因入山而發現大巖窟，遂結草庵居焉。求道三昧，是爲勸化堂之嚆矢。壬寅年（一九〇二，光緒二十八年）炳三與富農黃開朗，陳秀蘭，林孝雲等，始建立勸化堂，由黃任住持。丙午（一九〇六，光緒三十二年）繼續增建廟舍。乙卯（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乃利用天然大巖窟，建立大殿，規模宏偉，雕刻精美而華麗。丁巳（一九一七年）增建輔天宮，同年又建靈塔，高達七十二尺。辛酉竣工，歷時四載，中藏信徒靈骨萬餘具。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塔爲大地震所崩毀。由勸化堂前行，拾級再上，約五分鐘，至開善寺。寺草創於戊午（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落成於甲戌（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殿宇覆蔽巖窟，金碧輝煌，不愧有西天之稱。（本地人稱勸化堂之上層爲天堂，下層信徒之居室爲地獄，稱坐落西方之開善寺爲西天。）余等居此。翌晨賦詩云：

寺臥峯腰水九灣，蟬驚花醒燕眠還；晨鐘烟起香齋喚，飯後扶筇再飽山。

道童引余等過舍利洞登山，道徑一大巖下，壁上刻有題詠，且有甲子年（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圓瑛所題「即心是佛」四大字。台灣名勝指南上有凌雲洞，不知是否？再登石階千餘級，至望月亭，瓦上紫草叢生，時細雨綿綿，無月可望。再上至絕頂，所謂「獅峯遠望」。前行至獅崖洞，名元通寺。又是一座巖窟之莊嚴寶刹。有僧衆六十人，僧多尼少。客堂懸有開山祖師畫像。有昭和甲戌（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妙禪題之像詞云：「淨源，福建詔安人，移寓台灣大溪，即我龍華派邱公普捷太空也。爲獅頭山開基之始祖也。自乙未（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案即馬關條約簽字之年）開闢獅崖洞，設立龍華闡教。……乃本山第一代老大先師。生癸丑（一八五三年淸咸豐三年）之秋，中年依佛，

六〇—四一四

往年出家，六一（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年癸丑）求戒，禮鼓山（福州）大方丈古月老祖爲師，法臘六有九秋，圓寂於辛酉（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冬月。」又懸有五十周年紀念照像一幀，上書爲「昭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是一九四三年，民國三十二年，此寺至今已有五十五年之歷史，較之僅五十年之勸化堂尙多五載。此寺據現任住持如淨云：爲臨濟宗，而勸化堂與開善寺則爲曹洞宗。臨濟宗抑在日佔時期，由祖國之鼓山古月禪師傳來島上歟？但據巨贊法師云，鼓山亦曹洞宗也，島上之曹洞宗則由日本大本山傳來耳。詩云：

披山通道仰高僧，樹裏雲間最上層；獅吼崖留中土寺，光明五十五年鐙。

由獅巖洞，須時二十分至萬佛庵，再二十分鐘至水簾洞。過一嶺即至海會庵，爲尼刹，非常淸淨，可以消夏，遠望新竹平原，由茲峯盡處之缺口露出，海岸汪洋，故稱海會，賦詩云：

海盡青峯一一來，偶然寸缺竹城開；午經尼唱花充谷，靜看山情佛若獃。

由此前行，過聖道巖，舊有藥師庵，只見殘垣而已。佛窟已封閉，崖上留有「天然古洞」四大字。再前行，至靈霞洞，遇少年僧法名會信，極具慧根，僅二十二歲。復下坡行，山谷中有金剛寺遺迹，已二十五年無人問津。方其盛時，曾住僧尼五六十人云。過一字亭，再前則爲萬佛尼庵，在此午餐，以筍爲湯，極鮮美。住持黃達淸，往中壢圓通寺，該寺之住持妙果，即其師也，壁上懸有妙果題偈多首。詩云：

篁孫虀沁遠人涎，萬佛難忘一飯緣；瓜果供盤般若饌，山泉解意自天然。

雨止日出，揮汗前行；由此峯回路轉，過嶺渡溪，佳金剛橋，有亭，右行上坡下坡，忽然見一竹扉，知抵水簾洞矣。

步步行同百曲灣，磴梯上下足難閒；水簾何在人迷路，洞裏金剛苦守山。

至則獅崖洞老住持如淨法師在此，出角黍甚佳。洞有聯云：「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淸淨身」。崖內有丈六大佛三尊及十八羅漢，更有竹樓爲日人戰時所築，備藏「御敕」，而投降未果。崖前綠竹漪，泉滴如雨簾，詩云：

蒼茫滴翠谷藏匡，水出山吟佛入懷；一線光明留究竟，鹿場蓄窟破芒鞋。

水簾洞，位在竹南與竹東之界上，梵音爲寺名，建立有五十多年，爲苦行修持之所，由此至下山之山口，爲一公里又六百公尺。余以一絕作此行之結語，句云：

名山有洞好深藏，漫覺菩提亦道場；空谷溪聲何日住？石頭路滑笑天狂。

同遊者，杭州靈隱寺僧巨贊，賀縣蘇漢鈞字一平，時民國三十七年，歲次戊子，陽歷七月十一日至十三日，盛成謹記。

東湖誰信更清幽

史天行

杭州有西湖，名聞世界，實則西湖雖好，已含有人工美，求其天然美的，要算我們甯波的東湖了。

東湖一名東錢湖，猶如西湖之稱爲西子湖，其湖面積很廣，約比西湖大五倍，兩岸相距約八十里，容納七十二條溪水波流浸灌，看去一片汪洋，和海相似；湖上萬山迴合，古蹟風景都不比杭州西湖以下。明人袁菊寒游是湖後，曾做了這樣的一首詩：『儘說西湖足勝遊，東湖誰信更清幽，一百五日客舟過，七十二溪春水流，白鳥影邊霞嶼寺，翠微深處月波樓，天然景物誰能狀？千古詩人咏不休。』我們讀了這詩，可知前人也如何推崇東湖啊！

東湖在甯波的東鄉，距城有三十里，假如從上海起程的話，先乘輪到了甯波，再雇車到新河頭乘去莫枝堰小輪船，不到二小時便可到了。

每當春秋佳日，我認爲遊東湖是最適宜不過的。可惜上海人只知道遊杭州西湖，對於甯波的東湖似很生疏。筆者於月前回里，特地去重遊一次，看一路青山含笑，喜不自禁，對着這個東湖，好如見到一位久未見面的老友，其一種愉快情形，眞非筆墨所能形容哩！

陶公山

遊東湖的，第一就忘不了陶公山。山在東湖西面，相傳是陶朱公隱居的所在。陶朱公是范蠡的別號，這是許多人所熟知的，當時據說他因不得意於越王，就同着西施逃出來，隱居東湖一個山麓下，（即今之陶公山。）過着逍遙神仙似的生活。靠近陶公山有陶公釣磯，是陶公釣魚的地方。在宋朝寶慶初年的時候，鄞縣縣令胡渠建了烟波館和天鏡亭在這釣磯的上面，今則年代久遠，遺跡湮沒，不知淪爲誰家的屋基了！陶公山的居民，約有四千多戶，曹姓和忻姓，均蔚爲大族，前面有縣立陶公山中心小學，規模頗大，校門外隙地一方，種滿桃柳，風帆沙鳥，出沒可數，此地居民業漁居多數，生活並不憂慮，記得宋人李杲堂有竹枝詞云：『此地陶公有釣磯，湖山漠漠鶯羣飛，漁翁網得鮮鱗去，不管人間吳越非。』可稱寫實之作。

從史家灣，走上陶公山的山巔，山高數百尺，並無高大的樹木，我坐在一塊大石上，從衣袋裏取出望遠鏡，望着湖山的四圍，祇見：烟，霞，二嶼，和柳汀，珠，菊諸島，遠近低浮，二靈古塔，拔地如筍，還有那蜈蚣山色，獻奇於前，南邊螺嶼半島，突入湖中，百步尖諸峯，翠鑽雲際，東北青雷飛鳳諸山，或起或伏，低浮如帶，山的四圍，滿植翠柏蒼松，微風過處，松濤澎湃，有說不盡的雄偉奇觀！

喬蔭山莊•隱學名山

螺嶼的南面，有山一座叫郭家峙。旁有喬蔭山莊，規模雄偉，莊門對着韓嶺諸峯，嵐影波光，映入窗檻，風景更覺美觀。莊裏懸有匾額一方，係康南海所書，左邊石壁上，刻有碑記，是莊光雲先生所做的，現在這篇文字已收進「新古文辭類纂」裏了。

喬蔭山莊的右面，不數百步便是祇園寺。這寺從前叫做泉月寺，經過智圓和尚重修而改祇園。這地方傍山面湖，景色清幽。寺後叢篁蔽天，可以避暑，隱學山在它的右邊，山下有一古寺，額上題有「隱學名山」四字。此寺歷史很久，據說是周朝徐偃王讀書的地方。裏面有一放生池，是唐朝時寺裏和尚開鑿的，清水一泓，現在已變爲澡池了。靠近隱學山的左邊，有明代戶部尚書余文敏公的墓，墓傍插着高高的石筍，墓後埋着深深的斷碣，前面的石人，石馬，有的立着，有的臥着，使人看了，發生無限的感慨！

史衞王墳

出隱學山，泛舟東行，約半小時，到了鳳山，捨船登陸，越上慈雲嶺，回望石徑蜿蜒，高掛翠微，好似素絲纏着青螺一般。嶺下有一古墓，墓傍有幾枝石筍，都有一丈多高，已剝蝕得不像樣子了。這所古墓裏面埋葬着的，就是宋丞相封作衞王的史彌遠。據父老傳說，史彌遠在宋朝很有權勢，雖免得罪了許多人，恐怕死後給人翻尸弄骨，所以在沿湖共造了七十二個的墳，至於眞的王墳，就在這裏。和我同去的一位族人（也是姓史的）對我說：『當初我們史氏很盛，有句俗話是：一門三宰相，四世兩封王，所以史王墳造得非常講究，你看：這兩邊排列的不是翁仲，石馬，石羊嗎？前後左右，不是高可參天，大可數十抱的蒼松翠柏嗎？可知當時建築的規模，是何等雄偉呢！可惜目前史氏子孫，不十分興旺，所以翁仲，石獸，如今已東倒西歪，祇有幾樹蒼松，掩映於夕陽溪流了。』我聽了族人的話以後，逗起無限感慨。

出了衞王墓門，逶迤東行，不數百步，就到了大慈寺，寺爲宋朝紹興二十年所建，嘉定十三年，丞相史衞王改爲功德寺。額上有「盡忠報國」四字，係嘉定皇帝親手所書。前面有萬功池和七級浮屠，祇因年深月久，經過了許多塵刼，所有古蹟，皆殘廢了，所有池水，也乾涸了，賸有寶塔梵宮，相峙於夕陽曉嵐間。

由大慈寺越過一條山嶺，便是橫街。山中人家，數十成鄰，籬舍縱橫，雞犬相聞，彷彿如世外桃源，走到村前，便聽到水聲潺潺，抬起頭來，祇見數十尺高的珠瀑，從山巔下垂，激石成聲，溪流一曲，環繞着村前，溪上積石如星，大者似鼓；小者似卵，臨流濯足，白沫濺頤，幾疑置身於滄溟深處哩！

月波寺•五柳山莊

在湖的東面，月波山和揺鼓山的中間，有一所寺院，叫做月波寺，寺前有石柱二株，柱上題着：『大湖流日月，深谷駐乾坤。』苔蘚斑駁，字跡已模糊了。寺的西邊，有一間小屋，塑着余敏公遺像，上面掛着一塊匾額，寫着「名山洞府」四字。考此寺係宋代王浩所建，他當時在這個地方，壘石成巖，建造寶陀洞天。到了明朝洪武十五年，才出名爲月波寺。後來戶部尚書余敏公也建了一座五柳山莊，在這地方碑坊上面的「名山洞府」四字，是神宗皇帝親手所寫。至清代康熙十年，余文敏公死了，後人就在這個地方，建了一座祠堂，叫做余相祠堂，只因年代已久，樓閣廢爲坵墟；要想找尋五柳山莊的遺蹟，已不可復得了。

遊湖足足要三天，恐怕仍有許多地方是不能遍歷。

青海之戀

何正璜

洞庭的風帆，常縈夢寐；太湖鄱陽之盛，也常涉懷想。以爲國內湖泊，此爲觀止。不料騎行來青海省東部，穫見大湖青海後，方歎以前所見所思之寡陋。

海以「青」名，眞是確切不移。不知是誰他取下這漂亮的名字，他一定在湖邊徜徉了很久很久，才觸動靈感而洗練出這兩個字來。從「青海」兩字字面上，我們即可以看到一片清碧冷豔的波濤。我今天才認識了青色竟是如此的美麗，它冷而不酷，豔而不妖，安詳明媚，沉肅蒼莽，青海具有青色的一切象徵，實無負於令名。在它青色的呼吸中，使人忘記了一切其他的色調。在它青春的呼喚裏，更使人充沛了生命力，而忘記了人間將有的衰老歲月！

青海從來很少被詠入文人的詩句，也很少被描入畫家的畫圖，更不屑於載負任何商賈的帆檣，（它是世界上惟一未經舟揖侵擾過的聖水），只是如此美麗而孤僻的，遠處在邊城，以一疊疊的藍波，一排排的白浪，鏗鏘而謙遜的，敲拍着柴達木盆地的邊緣，而演奏出天地間最豪邁最安恬的樂曲。

我們從西寗來，三日的駝程，來到了日月山下。爲了已錯過祭海的佳期，從山麓到海邊是意外的冷靜。山麓下莽莽草原上，稀疏的錯落有幾個蒙古包。雪球似的羊羣，從綠色的遠處，成千累萬的滾湧近來。紅衣的牧女，躺睡在包外纒邊。遠遠有一聲聲繼續高亢的熱情牧歌，隨着黃昏的駝鈴吹送過來，吹怔了我們聽慣爵士音樂的俗耳，吹破了草原大地的寂寞，也吹醒了紅衣牧女的清夢。鈴聲越搖越近，歌聲愈唱愈高，西藏型的牧人由地平線上漸漸出現，紅衣牧女也慢慢欠身站了起來。

繞過日月山，一直走到黃昏，才得達到海濱，借住於一灰白色的蒙古包中，蒙古包撑紮在湖濱較高處，主人是稍通漢語的藏人。殷勤的迎接我們寄宿並爲備晚餐。包內設備簡潔而完備，一盞小酥油燈照着小佛龕，光線從包的圓頂中傾瀉下來。主婦在門外搗乳使成酥酪，主人則在包內爲我們煮塼茶，烤羊脯。獸糞的火光，烘得我們臉上都染上比青春還鮮豔的紅潤，我們對這毯做的房屋和多辮的主婦，對這澄藍如雨後晴空的大湖及那長年積雪不知名的原始銀嶺，無一不覺得驚訝與新鮮。但不知爲何，各人皆沉爭緘默，因此包外風掠草原，浪拍沙岸的聲音，均清晰可聞。

晚餐後，閑立門外，四顧蒼茫，夕陽的光輝，由十多里外一個蒙古包一個蒙古包的反射過來。這裏的風聲，似乎夾有一種神祕的韻律。遙望日月山已成深藍，牧笛駝鈴亦均消失，我們已投於游牧時代的曠寂中了！此時，忽然想到漢唐時代和番的公主們，青海的浪濤，當尙能記憶她們細碎的環珮，輕微的歎息，以及淒清的琵琶，今我遠來海濱，乃是一個後[illegible]的旅人，雖不能了解那些帝女們的哀怨，卻也驀地感到無端的悵惘！

青海是全國的第一大鹹水湖，海拔三千八百餘公尺，幾乎高過泰山一倍。所以雖是水濱，不是山頂，卻大有高處不勝寒之感，古稱西海，鮮水，卑禾羌海，到隋代才有青海今名。蒙古人稱它爲庫克卓爾，西藏人稱它爲錯溫保，遠古時海面極廣，北魏時周有千餘里，唐時亦尙有八百餘里，今則僅有五百五十里，面積共八千五百方里，碧波浩瀚，極目無際，其氣勢之沉雄，神采之英朗，實非東南諸湖所可比擬。直使畫家爲之擱筆，歌者爲之罷唱！

夜色沉沉了，一輪明月從地平線後冉冉升起，我離了蒙古包和伴侶們，拖着孤另的影子，走向湖濱，乳酒熱燒着我的心，亟想一吹海風，以解酒薰。

此時，明月在天，海潮如嘯，雖然只是秋初天氣，海邊已寒風瑟瑟，反而感到薄涼。我加披了一件深紅色的外衣。帶着微醉，獨自在海濱迎風小立，月光冰冷的淋滿了我的全身，海水在咫尺前的月光下沉雄而燦爛的起伏着聲響，那聲響不同於劍閣的夜雨，不同於三峽的湍流，而另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壯蒼涼！我不自覺反復的誦念着「滄海月明珠有淚」之句，多少早已生了蘚苔的紅塵舊事，寵辱愛憎，竟驀地一齊湧上心來！我能忍受太華嵩嶽極峯上的蒼茫，我無動於楊柳岸桃花湖輕波漣漪的淒惻，而在這磅礡萬頃，魚鳥並絕的青海之湄，卻不能不認識自己畢竟還是太脆弱了！

湖中有數小島，最大者俗名海心山，據說峯巒純白，上有小寺，每年冬季湖面凍結時，番僧踏冰上岸，出取一年之粮，除此即與人世長隔。我眞希望能一唔此永年獨自在孤島中以誦經爲生活的僧人，他一定不會像魯濱遜在荒島上的着意經營，也一定不會像拿破崙在荒島上的惶惶圖遁，他一定是極安心而甘心的，自己默默的走出海來，再自已又悄悄的走回海中去。我不能想像這白浪滔天的海水，在冰結時是何種景象，一如不能想像那位殉道者的僧侶在出海入海時是如何寂寞的心情，海水是鹹的，海浪是起伏的，但是那僧人的心情，竟是如此驚人的恬淡和寧靜！今夕，月色如銀，海浪如纖，想來他一定正在長跪誦經，月光照着經卷，濤聲配着鐘聲，物我與忘，色相並空，那裏應當已經不再是「人間」了！我撫着由人間帶來的創傷，在這昇華的聖潔情緒裏，默默的使自己盡量遺忘那些退了色的恩怨。肅立湖濱，極目西望，竟能稍一領略梵界的清音。而事實上，不惟海面遼闊，鐘聲是絕無一聞的可能，即海心山，亦因遠在二百里外，已爲視線所不及。但一片波濤洶湧，冷月高懸，虛無飄渺，煙霧迷漫而已！

記大若巖

陳繼嚴

浙東多佳山水，天台，雁蕩，夙已馳名天下，大若巖亦爲浙東有數名勝，自漢以來，著聞於世，惟以僻處山鄉，游踪罕到，不若諸山之藉藉。三十三年秋，倭寇第三次進佔永嘉縣城，邑耆劉貞晦先生以避寇入山，往遊其地，獲見僧蓮舟志，是年冬，爲撰新志。稿成後又三年，由筆者爲之付梓問世，大若之名，乃漸爲世所習知。爰撰此記，俾國內探幽選勝之士，知所問津焉。

大若巖在永嘉碧蓮區水雲村，南距縣城約一百十里，梁陶弘景嘗於此修集眞誥，又名眞誥巖，現稱陶公洞。洞狀卷螺，呀立千尺，深窈虛廓，比雁蕩北斗洞尤爲奇勝，道書所謂天下第十二福地也。洞中光線極佳，元虞集有記云：「石環中虛，容光東啓，居者如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闇險絕，必旁行仄入，莫窮其所，至籌火捫索，乃頗有見以爲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劉貞晦先生新志第三篇志洞中亦云：「人在洞中，如臨高堂大廈，雖向深就僻，可披讀蠅頭細字之書。」蓋均記實也。宋宣和間曾於洞中建廣福靈眞宮，淳祐間繼建望仙樓，均已久毀。現存佛殿僧房客舍，大都建於清代，民國以來，歷有增修，粗可爲遊人駐足之所。洞底偏南有望仙臺，上建神龕，祀北宋名臣胡公子正，俗稱胡公大帝，香火極盛。龕右洞壁下有水一窪，稱爲赤水井，終日汲取，無虞乾涸。龕左石梯下處有石床，傳爲唐小康禪師禮楞嚴法華二經之處。洞外有登仙石，凌空高矗，適當寺門，最具壯觀。溪流如帶，環繞寺前，碧波淪漣，游魚出沒。對岸則高崖削壁，高拔雲表，鳥飛不下，幾難仰視。長夏到此，憑巖踞坐，聽水聽松，心神曠逸，恍如置身仙境。自洞前緣溪南行，更有蟾蜍石，龍頭洞，猛虎巖，水仙洞，玉峯洞諸勝。

水仙洞境極清幽，特爲劉貞晦先生所賞，劉志有云：「此洞雖小，顧絕可愛。他日岸其溪涯灘地，壤而樹之，洞口蒼崖壁立，香草自生，淺瀨多種水仙，可藕之處，使有紅衣翠蓋，亭亭乎其際，置小舟一二，以便游人，輕蕩短檝，翛然往還，花晨月夕，彷彿有凌波羅襪，仙乎其來，天風動水，如聞珊珊環珮之聲，其爲幽雋，何可勝言。」讀之令人悠然神往，有橫渡洛川之感。

玉峯洞在玉峯山下，北距水仙洞僅百餘武，洞較水仙洞大，而小於陶公洞。洞口建有婁公廟，蓮舟舊志載農人婁九郎，因助橫陽周凱射蛟治水，身化洪水中，顯應爲神云。水雲村昔稱婁村，婁姓人嘗聚族居之，婁九郎必因生前治水，著有偉績，遺愛在民，故得廟祀勿衰。廟前昔有月池，今已埋沒，惟見蒼松翠柏，環立於荒榛蔓草之中。

十二峯在陶公洞北高齊谷中。自谷口入不半里，溪旁有孤峯矗起，高四五丈許，形如昂頭之龜，曰朝天龜，極肖。山盤水折，再行二三里，則上下二漈及十二峯，均歷歷在目。春夏多雨，山洪暴漲，二漈懸空，宛似白龍飛舞，銀河倒注，劉志以下漈比雁蕩之小龍湫，上漈比雁蕩之三折瀑，勝概可以想見。十二峯皆以形狀得名，曰天柱，寶冠、卓筆、蓮花、展旂、石碑、香爐、石筍、犀角、仙掌、橫琴、童子是也。層巒疊巘，聳立雲中，鬼斧神斤，嘆爲奇絕。左近山隈舊有妙高庵，淸隱亭，燃藜閣諸建築，今皆圮廢不復見。

大若之游，一日可了。遊人自永嘉東門搭乘小輪，溯楠溪北駛，約三小時半，抵達沙頭，計程七十里。於此捨舟登陸，北行經渠口，小若口，水雲村以達大若巖，約四十里，步行須四小時，不善於行者，可雇肩輿代步。如自沙頭搭乘小舟，循溪北進，以逆水行舟，又多淺灘，需時一日，始可抵達。



水仙洞

復興中之荷蘭



亞爾卡麥城中，仍到處可見十七世紀之精美建築物，此城以一五七三年抵禦西班牙軍之圍攻，而垂青於荷蘭歷史。圖爲城中著名之乳酪市場。

羅德達姆廣泛之建築計劃中，包括特殊劃出之住宅區，其中多數新屋均作現代化樣式。



萊茵河畔之烏脫剌，爲荷蘭古城之一，在商業上具有特殊重要性。



圖中之圓球，爲亞爾卡麥城乳酪市場中之著名產品，外形分紅黃二色。



阿姆斯脫達姆爲荷蘭大都市之一，街道之上，充滿新生氣象，網絡狀之運河，水流暢通，益增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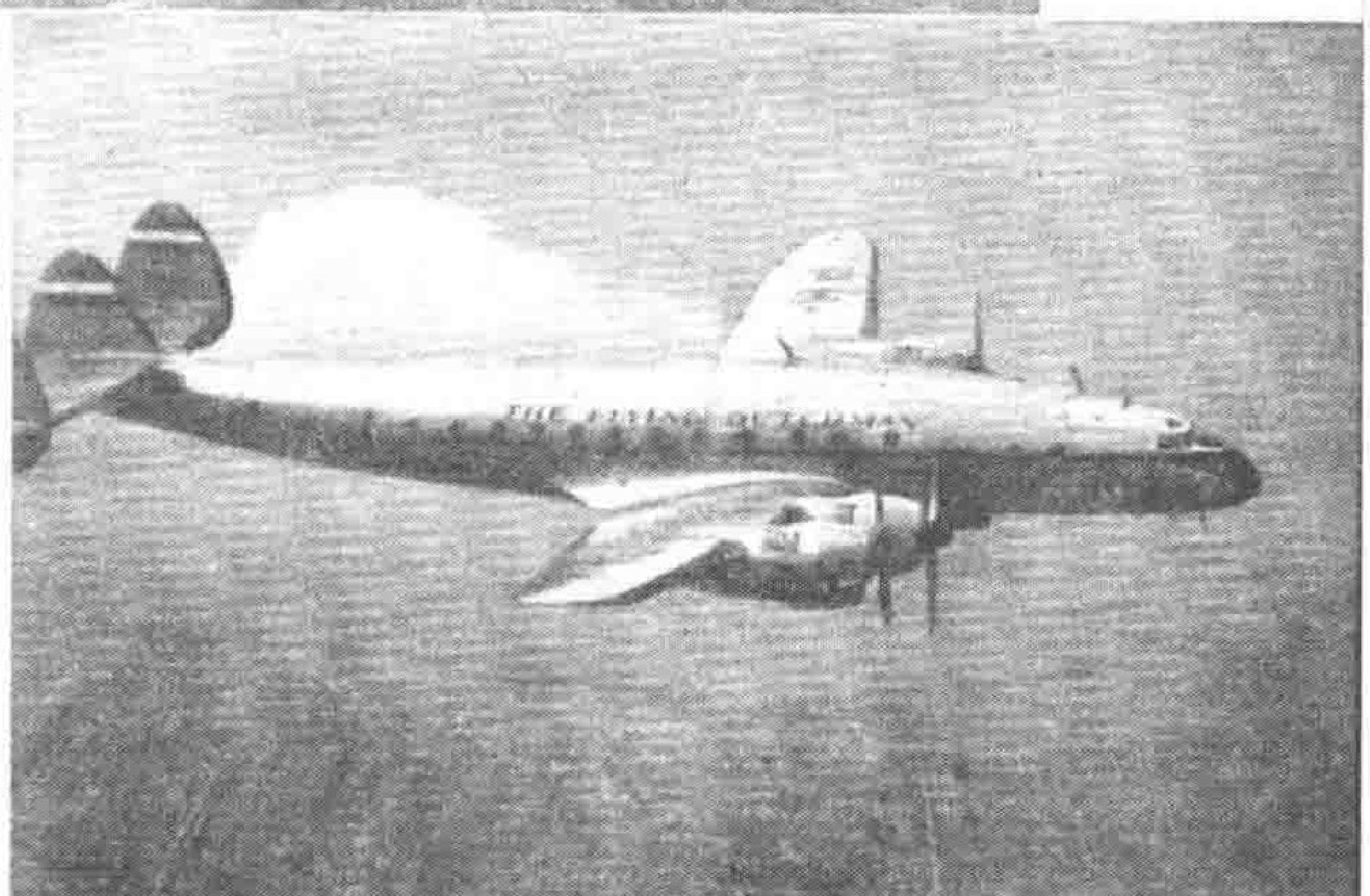


荷蘭皇家航空公司

星王號雄姿



自空中瞭望斯乞福爾飛機場。戰爭期中此機場曾遭德人全部毀壞，經修理後空航交通卽行恢復。圖中可見正在建築中之另一航空站。



巨型「星王號」飛機航行於荷境圩田之上空。荷蘭皇家航空公司擁有此種式樣之巨型機六架。L—四九式可載客四十三人，每小時速度爲四百二十公哩。



荷蘭皇家航空公司航機上服務之女侍應生，總數有八十人，無不體態活潑，樂於服務。



巨型機中膳食設備甚爲週到，在寬暢之餐室中用膳，環境優美，殊爲愉快。



各航機之女侍生，忠職務、料乘客無微不。乘客空航行有賓至歸之樂

橫渡歐亞飛行記

朱　偰

一　自上海起飛

三十七年八月，余奉命出席日內瓦國際貿易關稅會議。二十三日午夜，乘泛美航空公司飛剪號飛機，自上海龍華機場起飛。時夜雨初霽，輕雲掩映，俯視上海，燈火萬家，都市夜景，至爲綺麗。過江海關鐘樓，始渡黃浦江，沿東南海岸飛去；白雲浩浩，平鋪似海，既望月色，異常皎潔。仰視皓魄流光，銀河瀉影，宛如羽化登仙，直欲上青天而覽明月。飛剪號有臥椅，頗爲舒適，一覺睡醒，東方已微曦矣。

二　飛渡中南半島

八月二十四日清曉，已飛近南海，俯視白雲蕩漾，碧海拖藍，海濤起伏，浪紋可覩：其作點點白色者，浪花也；其作縷縷煙痕者，海輪也；雲層中隱現，細至不可復辨。又經海南島西部，原壤似繡，溪流如帶，惟五指山爲陰雲所遮，不可得見。渡大海西南飛，可一小時，入越南境，見白沙迤邐，碧浪滔滔，內則公路縱橫，邱陵起伏，知爲越南都倫海港，二年前國軍入越，余嘗到此。繼飛入深山，下望森林密茂，鬱鬱蒼蒼，此中尚有原始民族，毒蛇猛獸，棲息其間，俯視幽深，爲之神往不已。入暹羅國境，初爲邱陵，繼爲原隰　沼澤縱橫，河渠曲折。繼至曼谷大平原，則沃野千里，水田無際，溝渠多作正方形，阡陌亦整齊可觀，暹羅產米之盛，到此始知其然。飛機漸降，則見村落點點，間以寺院，飛簷高聳，浮圖照耀，全然爲暹式建築，與越南所見又有不同。上午十時三十分，降落當蒙(Don Muang)飛機場，出外巡視寺院及學校，路政不修，積潦縱橫，居民亦多襤褸，市肆中間有華僑，觀其招牌可知也。因機場去曼谷尚遠，不及游覽。十二時三十分，重行起飛，再越重山，入緬甸境。過伊洛瓦底江下游，爲三角洲，亦產水稻，惟不若暹羅之盛。伊洛瓦底江水流緩慢，沙灘極多，河流作黃褐色，風光不甚明媚。飛過仰光，都城爲雲霧所遮，惜未及見。由此西北飛，過阿拉坎山地，入印度洋，風和日麗，海天一色，白雲片片，飛渡水際。以三時三十分，到達達姆達姆(Dum Dum)機場，由此乘車入城，游加爾各答。

三　加爾各答

加爾各答介印度洋與喜馬拉雅山之間，爲印度一大都會，人口二百十萬，居恆河東岸，爲水陸交通要衝。由飛機場入城，可八公里，沿路多棕梠樹，風光濃郁，全然熱帶景象。城中街衢，頗爲寬廣，然市政不修，房屋亦參差不齊，有若于區域，間有彈痕纍纍，詢之土人，則四月前印度教徒及回教徒會在此巷戰，瘡痍猶未復也。

入城，由泛美飛機公司招待，住大東旅館，頗爲華貴，侍役全用印度人，頭纏白巾，雙目眈眈，惟小費是圖，全然爲殖民地文化。入夜出外散步，印人多露宿街頭，衣衫襤褸，乞丐亦多，東方二大古國，現皆在苦難中也。

四　飛過印度半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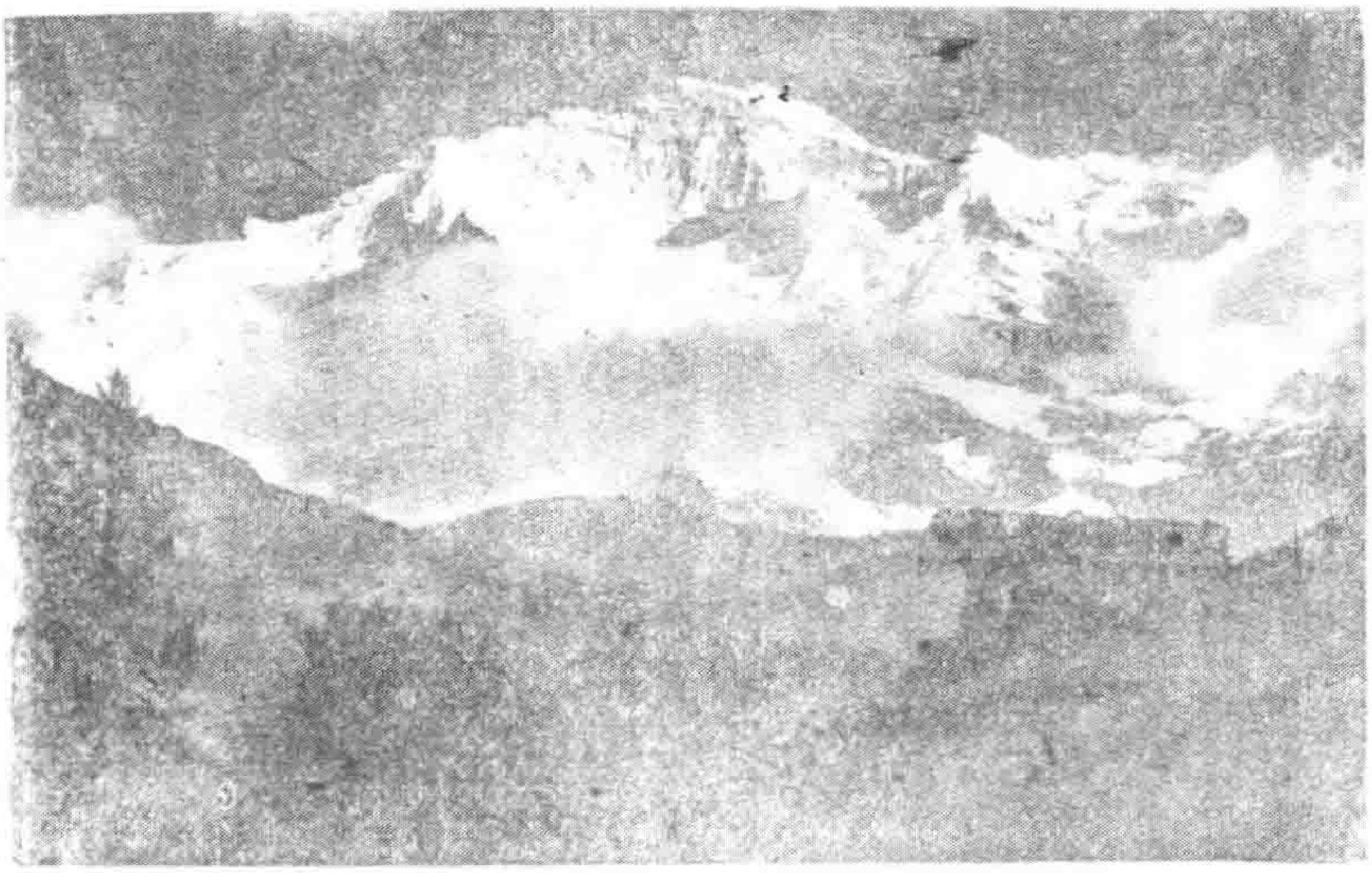
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再自加爾各答起飛，沿恆河而上，印度江河浩蕩，平野千里，有泱泱大國風。恆河時隱時現，在夕照中緩緩流去，惟河流多沙，不利舟楫。印度雨量較少，故自飛機下望，已不若暹緬之葱鬱。向晚達新德里，未及進城，即行起飛。午夜達喀拉齊(Karachi)，爲巴基斯坦首府，地近海邊，燈塔照耀，在機場散步，空氣頗爲潤濕。巴基斯坦爲回教國，居民軀幹偉碩，面貌陰鷙，雖與印度同種，然一則受印度教及佛教之感化，面貌慈祥；一則受回教之薰陶，好勇善鬥，宗教力量之偉大，於此可見一斑。

五　橫渡大磧

午夜一時，自喀拉齊起飛，渡印度洋，橫過波斯南部，越波斯灣，入阿剌伯境。天色微明，已入沙漠西部，俯視平沙茫茫，千里無人煙，但見大磧縱橫，風沙漠漠，縱有邱陵，亦無寸草；山頭盡已風化，大雨之後，洪流所被，盡成沙床，間有人行遺跡，惟長路漫漫，杳無行人。讀唐人詩：——

人生千里與萬里，
黯然銷魂別而已！
君獨何爲至於此？

爲之傷神久之。日出漸高，地形更顯，實一寸草不生之沙磧。讀『天方夜譚』中故事，彷彿似曾見之。六時三十分，抵達馬克斯（Damascus），爲敘利亞首府，世界古都之一也。荒山環繞，近郭略有麥田，居民房屋，盡以石建，平頂如砥。在機場散步，購得當地嵌貝之煙匣二具，製作頗精。機停二小時，再行起飛，向地中海而去。



阿爾卑斯山壯觀

六　飛過小亞細亞

地中海水色蔚藍，碧海青天，上下一色，飛行其間，宛似入碧琉璃中。飛過塞布魯士（Cypnus）島，係英海軍根據地，數月前英國自巴勒斯坦撤退，卽退駐該島。島雖面積較大，然極爲貧瘠，自飛機下望，僅見荒山濯濯而已。繼入小亞細亞，係一高原，羣山起伏，地味亦瘠，人煙稀少，交通閉塞，惟略有樹木，較阿剌伯差勝一籌耳。九時渡博斯波羅海峽，左爲馬爾馬拉海，(Sea of Marmara) 右爲黑海，伊斯坦布 (Istanbul) 鎖鑰中流，綰黑海出入咽喉，此其形勢所以重要也。九時十分，降落伊斯坦布機場，已入歐洲境。伊士坦布舊名君士坦丁，爲東羅馬帝國舊都，土耳其帝國全盛之時，亦建都於此，古蹟林立，教堂相望，從機場遙矚，猶可想見其繁盛。惜機停僅一小時三十分，未及參觀，爲遺憾耳。

七　憑弔雅典

自伊士坦布西飛，初臨黑海上空，海水平靜無波，作深藍色，遠望幾作黑色，此黑海之所以得名也。飛行半小時，出土耳其國境，入希臘邊境，臨愛琴海上空，島嶼點點，星羅碁佈，自飛機下望，輪廓地形，極清晰可覩。過一小島，機師指曰係古希臘女詩人沙弗故鄉，今則荒山一角，渺無人煙，何古今相去之遠耶？繼飛過雅典上空，但見荒山寂寂，城郭淒涼，石柱古蹟，隱約可見，神廟遺址，點綴海天岑寂之間，緬懷希臘文化，不禁感慨係之，有詩弔之曰：

昔讀擺倫詩，深懷故國思。大海何寥寂？空餘古廟基。
列柱支大廈，荒臺在水湄。聖哲不復作，零落到明時。
沉沉二千年，文物竟長移，我來山寂寂，我去水澌澌。
緬懷雅典業，弔古令神馳！

八　飛過羅馬

橫渡希臘半島，但見荒山濯濯，舉目蒼涼，遠古森林，已砍伐殆盡；蓋希臘亡後，羅馬人卽來砍伐，威尼斯人更取其木材，用以造船，遂致童山遍野，希臘文化之湮落，豈偶然哉？過希臘半島後，入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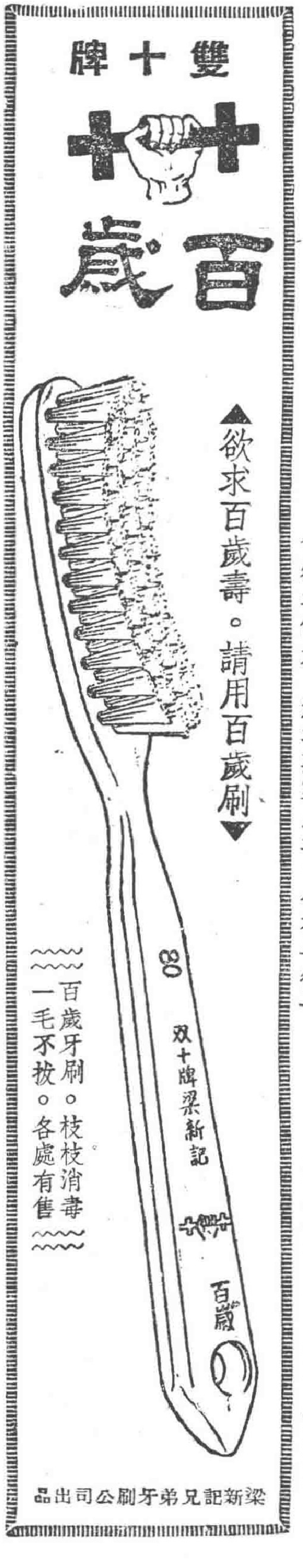
得利亞海，十六年前由威尼斯歸航，道出此海。飛行二小時，由Taranto入意大利南境，橫過半島南端，山嶺起伏，亦少樹木。飛至西海岸上空，沿岸西北飛，始見海濱石嶼駢立，卽遠近著名之Capri島，有石洞如門，可通舟楫。繼過那不勒斯(Naples)上空，爲意大利第一大港，鐵路縱橫，舟楫如織；附近有維蘇歐夫火山，猶嫋嫋噴煙。再北飛抵羅馬，俯視煙樹迴環，閭閻萬家，古羅馬時代之角技場，隱約可覩。緬懷羅馬帝國功業，不禁神往久之，成詩一首：

西京全盛日，武功何赫赫！樓船橫大海，鐵騎窮沙磧。
文物垂典章，干戈化玉帛。萬邦盡來王，使者通重譯。
一朝大廈壞，古國僅陳迹；空餘角技場，參差羅荊棘。
嵐光映日紫，草色傷心碧，似聞底勒河，幽咽訴往昔。
晦朔如循環，與亡似覩奕，太息我往矣，茫茫海天白。

十　阿爾卑斯山壯觀

泛美飛機由亞洲直飛西歐，必飛渡阿爾卑斯山，爲此行壯觀；蓋阿爾卑斯山千巖萬壑，窮年累月，尚不能盡探其奧；今於四千公尺之高空飛越重山，竟可一覽無遺，眞奇蹟也。從羅馬北飛，先沿西海岸行，繼飛過半島山脊，山勢巳嶙峋可觀，有時萬笏朝天，宛如圖畫。過波河平原，飛越米蘭(Milan)，係北意名都，河流似帶，羣峯似繡。由可莫(Como)城北上，飛渡瑪加麗湖(Lago Maggiare)，萬山環繞，澄潭一碧。再北巳近阿爾卑斯山脊，雪嶺片片，天外飛來，崢嶸崔嵬，氣象萬千。愈飛愈近，則千古積雪，已在足下；當少女峯 (Jungfrau)（高四一五八公尺）及芬斯特阿霍峯(Finsteraarhorn)（高四二七四公尺）附近，飛渡阿爾卑斯山脊，但見羣峭摩空，萬笏插天，而雪影霜華，冷翠撲人。山巔南風頗緊，白雲片片，飛過山脊，與峯巒相激盪，機身亦感震動不已。繼飛過深壑，過第二重山，冰川縈迴，清晰可覩，深山絕壑中，杳無人煙，自然之偉大，爲之歎賞久之。余有七律一首云：羣玉山頭泛碧槎，天風浩浩渾無涯。千年冰雪封巖穴，終古星霜送物華。滿眼白雲齊北駛，一鈎明月獨西斜。瓊樓玉宇情何限？此卽廣寒仙子家！出阿爾卑斯山，飛渡呂邨湖(Vierwaldstaettersee)幼讀許勒(Schiller)之『威廉推爾』(Wilhelm Tell) 嘗神往其境。今見四山環繞，明湖如鏡，風光秀媚，爲之拍案叫絕！過呂邨(Lutzern)上空，下望二湖相連，卽Hallwiller See 是也。由巴敦(Baden)飛入德境，白雪浩浩，平鋪似海，而原野森林，鬱鬱蒼蒼，與南歐之濯濯，又有不同矣。飛過盧森堡國境，向晚入比利時國境；村落棋布，公路縱橫，極整潔可愛。抵勃呂塞爾，已近黃昏，乘汽車入城，近郊一帶多別墅，街道至爲寂靜，而老年紳士，扶杖徐步，神氣悠閒，彬彬有禮，完全爲西方式都市，與加爾各答之煩囂，適成對照。夜散步街市，電炬通明，酒綠燈紅，樂聲悠揚，舞影婆娑，完全爲繁華世界。蓋時去歐戰結束已近四年，比人殆巳恢復戰前舊觀矣。

三十七年九月二日，記於日內瓦湖上。



馬尼剌廿四小時

吳沈釔

馬尼剌是目前太平洋中唯一獨立國非列賓的首都。建國以前，適當一二八之役日本武力侵略南洋的最前綫，一九四四年再是美國反攻戰中的最高潮地點，彈片炮火，幾進幾出，生命財產的損失無法估計，到今天還是瘡痍滿目，元氣很難恢復。

筆者在八月底赴美途中，順便得到一訪馬尼剌和伊魯伊魯兩地的機會，後者是菲國中部檳乃島上的首邑，至今還未脫離軍事戒備狀態，不便作文介紹，謹將一晝夜在馬尼剌所獲的見聞，拉雜報告給讀者。

馬尼剌的海灣既有天然的優勢，又有人工的壯觀。

呂宋島西岸上有一個好像大餅被咬了一口的缺痕，這個缺痕就是馬尼剌的海灣。沿着馬尼剌市區的海岸，兩臂伸築了一道圓形的防風堤，堤中心留出了兩個船隻的出入口，這不啻形成了海灣裏又一重的海灣。因此菲島週圍雖然海濤洶湧，防風堤裏却能波平浪靜，使馬尼剌的深水港增加了優越條件。

正爲了馬尼剌港灣的優越，日本海軍在太平洋上節節失利的時候，猶圖盤據菲島想作困獸之鬥，集中不少軍艦在這個灣裏。那時美軍的飛機找到了，海灣裏彈如雨下，日艦無一倖免。在這裏防風堤的內外，至今還有露出在水面的旗桿和烟囪共計三四百點，聽說一部份已經撈起，一部份根本沉沒，可想日本艦隊單就馬尼剌一地而言，炸沉的一定在一百艘以上，腐爛在海底的屍體不知是多少？

這是日本侵略戰爭的結果，我們認爲原是他們應得的報答。但所不瞭解的是勝利以來，足有三年，日本幾十萬的海兵早餵飽了多少魚腹，爲什麼發動這侵略戰爭的幾個日本罪魁禍首，到今天還不見明正典刑？更不瞭解的是惡戰方罷，曾幾何時，世界又顯露了劍拔弩張的風雲，國內且大展了自相殘殺的慘劇，爲什麼黷武窮兵的主角們，再不肯爲小民們的生命設身處地一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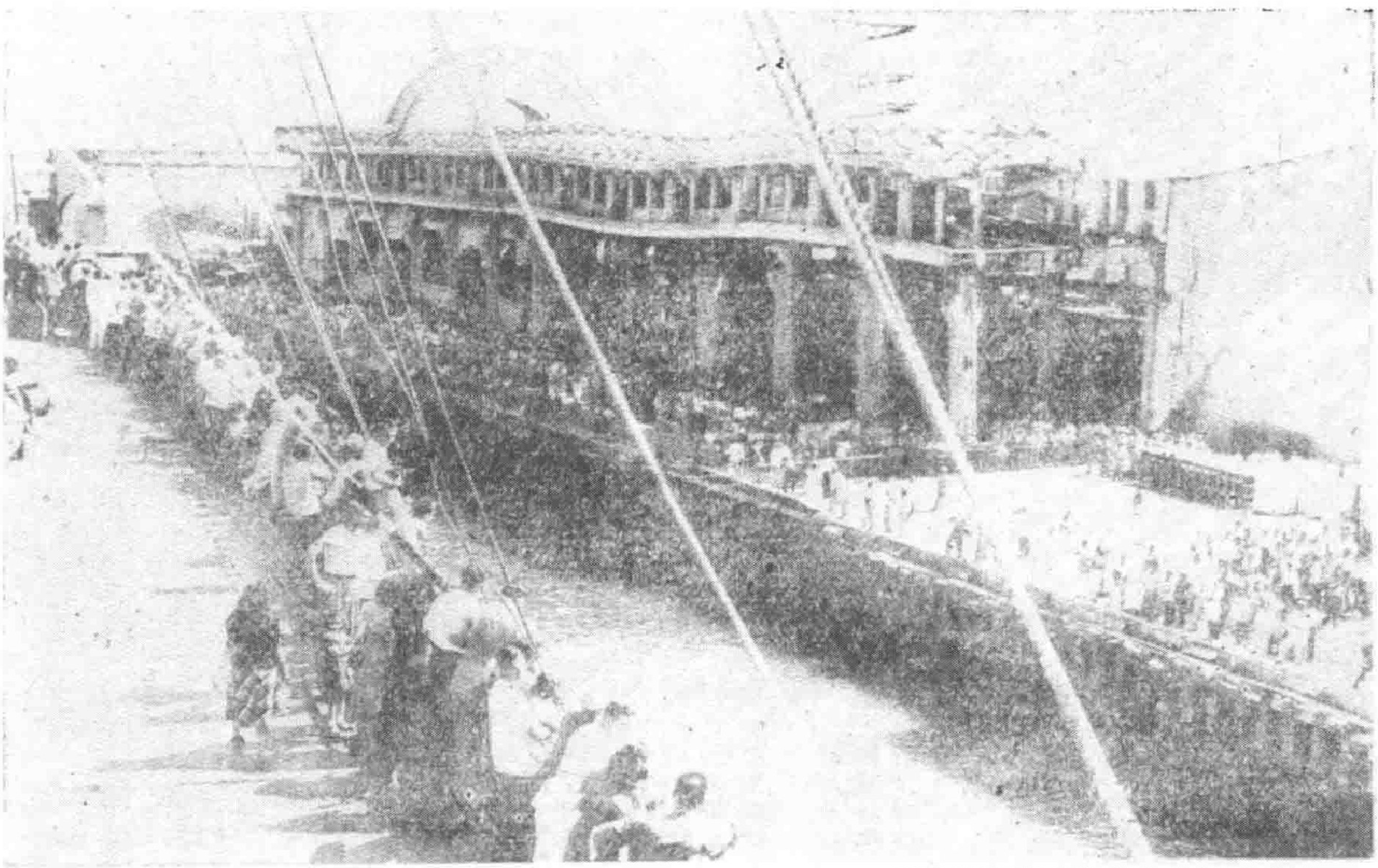
馬尼剌的碼頭可以代表馬尼剌的一切。它的長度足供兩艘頂大外洋輪船的停靠，它的倉庫能够容納好幾百噸貨物的交流，這代表了馬尼剌市區輪廓的寬大，發展原沒限量。它的房屋被炸得柱樑彎曲，牆壁虛空，它的駁岸破壞得木樁搖動，鐵板鬆爛，到現在還都沒有整理修復，這代表了馬尼剌市區戰禍的慘烈，一切還沒復蘇。

碼頭上人們歡迎姿態的有手舞足蹈，如癡如狂，這又代表了馬尼剌市民熱情的奔放。碼頭上處處顯露出零亂沒有次序，這恐怕又代表了馬尼剌市民習性的隨便。頂使我驚奇的是靠岸之前，船員們再三叮囑少在附近走動，夜間人少尤其不可大意，難道馬尼剌人紀律很壞道德很差嗎？

經過了例有的海關檢查，登岸馬尼剌已在晚飯之後。一出碼頭，半明不暗的燈光下但見黑影三三兩兩，就有口簫跟在後面噓噓的叫着，我們不免驚惶，祗好站定在一個小舖子的面前。我們向他們問路，實在的地方應在西面，他們指點的方向却是東邊。同行的陳先生的意思，我們祗有兩個人，還是回到船上去睡妥當，但是我堅持着我知道得很清楚 Manila

自美琪將軍號船上望馬尼剌海濱。





戰事破壞還未修復的馬尼刺碼頭。

Hotel 就在碼頭附近，一定有法子找得到。濱時恰巧開過了一輛小汽車，停下來兜我們生意，我們依了他的討價菲幣兩元，（就是美金一元，這個匯率在上海已先知道。）開了不少的路，約摸十分鐘才到達。

下一天我們發覺，從 Manila Hotel 散步回到船上，實在還用不到十分鐘。

馬尼刺的夜的黑暗正和它的燈光一樣，美國人認為他們已够自治的標準，不禁使人懷疑。

馬尼刺的旅館要算 Manila Hotel 是首屈一指了。這是四十年前 Loper 氏創始經營的，建築宏偉，裝璜富麗，有房間二百餘個，以前全部房間都有冷氣設備，戰事中一部份房屋機器炸燬，以致這樣熱的天氣，餐廳裏也祇得靠幾座電風扇來應付。旅館的房價很高，普通的單房間要每天菲幣十二元到十六元，普通的雙房間要二十元到二十五元。餐廳的菜價也貴得可以，普通的早餐是菲幣四元，午餐五元，晚餐六元，舞廳裏一杯可口可樂要一元，一杯冰淇淋要二元，因此偌大一個夜舞池，音樂師有十四五人，座客卻寥寥無幾。侍應人員說還是馬尼刺市面的普遍性的不景氣。

其他次級的旅館也有二三十家，都在比較熱鬧些的街道。眞正的市區的確距離碼頭相當遠，商業的中心是在 Rizal Street 和 Escolta 一帶，前者是紀念 Rizal 氏解放菲列賓的功勛，是馬尼刺市一條主幹的長街。街上頂多的店舖是酒排式的食品店，幾十步就有一家，吃完了東西還是坐在櫃檯前高櫈子上的很多，他們看報或休息，倒好像內地蘇東一帶坐茶館的一樣。這種食品店的價錢也不便宜，咖啡牛奶三明治等每件也得菲幣五六角。

Escolta 可以說是金融區，大銀行大公司都在那裏。馬尼刺的女子職業很像我國的台灣，大小商舖都是女店員多，不過顧客卻少得可憐。高樓大廈的門前也儘管是一排排的小攤販，所售的貨物大都是美軍的剩餘品。

馬尼刺的電影院特別多，單就首輪有冷氣設備的已有十三四家之多，每天上午十時就開映第一場，但夜場一概停映。映的影片都是美國運來的，找來找去卻找不到一家中國的片子。其實馬尼刺的一百萬人口，華僑恐怕佔有小半數，他們遠離祖國，關念很切，從華僑辦的幾張報紙上就可以看得出來，所以我覺得我國政府的宣傳當局應該注意及此。

馬尼刺有一個中國市場區，就在 Escolta 附近，他們也稱做 China Town，可是並不大，其中一家廣式菜館「芳園」門面比較講究，食品也還精緻，其他便很少可以說得出的了。回想馬尼刺當初的市面，差不多全是我們華僑移殖過去而艱辛締造出來的，現在卻已逐步的被奪去了地位，正和美國舊金山的華僑情形相仿，這一半自是生存競爭上或許確有我們的缺點，然而大一半還是國家外患內禍，幾十年來從沒有小休過，國際關係上對於海外僑民應有的幫助，實在太沒有辦法了！

馬尼剌的交通工具很是簡單，全市沒有電車，沒有公共汽車，也沒有人力車三輪車，除了步行，就全靠 Taxi 的沿路兜攬。Taxi 有兩種，一種是轎車式的汽車，按路程計算價格，車前左角上有一具計價的表，沒有走動前底價總是菲幣二角，以後跟着路程自動跳字變做三角，四角，……十分鐘的路大概共計一元左右。不規矩的車夫就要從中取巧，有一次我特地從車中下來張一張風景，表上的六角忽然變做了八角，我問他爲什麼加了兩角，他就不好意思地撥回到了六角。另一種是有篷的小型便車，可坐十人左右，專在熱鬧的幾個站頭來往，隨路可上，隨路可下，很像南京的兜生意的汽車，也要先講講價錢，路近的話，那大概一個人一角就够了。

馬尼剌的交通管制頂莫明其妙。比較冷靜些的街道秩序維持得井井有條，重要的馬路都是單程交通，行車並沒有爭先恐後。但是熱鬧的地方，像 Escolta 一帶，汽車却常常有五六輛擠滿了街面，人人要搶前頭，弄得水洩不通，反而顯得毫無秩序。眞不懂警察當局的用意何在？

交通工具除了汽車外，郊野地區盛行的却是牲車。這是兩輪的小卡車，用牛或馬拖走的，各種貨物很多依賴牠來運輸。在熱帶樹的底下，茅草屋的旁邊，蹄聲得得，倒也很有古色古香的意味。假使要在國內找這種環境的話，我憶起蘇北的海濱還可比擬。

馬尼剌市區的橋樑式樣有些特別，較大的幾座都是分做了四道，中間是車輛的一來一往，分別用兩架高起的鈑樑築成，兩邊是人行道，但每條狹得祇供一個人的走路，而且底下架的是鬆散的木板，漏空着見到水流，步行在橋中央，難免發生不安全的感覺。

馬尼剌市中心有一條相當闊的河流，熱鬧的街區就在河的南岸。內河的航運在這裏集散，這又有些像甯波的江北岸碼頭。臨河的北面矗立起一幢圓形的大廈，屋宇猶新，祇是已經七穿八洞，這是非列賓的郵政總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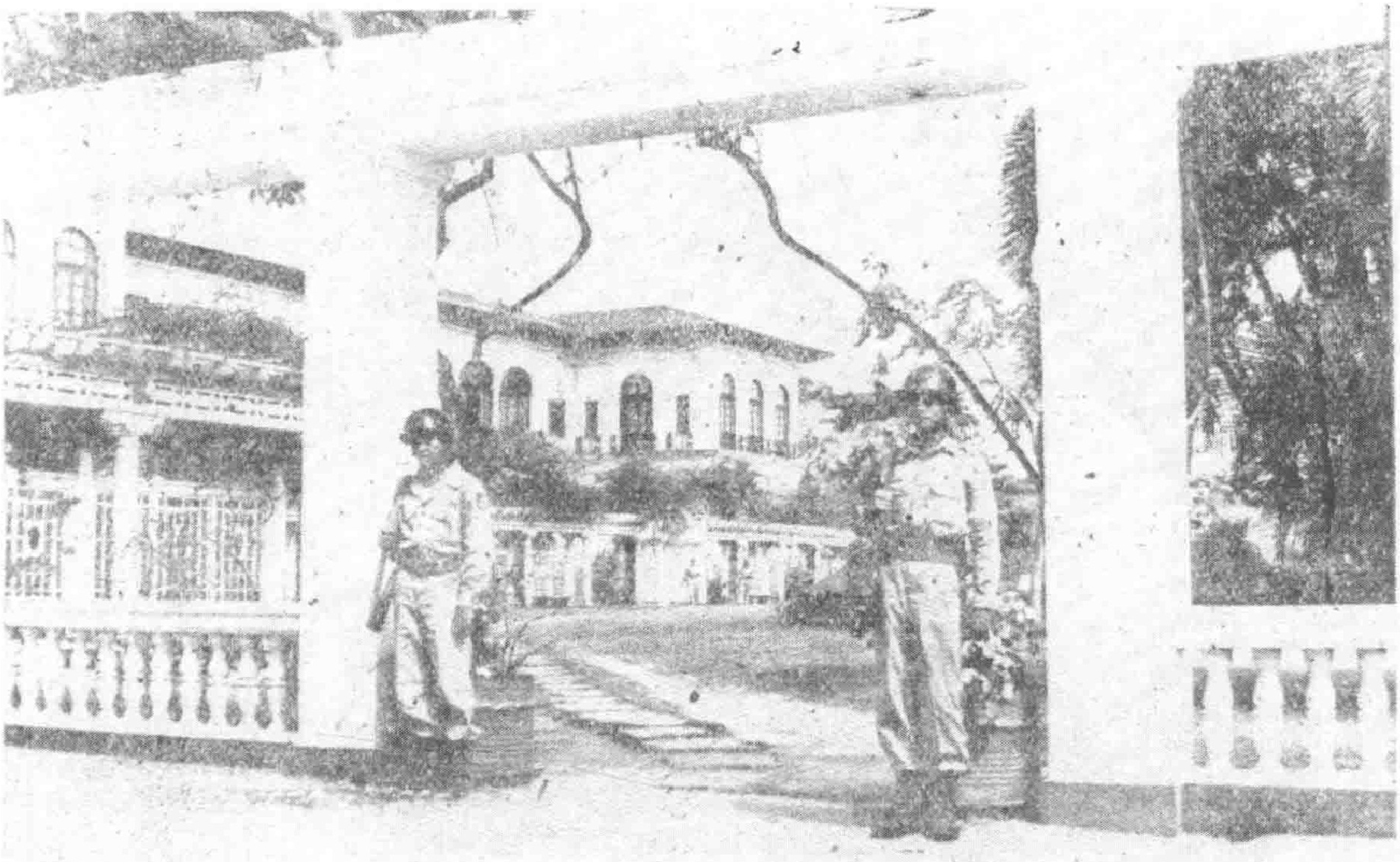
郵局內設備還能週到，辦事精神也很不差，只是郵費定得有些不合規則。拿寄往他國的航空信做個例子，他們本國人貼郵票菲幣四角八分，合美金二角四分，總算比美國寄航空信便宜了一分，可是外面的旅客寄同樣一封信要貼郵票一元二角之多。因此你到郵局寄航空信祇需四角八分，要是你交旅館寄，就非一元二角不可：

馬尼剌的高等學府共有四所，校舍宏大學科完備的是 university of Ph lippin s，華僑在裏面讀書的很多，這所大學畢業後升學美國研究院的爲數也不少。其他三所是 Ateneode Manila, Far Eastern University, 和 Santo Tomas University, 那內容就簡陋敷衍了。

菲列賓國的總統府在馬尼剌的海濱，從前是舊王宮所在地，建築富麗，風景優美，戰事期中僥倖沒有遭到破壞。總統府內除了辦公廳等外，


馬尼剌大飯店前景，門前還留有砲二尊。


馬尼剌熱鬧市區中之一古塔。



馬尼剌海濱的菲列賓總統府。

花園水濱還可以進去遊覽，也可以攝取照片。我們去的時候，菲總統Elpidio Quirino氏正在裏面處理國務。這種菲列賓人優越的民主風度，確使我佩服萬分。

馬尼剌的市政府和總統府相距不遠，市長是Fueure氏，領導我們遊覽的僑胞陳君陪我們去拜訪他，和他談了許久。他自己也承認馬尼剌市的治安一時很覺難有辦法，他說當年反攻激烈的時候，美國儘量的散發武器給民間，到今天為止確還有一萬多枝鎗未曾收歸，因此夜間僻靜之處千萬不可隨意出外，就是熱鬧區域夜間市面收束得極早。甚至他自己夜巡到冷靜地域的時候，竟需帶着機關鎗呢！

我在暗自忖想：同樣在南方的兩個商埠香港和馬尼剌，前者是英國侵略奪去經營出來的產物，後者是美國一手包辦建設出來的產物，英美相同的都憑着物質文明做工具，可是結果却相差得很遠，不管內在的實質是什麼，一到香港好像這是一個「治」的世界，而一到馬尼剌却好像是一個「亂」的世界，不曉得其中重要的原因在那裏？

最後我們去拜會我國駐菲的公使館，遇到秘書孫璧琦先生，他也是浙江人，閒談些菲民的社會情形。我知道他們也有極少數的豪門富族，可是大多數的人民不能够安足於衣食，正和我們國內的情況一樣。我想這一個事實，正是『為什麼菲列賓好像是一個「亂」的世界』的答案！

當我們乘坐的美琪將軍號輪船駛出馬尼剌海灣的時候，夕陽影裏，那菲列賓特有的尖底大蓬的船板船正三五成羣地隨着海波的起伏在一沉一浮。他們的生活是多麼艱苦，他們的精神是多麼勇敢，願菲列賓的特權階級，不要再剝削他們辛勞得來的最低利益！



六〇—四三二

瑞士山居

本誌駐巴黎記者 沈弢

巴黎的夏天，並沒有像上海這樣熱，同時熱得也不長；不過法國人——其實歐美人都有這習慣——在七八月裏總想離開他們常住的城市，去別處渡假期。七月初開始，大家就見了互相問怎樣渡這假期；九月中，大家見了又相問假期中的生活，那裏天氣可好，怎樣玩法等等寒暄。暑假中學校不必說是放假，公務員銀行職員甚至店舖飯館裏的職員也都有輪值的暑假；許許多多舖子在櫥窗上貼上一張字條說：「本店自幾月幾日起，年例休假幾日」。這休假通常就是一個月！連我們常去吃飯的小飯館，洗澡的澡堂也都預先貼出這樣的通告，這告示提醒了我們，我們也得去旅行一次了，就是不算避暑——實在不算熱——也得算去避難了！

法國在地中海的東南海岸上有很出名的Cannes和 Nice 避暑區，這一帶的海岸每年可以吸引許多世界各地來的旅客——（世界有名的賭城蒙脫卡羅就在這裏）——今年法國政府就宣佈在旅行事業上收入了一億美元的外匯，由此可知歐美人對於「旅行」的興趣了。

在咱們中國，普通是要人或有錢人才去避暑，同時這避暑的場面似乎很偉大的；在歐洲，有錢人當然帶了許多錢去避暑，窮人身上背了一個背包，騎了自行車，或是坐了地下車和三等火車照樣也是去避暑；同時這羣新客的數目遠比頭等車的旅客多！無怪在這季節，火車站上買三等票的旅客老是擠得像一條長蛇陣了！頭二等車票反較三等空一點。

我們經過了函電的接洽以後，決定一同去瑞士旅行一次；食住是由弗立堡 Fribourg 一個叫聖儒司丁的教會招待，這樣可以比較經濟得多；因為大家知道，目下按兌率算來，瑞士是全歐洲生活程度最高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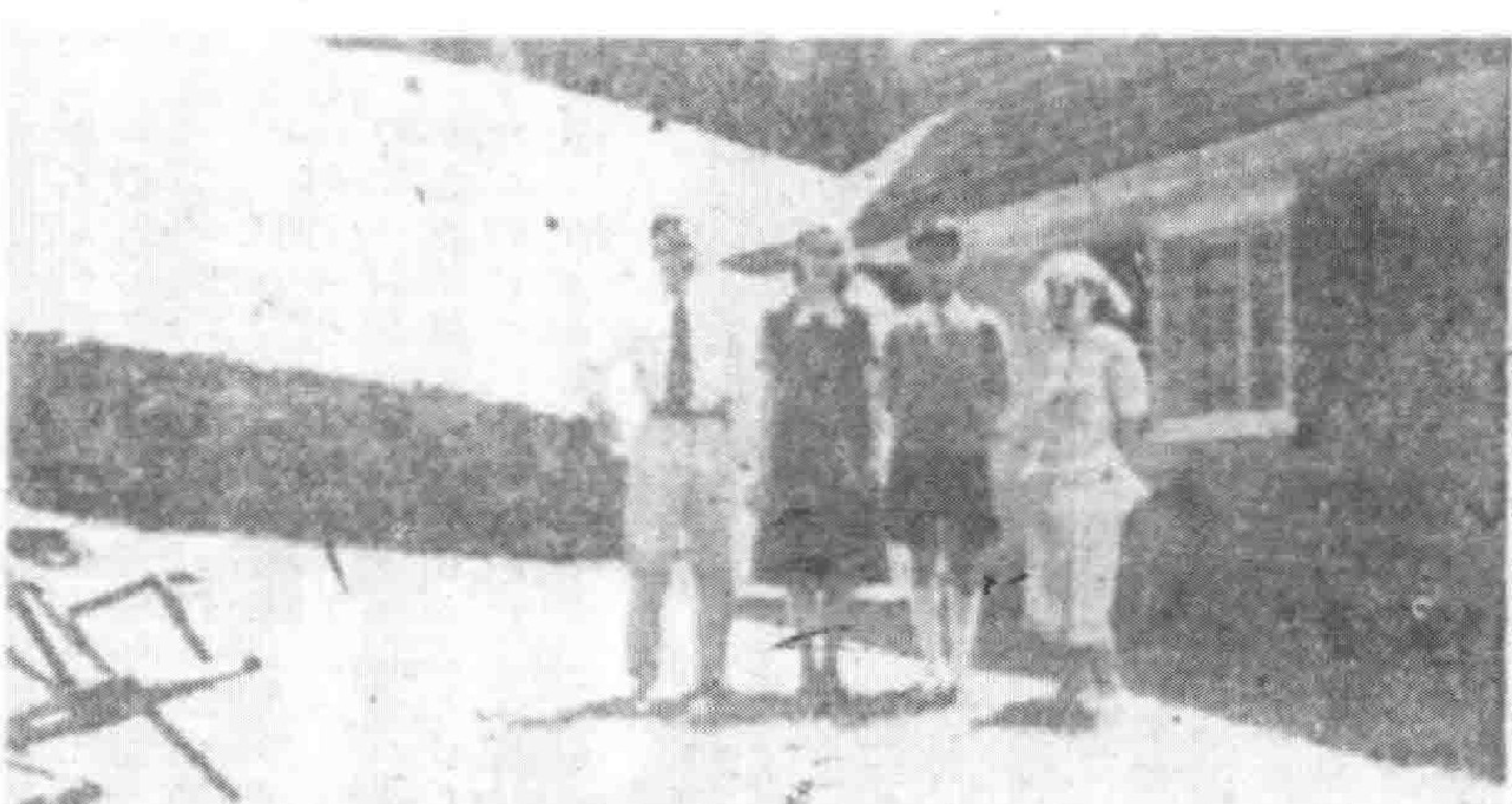
在歐洲旅行，護照等手續是相當容易的，尤其是去這靠旅行事業為大宗收入的瑞士，去領館簽一個 Visa，你用不着等上三分鐘，同時分文不收，就在你護照上打好了准去瑞士遊覽的戳子；倒是火車票和瑞士的「火車遊覽車票」要我們排班等候，因為倘若我們先在法國用法國法郎買好了瑞士的車票和遊覽券，我們在兌率上又可便宜不少（按官價折算）因此瑞士旅行社裏天天擠滿了旅客。

由巴黎去瑞士日內瓦或聚立煦，每天有飛機五六班，火車也有三條線，我們因為要直達弗立堡，所以取道洛桑城的一條鐵道，早上七時開車，下午二時入瑞士境，經過簡單的護照和海關手續後，四時到洛桑，玩了一週，又搭六時的火車直達弗立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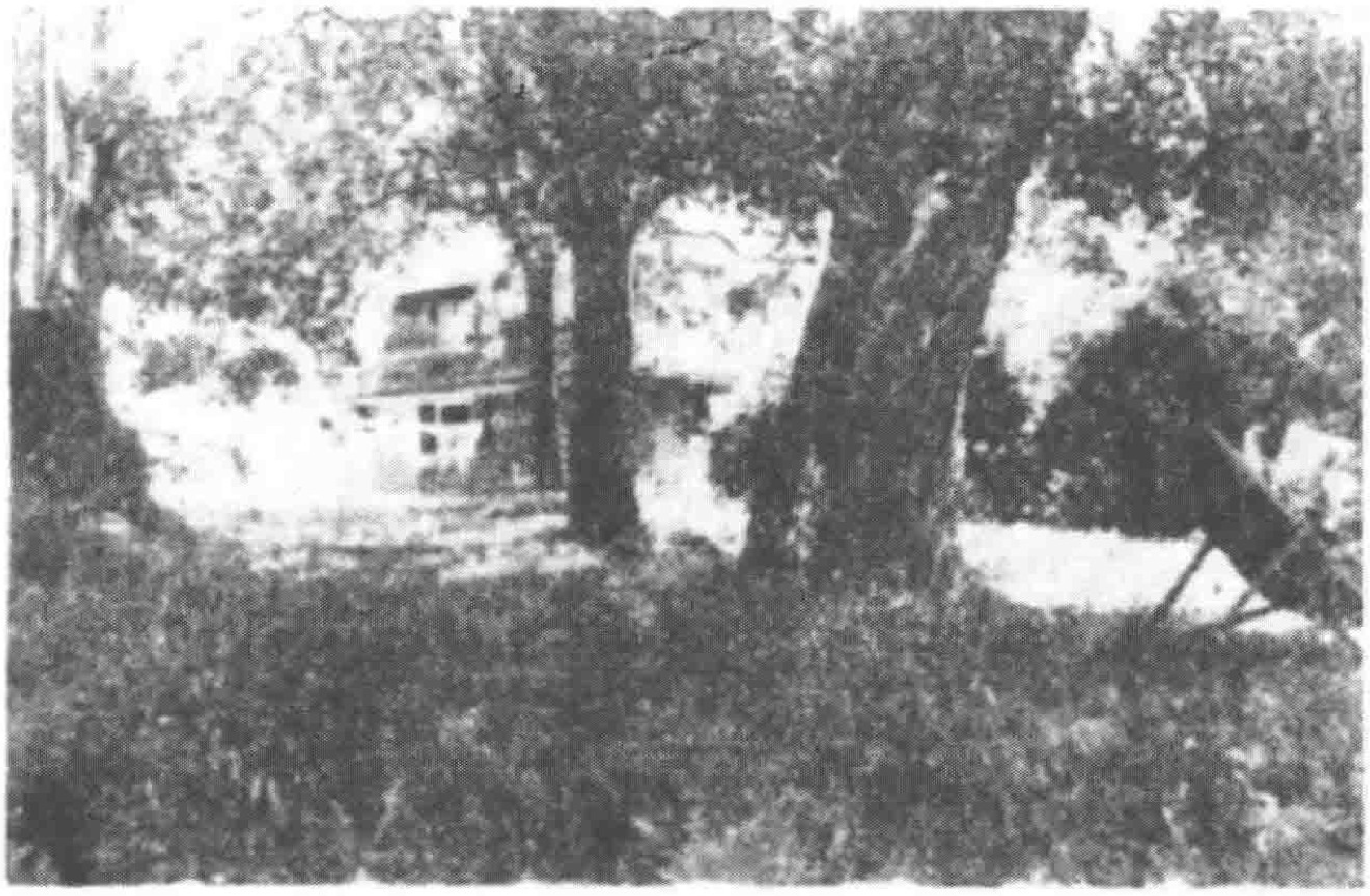
法國的頭等火車在這條線上和我們京滬線上差不多，祇是人還是很擠，還有煤煙倒處散佈，下車時鼻子裏往往有一鼻子的煤灰！在瑞士，頭等火車不常有，但是二等車廂已比法國的頭等講究得多，（事實上價錢也貴得多），車子裏面極清潔，大幅的玻璃窗外就是山水風景；車廂是造飛機一類用的輕金屬，彈璜座位套上白布套子，座位旁時常還有旅行指南一類的宣傳册子；全瑞士境內的火車都用電力發動，所以也不會有煤灰一類的事情。

我們到了弗立堡，坐上一位瑞士朋友的美國汽車，走了半點鐘，就到黑湖 Lac Noir 邊上的 Badly 小鎮，再上山走了廿分鐘，就到我們所住的木房子了。這裏是個山窪，附近祇有二個農家，却是冬天滑雪的好地方，去年這裏積雪有三尺厚，遠望出去，羣山環抱，雖然是夏天，有些山脊上還有白銀皚皚，終年不溶的白雪，所以此地的天氣在晚上還得要蓋鴨絨被！

黑湖的水並不是黑的，祇是她在羣山之中，



一羣伴游的同學們


黑湖附近叢林

山影倒在水上，湖似乎變成黑色的了，因此成名；湖的附近有幾十所木屋子，住滿了來避暑的人，附近也有公路車站，郵局，旅館和飯店；上山有上山吊椅，湖邊有游泳和划船的設備，每天下午還有業餘的音樂家組成的交響樂隊免費演奏音樂；不過我們住在山上，來這裏上山下山再走到此地就得二小時，所以除了天晴，要買東西或去寄信才一同來一次，大半時光相聚在山上；同住的除了我們這批十幾個中國學生外，還有四五個瑞士男女學生，大家就漸漸地相熟變成了一家人了。

每天我們輪流值班煮飯買菜洗碟子，中國同學大半不習慣這些工作，但過了幾天，也就習慣了。飯後共批的出去爬山，往往弄得成了一個泥人走回來！山間的晴雨無常，山上又沒有眞正的山路，所以回來時大家常常又氣又好笑，瑞士人是習慣了的，他們都帶了爬山的裝備，釘鞋，雨衣，背包等東西，同時他們的體力一般地比我們強，他們的確是個山地的居民。（法國人叫Montagnard）

在山上，我們遇到了二次下雪，眞是「六月雪」，不過在此地並不稀奇，天氣也並不比平時冷得兇。


山中所住之木屋


附近山谷與林木

山居的確可以養心養性，上山頂去遠眺，瑞士人說可以擴展胸襟，這話在中國也有，確是事實；我們居處附近農人都養奶牛，每一頭牛頸項裏都得掛一個銅鈴，釘鐺釘鐺奏成山間的音樂，據說倘你除去了她頸上的銅鈴，她可能會憂鬱致死的！這和中國牛可有點不同了。

傍晚，我愛在我小窗裏看晚霞，看遠處的森林，聽潺潺的泉流；還有山谷草地上的牛羣：她們才從牛棚裏放出來像大赦出來的犯人一樣的高興，廣大的油綠草原上，她們四處奔走着，嬉戲

着，銅鈴的音樂伴奏着她們的舞蹈；她們習慣是在這些山谷裏過她們的黑夜，祇有早上和傍晚二次擠奶的時候她們才上她們的牛棚裏去。這和我們中國農家的養牛又是相反的。

在山上，我們住了十一天，又搬到城中的教會去住；瑞士人一般的對中國人好奇，而有好感，我們時常在街上遇見向我們招手行禮的陌生人；倘我們向他們問路，他們也往往就伴我們一直走到我們的目的地。

因為我們在法國已買了火車遊覽劵（Abonement General），同時瑞士的國境很小，交通又極便，所以我們可以每天早上到別的城市遊覽，晚上仍回到原址來睡；我們游覽了著名的日內瓦湖和附近的洛桑蒙脫爾 Montreux 二城，又遊了四縣湖 Lac De 4 Cantons和附近的Lucerne Blunm等城市，不論在任何小村小鄉，你一定找得到有錢的美國旅客，舒適的旅館，很好的飲食，乾淨而方便的交通工具；英語或法語也到處可以通用，每個車站上都有兌換所，任何國家的紙幣祇要有證明，都可以在此兌換。

我們還去參觀了瑞士的首都 Ber.e，這是行政的中心，工商業的中心却在Azurich, Geneve, Bale 等城附近；同學們說 Zurich 很像上海，這是瑞士最大的商埠，全世界的匯兌在此每天都有行市；瑞士是目下世界上財政經濟最安定的國家，瑞士法郎在自由市上的價格，比美元還高，無怪世界各地的大財主都有存欵在此地，此地的銀行也特別的多而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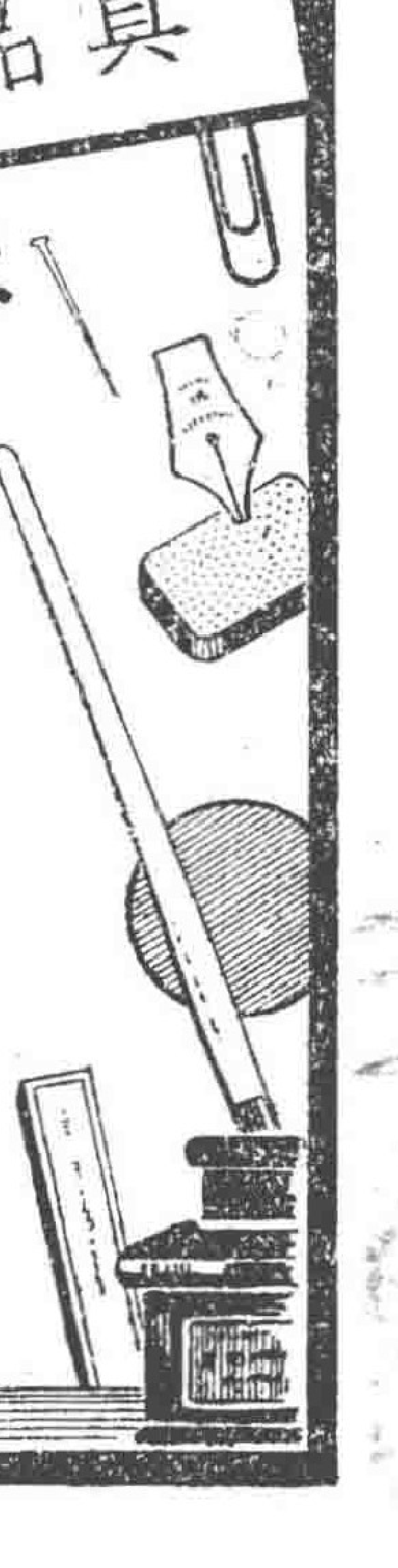
日內瓦是我們大家最熟知的一個瑞士城，事實上它既非首都，又非最大的工商業中心，不過它是前國際聯盟的會址和世界紅十字會的中心，它在日內瓦湖旁——瑞士人又叫她蕾夢湖 Lac Leman——湖一邊是瑞士境，一邊就是法國境，附近的山也就是法國領土了；中國在此有一中國圖書館，城裏有不少老建築和國際性的機關，國際聯盟的大廈現在已移交給聯合國機構了。

瑞士因為避去了二次世界大戰，所以這是歐洲現在最上軌的一個國家，生活的水準比歐洲其餘各國都高；人民極少有飢寒的災難，因為沒有遭到戰爭的鐵蹄，所以道德上和物質上都還保持着固有的水準——戰後各國道德上的墮落比物質損失還大，還難恢復！

這是一個沒有海口，鑛產極少，人種和語言複雜（瑞士有百分之六十五以上之德奧語言公民，其餘為法語及意語公民，以上三國語言均為國語，倘有鄉村間之土語，）全境是山地，人口僅有四百五十萬的國家；但這也是目下世界上政潮工潮最少的國家；政府財政總是平衡，年年在建設的小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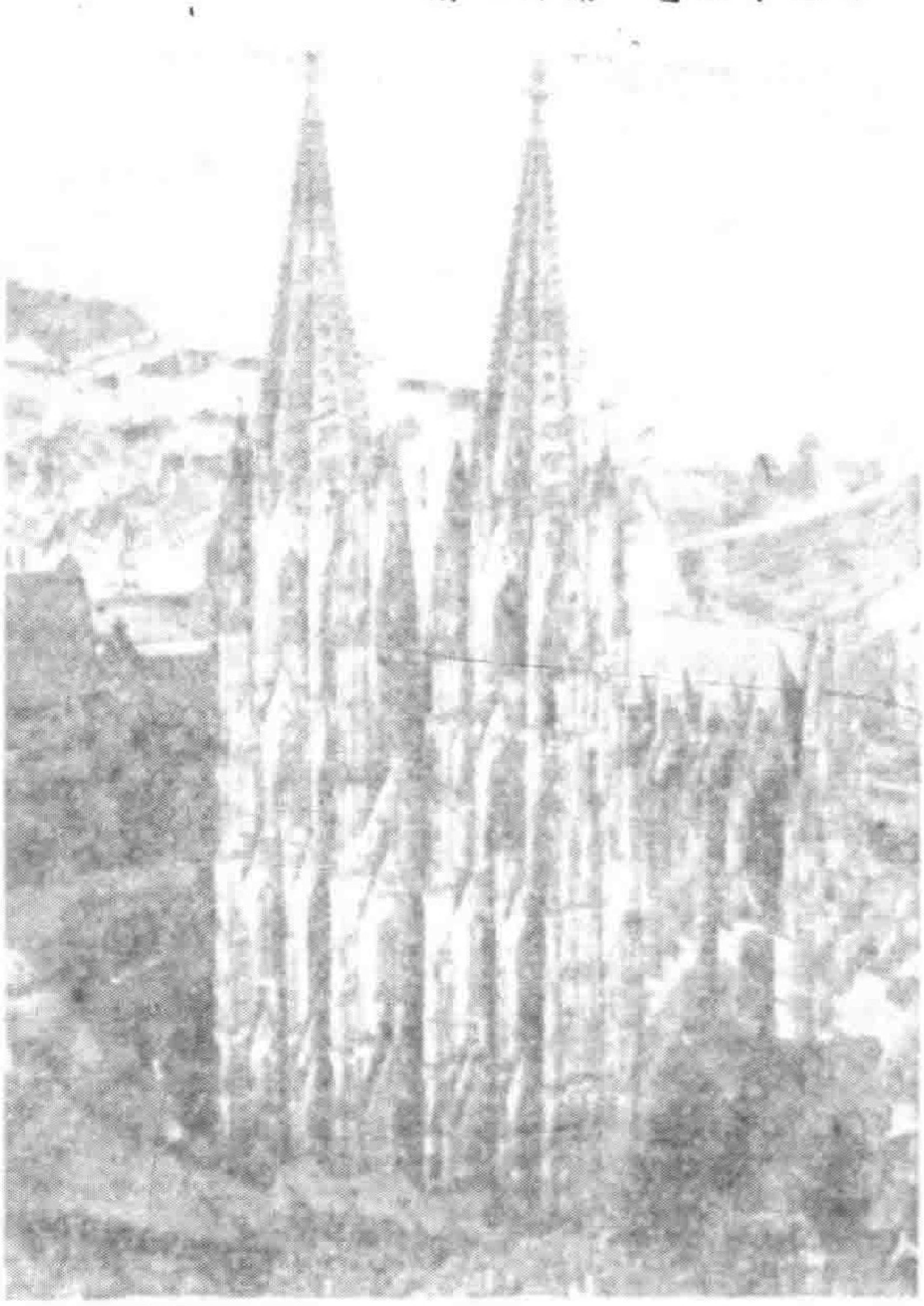
在那裏住了一個月，我們參觀遊覽了許多風景區，有人問我的印象，我說這是名符其實的「世界公園」，我欣賞他們交通的方便，火車的準時，旅館的設備和歐僕的訓練，居民的講究禮貌；無怪每年它在旅客身上收入極大數目的外匯。在我們中國雲南的大理，廣西的陽朔，四川的青城峨嵋，倘若我們也有這些設備；在風景上說，這些地方該是瑞士最大的勁敵！

中秋節於巴黎

提倡真實高尚國貨
合記教育用品社
介紹歐美名廠出品
學校文具
教育用品
紙張簿冊
体育用品

歡迎批購
總社 上海河南中路一八一—一九號 電話一五八一八號
門市部 上海河南中路一六五號 電話九七八〇〇號
南京分社 南京太平路一四五號 電話二三六九四轉

德國殘破中的奇蹟

本誌駐歐記者 馮朱棣





〔上圖〕戰前之科恩大教堂
〔下圖〕戰後之科恩大教堂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全境靡爛，大小城市，類都摧毀。戰事雖已結束數年，但破壞迄未修復，非特重建不易，且掃除瓦礫，亦非短期內所能竣事。今各處斷垣殘壁，猶似當年，但破屋叢中，尚有巨大教堂，迄未遭波及，不折不撓，屹立於四周殘破之瓦礫堆中，寧非奇蹟。倘謂此種教堂，係空軍奉令保留，但白晝或可認定目標，黑夜空襲，何能辨別？倘謂尋出偶然，但一處保留，或可謂為偶然，今德境同此情形者，不止一處，豈均偶然？此中殆不可思議！余非教徒，當不故神其說，但事實如此，爰將戰前戰後攝得之照片，刋之本誌，以資對照，以供國人之研究。

倫敦聖保羅教堂，四周被炸，獨立無損，（參閱本誌第二十一卷第一號拙著重慶飛倫敦篇）英人認為奇蹟。在德境則有以下各處之奇蹟：

科恩大教堂

雙塔仍雄峙來因河畔

科恩Koeln（英文作Cologne）在德國西境，濱來因河畔。戰時飛機數千架，頻來襲擊。一九四四年秋，盟軍在德國西境，分南北兩路，攻入德境：

南自盧森堡，渡莫塞爾河Mosel，入德境之脫利爾Trier。北自比利時，分三道，衝破齊格非Siegfried陣線，攻入德境之阿亨Aachen，柳脫根Roetgen，及蒙曉Monschau，進佔資倫Dueren。

以上各地，均係余戰前所舊遊。嘗在盧森堡國東境之來密希Remich酒窖前莫塞爾河橋上，遠眺德境。此處沿河一帶，產白葡萄酒，於河畔大道旁之小山上，開鑿隧洞，用以藏酒。洞內曲折深邃，頗似重慶之防空洞。並遍裝電燈，歡迎過客參觀試嘗。洞內木桶堆積，酒香撲鼻。盧森堡與德國交界之橋梁，即在此酒洞前。橋之東岸，即為此次大戰中盟軍由南路入德之脫利爾。余登橋遠眺時，祇見河水清漣，綠蔭夾岸，雖在兩國邊界，此時未見一兵一卒。會草盧森堡國都篇，以實本誌。

又嘗自比利時之列日Liege，遊第一次歐戰時德皇退位處之斯派Spa，觀瀑布於渦村Coo。會作比利時渦村觀瀑記，以實本誌。由此更到戰後由德割入比利時之馬爾美地Malmedy及由坪Eupen，以抵此次大戰中盟軍由北路入德之柳脫根。此時未見齊格非陣線。不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曩日所到各處，均為劇戰地點也。

盟軍北路分三道入資倫後，資倫悉毀。曩日以產檯布及紙馳名，德人稱之為布城及紙城Tuch und Papier Stadt者，今為破城。

盟軍更由資倫及脫利爾，逐步推進，以抵來因河畔。波恩Bonn，歌兌斯堡Godesberg，來買

根Remagen，科不倫次Koblenz一帶，均爲戰場。音樂家貝多芬Ludwig von Beethoven 1770—1827之舊宅，幸未全毀。其所用樂器，尚留存於波恩城內波恩巷Bonn gasse之故宅中。

科恩於一九四五年間失陷，來因河上之霍亨磯侖大橋Hohenzollern Bruecke及懸橋Haengebruecke炸毀。街市房屋悉遭殘破。全市街道，以大教堂Koelner Dom爲中心，成半環形，包圍教堂。教堂前爲遼闊之大廣場，廣場四周之商舖，曩以香水舖爲最多。戰前運銷各地之德國金鐘牌香水，卽產於此處。教堂之後爲車站。戰後大橋雖已於一九四六年春修復，而街市仍殘破不堪。破屋叢中，僅留大教堂，獨立未倒。此教堂爲十二世紀之古建築，爲歐洲名教堂之一。全部爲灰黑色，尖塔兩支，高各一百五十六公尺，高大絕倫。余由阿亭乘車赴科恩，車中遠處，早見塔尖。又由科恩泛來因南下，將達波恩，回首仍見塔尖。又在來因河畔七山（七山景物見本誌拙著來因河上篇）之龍巖Drachenfels遠望科恩，雖直線相隔三十餘公里，尚能望及雙塔。其高大可知。今四周殘破，僅留此偉大雙塔，矗立無損，寧非奇蹟？

烏爾姆大教堂

仍保持全世界教堂最高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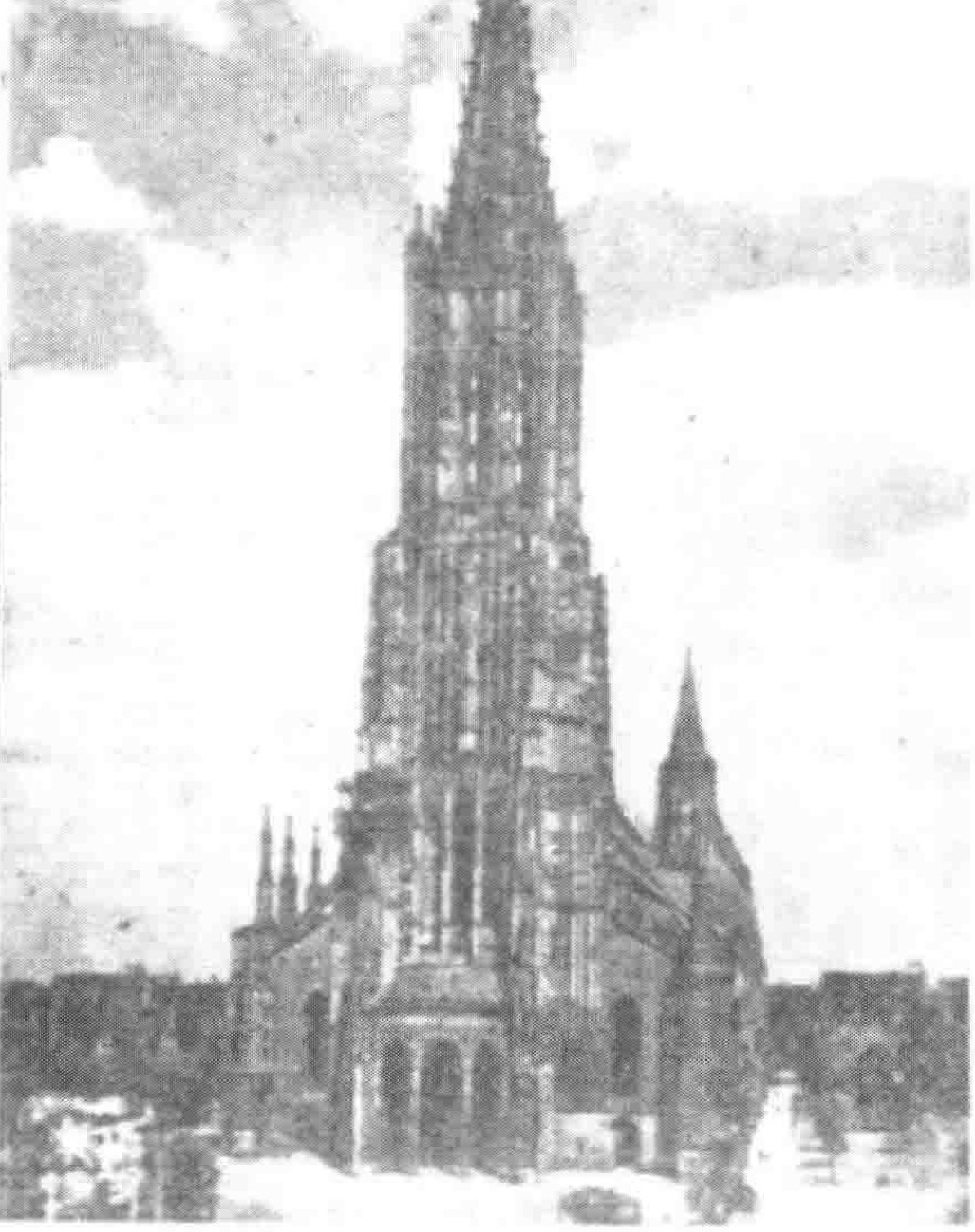
烏爾姆Ulm在德國南境，據伊萊爾河Iller入多腦河之口。街道狹隘，建築古樸，多石屋及木架建築。在多腦河畔，瞭望市中，大教堂Muester塔尖，高入雲霄。此教堂造於十四世紀中，碩大無朋。塔尖高一百六十一公尺，較科恩大教堂高出五公尺，爲全世界最高之教堂尖塔。係歐洲有名之大建築。此次大戰中，全城齏粉，獨此大教堂目標最大，面積最廣，反未受波及，祇稍受彈片。尖塔無恙，巍然獨立於四周摧毀之瓦礫堆中，非奇蹟而何？

距烏爾姆西北數十公里之斯多得加Stuttgart，係德國南境之大城。市中心被炸甚慘，熱鬧區如亞立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一帶，祇見危牆，屋頂及內部，均蕩然無存。街市中雖掃除瓦礫，通行電車，但兩旁空無所有。市政廳車站以及市內有名之舊宮Alte Schloss新宮Neue Schloss，均遭炸損。登市外山巔，以望市內，曩日青山環抱，房屋密集者，今則青山依然，房屋僅剩半數。

明興聖母教堂

奇醜雙塔崛立於瓦礫堆中

明興Muenchen卽我國依據英文之Munich，間接譯稱爲慕尼黑者是也。在德國南部之巴燕Bayer區，濱依薩河Isar，戰前斷送捷克之慕尼黑會議，卽在此處。市區本極繁盛，戰後損失慘重。市中心之推



戰前之烏爾姆大教堂 尖塔高一百六十一公尺爲全世界最高之教堂尖塔



戰後之烏爾姆大教堂 仍保持其全世界最高記錄但四週悉爲瓦礫

阿梯納爾街 Theatiner Strasse，爲市政廳與統帥堂 Feldherr halle 間之大道，全街被炸。與此街相連之魯特維希街 Ludwigstrasse，及馬克西米里亞街 Maximilian Strasse，曩者商舖林立，今僅存危牆。勝利門 Siegestor 被毁，霍夫園 Hofgarten 略可辨識。附近之車站，及前次抵明興所寓之Pinakotheken 旅館，以及大學，均被炸及。總車站與市政廳間之卡爾廣場 Karlsplatz 一帶，夷爲平地。考非痕格爾街 Kaufinger Strasse，現無店舖。著名之老商店 Oberrollinger，在地窖內開業，但無貨可售。依薩河畔之德意志博物館 Deutshes Museum，爲全世界科學博物館中之最完備者。戰前曾數往參觀，歷觀不厭，今已不可復覩。曩在推阿梯納爾街望市政廳，建築精巧，尖塔玲瓏，旁立之聖母教堂Frauenkirche 之雙塔，似煙囱兩座，上戴瓜皮小帽，式樣奇醜。今推阿梯納爾全街成爲瓦礫，而此奇醜之教堂，雖亦被炸及，但尖塔兩座，仍昂然於瓦礫堆中，屹立未倒。美麗之市政廳，反被炸去。不禁有明妃去漢，無鹽封后之感。

明興以北之魯連堡Nuernberg，亦係德國南部大城。賞賫萊爾 Albrecht Duerer 1471—1528 之書，嘗魯連堡之香腸，爲遊魯連堡之韻事。（賫萊爾爲德國十五及十六世紀間之名畫家，歐洲各大城之藝術院中，多收藏其作品。余曾在德國不來門Bremen藝術院 Kunsthalle中，見其牡丹一幀，章法及設色，頗似我國惲南田蔣南沙筆意。）而曩日希特勒廣場Adolf-Hitler Platz之花市，以及果市場Frucht Markt之果市，尤爲遊覽中心。戰時全城被燬，一切均改舊觀。曩日式樣古樸之木架建築房屋，半成灰燼。城內小邱上之古堡 Burg-Grafburg，炸留其半。王街 Koenig Strasse毁滅。勞倫次廣場 Lorenzer Platz 中之勞倫次教堂Lorenzkirche，爲魯連堡之最大教堂，以彫刻壁畫，馳名歐洲，燒燬祗留破壁。古代彫刻家薩克斯 Hans Sachs 1494—1576及畫家賫萊爾之故居，以及音樂家伐格納Richard Wagner 1813—83之劇院 Die Meistersinger，均屋頂無存，僅剩危牆。

佛朗克福大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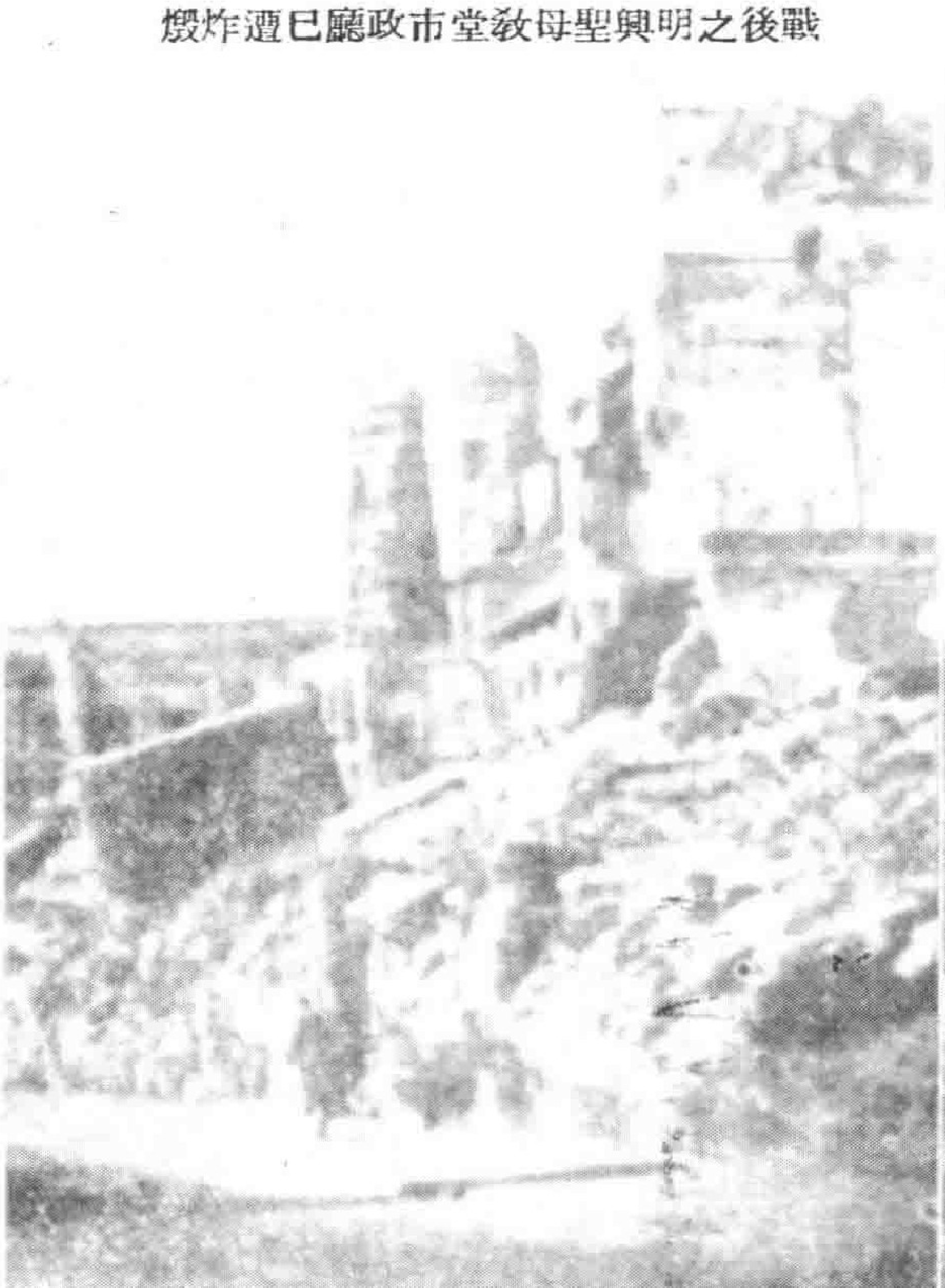
塔上時鐘，尙準時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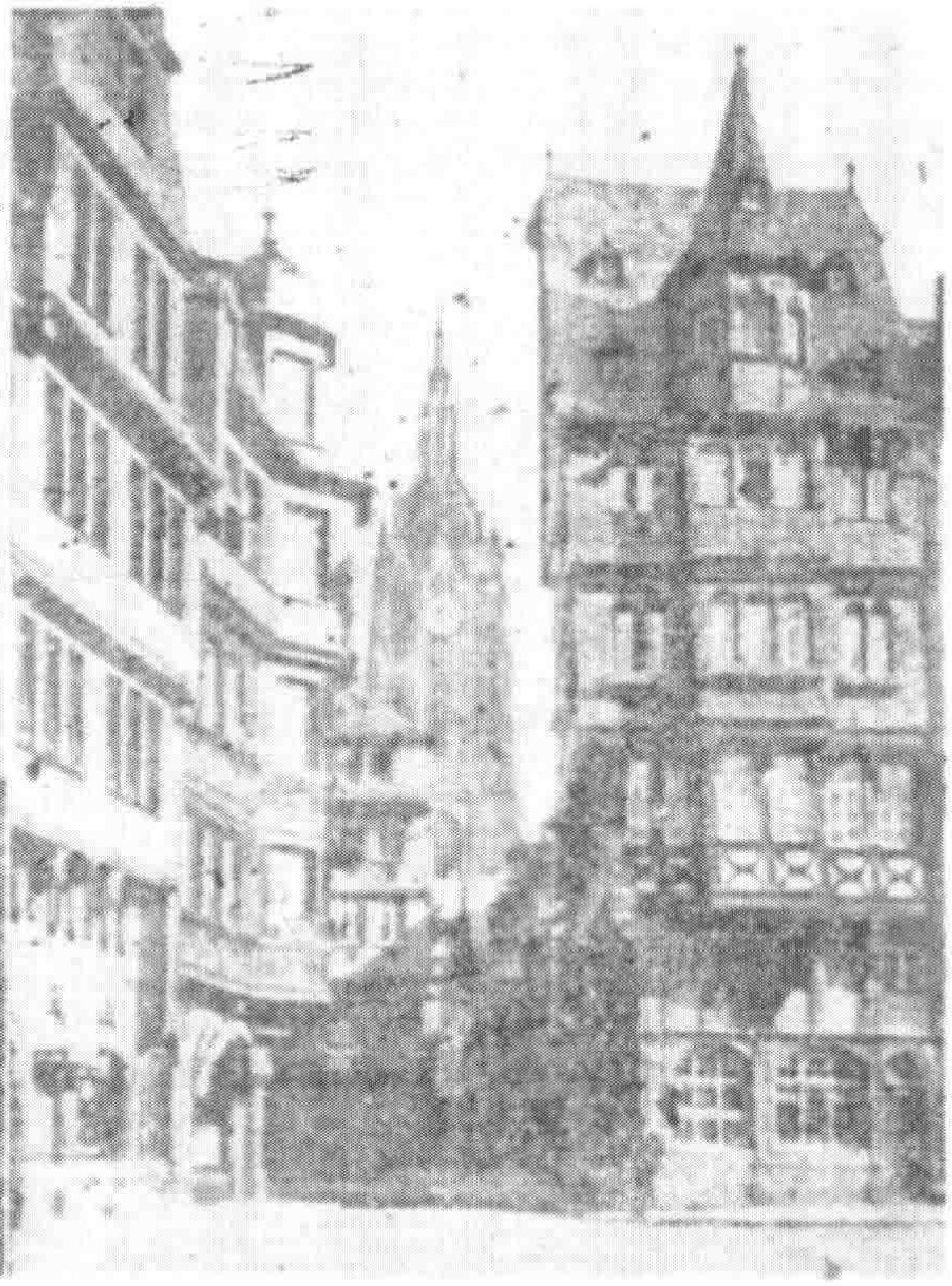
佛朗克福附近一帶城市，大都摧毁。如腸城 Darmstadt 被炸最烈，全城幾成灰燼。曼哈姆Mannheim當來卡河 Neckar 入來因河之口，與魯特維希港 Ludwigshafen 夾峙兩岸，兩城爲德國工業區，戰時頻遭轟炸。海德堡Heidelberg以大學馳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適爲海德堡大學成立五百五十年，開盛大紀念會，夜間大放煙火，四方人士咸集，城內人山人海。余此時適自腸城返卡爾次盧 Karlsruhe 道出海德堡，目睹盛況，

戰前之明興聖母教堂及市政廳



戰後之明興聖母教堂市政廳已遭炸燬





戰前之佛朗克福大教堂在德國式之房屋叢中



戰後之佛朗克福大教堂四周房屋悉燬

曾描著海德堡之故宮煙火篇，列入本誌。歷時無幾，城內竟成灰燼。大學廣場後之山頂，本有十七世紀中被法人摧毀之故宮，斷垣破壁，仍殘留山頂，德人視爲名跡。今海德堡沿河一帶，故宮式之破屋，遍地皆是。大學廣場前萊卡河上之推沃獨爾石橋 Theodo· Bruecke，曾毀於奧法之戰，此次大戰中，亦被炸斷，現已修復。曩者河流湍急，水色甚清，今則沿河作閘，闢爲由海德堡至上游哈爾勃隆 Heilbronn 之航道，河水雖平，但汚濁不堪。

佛朗克福，在德國計有兩處，一在柏林以東沃得河上，稱 Frankfurt an Oder，一爲美因河上之佛朗克福 Frankfurt an Main，本文所述，爲美因河上之佛朗克福。戰前本極繁盛，今則全城房屋，東倒西傾，如經劇烈地震。察爾街 Anderzeil向多巨肆，今成廢墟。柳滿爾 Roemer 一帶，曩日建築精巧，式樣如畫，今祇留危牆。劇院前之畢斯麥 Bismarck 銅像被毀。察爾街中之薛來 Schiller 像亦不復睹。哲學家叔本華 Schopenhauer之舊宅，僅存破壁。大文豪歌德 Goethe之故居，夷爲平地。歌德博物院尚留門牆，內部一切蕩然，歌德幼時所玩之傀儡，德人視爲珍品，保留於此者，已不復存。歌德中學Goethe-Gymnasium 徒留四壁。佛朗克福大學被燬，化學學院炸淨，動物學院受對面之炸彈風力，屋頂吹去，牆壁與柱脫離。總車站玻璃棚僅剩鐵架。保羅教堂當一八四八年德國統一戰爭時，集會於此，迄今適爲百年，亦被炸毀。全城損失，如此慘重，而柳滿爾街附近之大教堂 Dom，雖本身屋頂，祇留空架，但教堂尖塔，獨立無損，傲然孤立於四周殘破之瓦礫堆中，塔上時鐘，尚準時行走，能不謂爲奇事？

台灣攬勝

增訂再版

（每冊實售金圓壹元伍角）

導游叢書

杭州導游　壹元
無錫導游　伍角
南京導游　伍角
北平導游　伍角
盧山導游　伍角
嘉興導游　伍角
黃山手冊　壹角

中國旅行社編印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六〇—四四〇

車上

（短篇創作）

阿雪

是暮春的下午，他夾着春季的大衣，匆匆地趕到車站的月台上。一列火車早已停在站上，好像有什麼人遠行，許多送行的人聚集在一起。他是常常在旅行中的，自去自來槃上燕，他自己往往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動身。就像這一次，也是臨時決定走的，自然也就不通知任何人，要他人來送行。但是今天看到有這麼多的人在送一個人的行，不免引起了一點孤獨之感。他想，應當發覺有一個認識的人，在月台上或是在火車中。雖則不想以此爲驕傲，但至少不會太相形見絀。

但是，這樣的一個念頭，在他一面上車一面找尋自己的位置的時候，只不過是在腦筋中打了一個轉。他走進了車廂，很迅速地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放好了衣箱，掛好了大衣。脫下了帽子，放在大衣的上面；從口袋中拿出了預備在路上看的報紙雜誌，放在自己的位置上，表示這個位置在短短的旅程中，已經有了臨時的主人。照他的老習慣一樣，他仍就走下了車，站在月台上看各色各樣的人。他知道就在這同一的月台上，有許多的悲歡離合的故事在進行着。但是他認爲這些太尋常了，也只是看看而已，不必去分析，更不必多費腦筋去思索。

就在這一刹那，忽地有人從身後拍着他的肩膀。他回轉身來，居然是一位來專誠送他行的朋友。他不禁喜出望外，這一位朋友的來到，恰好填充了他剛纔所感到的空虛。朋友告訴他，因爲看見他的車子停在站外，問了司機才知道他今天又要出門，就順便進到月台上做一個現成的人情。但是他并不以爲朋友的臨時起意不算是眞誠，而却因爲是一位非常熟識，並且平時無話不可談的朋友突然來到，的確覺得愉快。朋友問他位置已找到了沒有，他順手向車窗裏邊一指，他從他自己所指的方向，發覺已經有了一位小姐端正的坐在他位置的隔壁。他朋友也立即看到了他數分鐘以後的旅伴，便問他道：

「你認識你所指的那一位小姐麼？我知道他的名字和他在此地的住處」。

「我並不認識」，他鄭重地回答，並且接下去說：「我剛才是指我的位置在她的隔壁，並不是指她」。

「這沒有關係，人生何處不相逢，我告訴你她的名字，以便你在旅途中萬一要招呼時，可以顯得親熱些」。

朋友剛輕輕地說出了她的名字，是一個名雅而實不雅的別名。

突地開車的鈴聲大響，他也不及細加研究，便匆匆地和朋友握手，站上了踏脚板。他再和朋友招了招手，便走進了車廂，他還沒有走到他的座位，火車已經開了。他走近他的座位，看到那位小姐只坐着了一個位置的一半，顯得身體非常動盪。他的坐位本來是靠着車窗的，她過分的退讓，顯得她的手足都侵佔到中間的人行道上。他知道她是因爲二人同坐不十分方便，所以故意多讓開一些。他發覺位置的對面只坐了一位老者，他便立即向那位老者說道：

「先生的隔壁位置空着，我們一起坐好不好，因爲我是不慣乘倒座的」。

他說話時的聲調並不高，但是他相信雖則背着她說，她一定能聽得清楚。老者立即表示歡迎，她却繼續地讀着報，並沒有什麼反應。於是他便到了她的對面坐下。她知道她可以一個人佔着兩個位置了，便移到椅子的中間，不時抬起頭來看看車外的風景，不必再顧慮到會有一個不相識的男人，阻礙了她的視線。

他和老者談了幾句，正當她看了看車外的風景回過頭來的時候，他和她的眼光忽然在震盪的車廂中遇到。她立即拿起報紙來看，似乎看得很詳細。他却衷心地覺得得意，在他讓一個坐位使她可以坐得更舒服些的時候，只是不願意使她過分的矜持，使他坐在她的隔壁，成爲她旅途中不安的因素。但是移坐到對面之後，却可以仔細端詳她的面貌，身材，儀容與態度，這比坐在她的隔壁却方便得多，也清楚得多。他幾乎要說出助人爲快樂之本這一句話，確屬是至理名言。

她不斷地讀着報，報讀完了又看書。在三小時半的行程中，他只是看着她，一面看，一面對她的年齡，身分，個性，家世乃至於她這次旅行的目的加以推測。他歸納成爲許多點，其中只有年齡一項，他斷定她不會超過二十二歲，也不會小於二十歲，具有十分的把握。至於其餘的結論，他立即自己又發生了許多反面的理由，足以使自己歸納所得，發生動搖。於是他自己和自己辯論，他的腦筋轉動得和他足下的輪子一樣快。他在這時候，完全無法知道坐在對面的她是否知道他在看，在想，在下結論，在自己又懷疑自己的觀察。她只是在看報看書，偶爾抬起頭來看看窗外。除去到廁所一次之外，沒有離開過她的坐位，除去招手要茶房加一次開水以外沒有任何的舉動。至於開口說話，却根本沒有過。

他因爲先聽見朋友在月台上告訴過她的名字，於是不免就因此先有了成見。他斷定這樣的一個名字不會屬於一個學生，一個公務員，

或是一位早婚的太太。他想她一個人獨坐在車上，又沒有人送她。再看她對於出門又好像非常老到，似乎是一位天涯淪落的人。但是他立即糾正了自己的錯誤，因爲他看她舉動非常沉靜，即以剛開車的時候她偏坐在坐位的一旁而說，她却是一位很顧忌很拘謹的人，決不像奔走天南地北一切都無所謂的人。他再看她讀報讀書十分地認眞，有時候讀了一節書，抬起頭來看看窗外，好像要向大自然爲書本求得印證，又好像她自己已經與大自然同化。她那種冥思以至於出神的神情，一定是現在正在受着良好的敎育。但是現在不是假期，她又不是穿的學生的服裝，她看的書似乎又不像是一般學生對之發生興趣的讀物。他自己笑了起來，要是他作爲一個律師，無論從正面或是反面，今天都沒有辯護得很好的把握。

自從他坐在她對面以後，他先看到她的頭髮微微帶一點黃色，很長，並且似乎很軟，燙得極爲美觀，却隨便地披在雙肩之上。面型非常秀麗，眼睛雖則不算頂大，但是黑白分明，無論看什麼總是正視。眉毛是天然的，沒有剃過。鼻子很高，有西方女人的樣子，嘴不大不小，只薄薄的塗了一線口紅。牙齒整齊而潔白，每一粒牙都大小相等。頭項及手臂都非常白，面部沒有擦粉，也沒有塗胭脂，紅的白的都是天然的顏色。因此他推想到她身體的全部都是白如羊脂，沒有一塊瘢點，不需要任何修飾。他想假如寺院中要供奉一座玉佛的話，他大可不必千山萬水地到西藏去請，只要和她商量一下，請她去蓮花寶座上端坐一會兒，一定可以贏得無數的善男信女的竭誠膜拜。

就在她起立上廁所的那一次，他看到她的全身。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她是身長而玉立，但並不高大得使人觸目。肌肉相當豐滿，而步履活潑，身材苗條。也就在上廁所回到坐位上的時候，她才開始看看他。他不知道爲什麼她忽然地會看起自己來，他覺得他已經犯了罪，不應該盡情地欣賞她，任性的分析她。現在對方已經發覺到他，他惶恐，他羞慚。假使火車可以由他命令隨時停車的話，他眞想下車逃走了。

就在車輪的幾次轉動之下，他發覺她看他並無惡意。她好像完全不知道他會經看過她，欣賞過她，批判過她。從她的眼光中所發出的完全是一種傾慕的光彩，她的態度仍就很自然，神情仍就很鎭靜，她似乎想問些什麼，又似乎想知道些什麼。但是這些只是他覺得如此，究竟她在那時候是如何的一種內心，他實在無從明瞭，也無人可以說明。但是有一點他是知道的。便是火車快到目的地了，既然她的眼光又和他自己遇到了一次，如其再不打起勇氣來問一問，那就永遠要成爲一個謎。他從不放棄任何良好的機會，他作爲很自然也很鎭定似地說出了開車以來經過三小時半時間的第一句話：

「快到了。到後住在那裏」？

在這個時候，他不得不經濟說話的時間，節約發問的用語。同時他要避免其他同車的人的懷疑，所以索性作爲是一向相熟識的人的口吻。他想，如其她不答復，也就算了。他想他對於她已經觀察了這麼久，說話何必再多繞灣兒。雖則這還是第一句，但是在未說這第一句以前，彼此之間似乎已經有了相互的認識。所以他說出了這句話，並不自以爲突兀。出乎他意料之外，也可以說是在他意料之中的，她居然立即接應了他的話：

「××路××號×××我在你上車的地方住過，那兒的人那只知道我的假名字。而且那個假名字是別人代我取的，我住到了那地方之後臨時才知道」。於是他才恍然朋友告訴他的名字與她身分不符的原因。他不想在車上多談些什麼，而且時間也不允許他們再談。火車很快的進了站，他便立起身來，準備一停妥了就下車。

「不要忘記了你的大衣，春天的晚上還是有些凉意的」。她很親切的說，聲音很是淸脆。他立即想到，假如她能有志學習歌唱的話，一定可以悅耳。

「不會忘記的」，他立即表示了他的謝意。並且更進一步地有所表示：「我一定來看你，就在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幾點鐘」？她有些驚訝也有些高興。

「過了十一點」。他就下了車。

× × × ×

時間又經過了一年，在這一年之中，他又不知道出過幾次門，坐過幾次車。他有一天，仍就是暮春的下午，又很輕快的走到車站，他未帶行李，不像是出門；又沒有和任何人招呼，又不像是送行。他只是站在月台上，看着車窗裏的一行坐位。這只有他自己知道這是一個什麼日子，還是怎麼一回事。他看車子開出了站，而後回來。他很自滿，在這一年後同月同日同時的這輛車上，這兩個座位却都空着。他在晚上十一點鐘，寫一封短信給她：

「是整整的一年，我今天下去看了使我們第一次相識的那一次車。我們去年坐過的那兩個位置今年沒有人坐。應該是沒有人再需要救，也沒有人再要負担救人的麻煩。去年今日，你好像站在井邊，一隻足已經跨在井欄裏。是我這一根繩索將你拉起。今年今日你已經好好地站在人生的舞台上，學習你所願意表演的角色。我應當向你懺悔，在一年前的今天，我起初絕沒有救人的目的。我完全當你是一位

尋常的女子，至多是我可以飽餐秀色，不使我在旅途中過分單調而已。現在你已經快成功了，一定會原諒我當時的自私與無聊，乃至於天下男子所共有的淺薄與幼稚。火車的輪子，日夜不停的在轉動着。我們雖則今天不同在一個火車上，却進一步同在一個人生的旅途上。我爲一年前的今天萍水相逢而喜悅，我更爲一年後的今天相知益切而慶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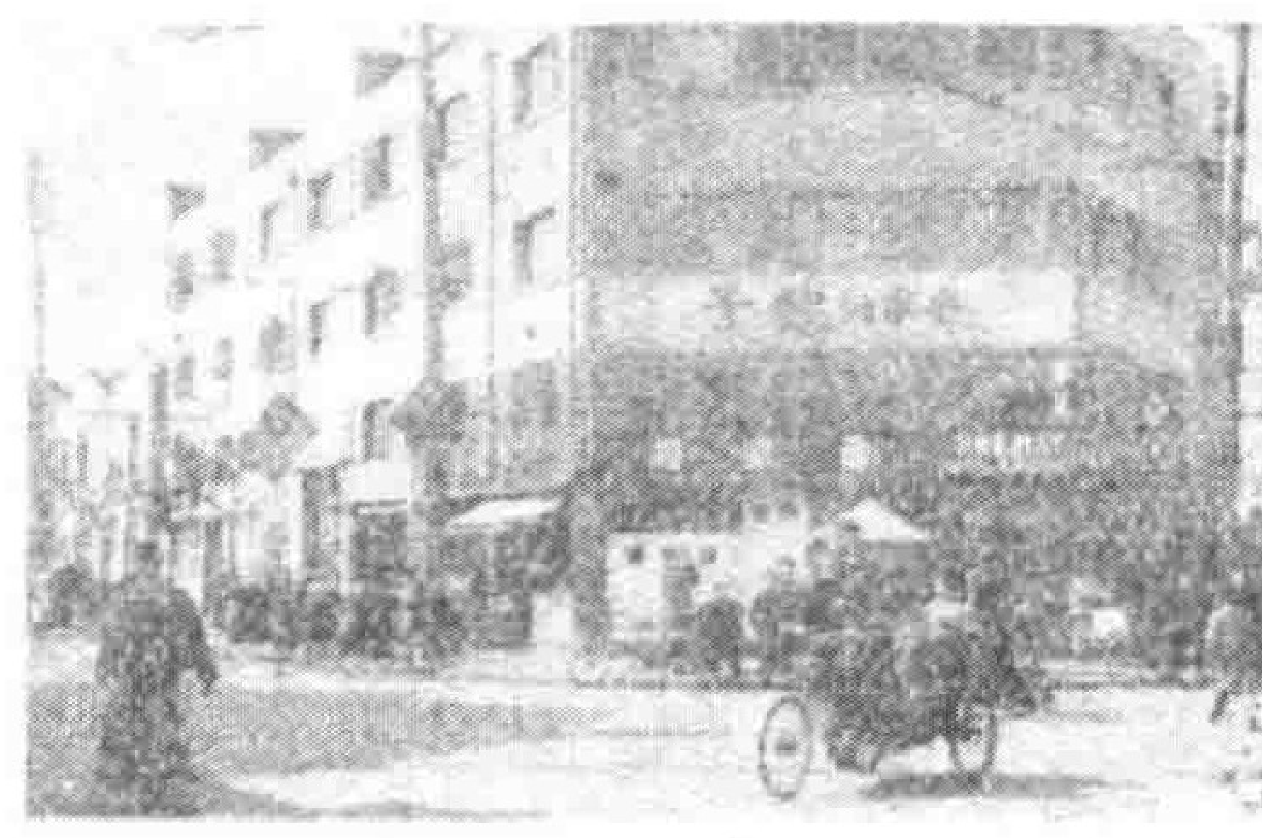
這信發出的第二天，他收到她的信，也是寫在這一天的晚上十一時。她說：

「你應當記得去年的今天是什麼日子？我們永遠地同在一個車上，你先發覺我也好，我先了解你也好。你常常說從井救人，救人的人固然要有勇氣，被救的人却也要具有決心。我想我們都是人生舞台的角色，而去年今日我們所表演的是相當精彩的一幕。請你不要忘記，你現在仍就在車上，我也仍就在車上。人生的舞台隨着車輪在轉動，希望我們二人之間不要中途分程」。

「我們仍就都在車上，永遠地同在一個車上」。他爲這二句話所沉醉了。他只覺得這兩句話說得好，他決定不讓那兩個坐位空着，應該仍就一同再走上車，並且仍就坐在她的對面，讓她看着自己，分析自己，批判自己，決不中途分程。



五分鐘
五分鐘。能治重症胃病之奇效。
立止胃痛粉
胃痛日久，忽而牽及腰背，胸腹飽脹，精力疲倦，饑則痛，飽舒適，或飽痛而饑適，懼食厭言，大便呈棕黑色而閉結，此乃顯明之胃潰瘍症也，惟有立即服用「五分鐘」立止胃痛粉，確有藥到病除之功，一試即知其藥力之偉大。
各藥房烟紙店均售
上海華德藥廠出品

遊名勝　嘗名點
喬家柵湯糰
有卅年歷史　具特種風味

鴛鴦小閣
古色古香佈置　別具風味小酌
（汽車送貨）
上海襄陽路（拉都路）中　（支店）西門路二七六
電話　七四一七四　八二七〇六

長篇小說

一路福星

恨水

（十一）

第十八章　看魚和看簾

人過了一個險境，心裏頭總會覺得是格外輕鬆的，所以歸效光這一行旅客，是極其高興的去安歇。這一晚上，全是細雨紛飛，因之第二日起床，已過天亮很久了。旅客們在旅館裏洗臉喝茶吃點心，車隊裏的人，也並沒有催促。搬着行李上車的時候，歸效光笑着問本車的司機道：今天你老兄倒沒有催着上車？他口裏啣大半截烟捲，兩手插在褲岔袋裏，將肩膀扛了兩下，答道：催什麼？過去就是有名的盤山險路，天陰路滑，晚點兒走，也保險一點吧？歸效光聽了這話，心裏就是一動。可是他爲了安定人心起見，並沒有提一個字。行李都搬上了車，旅客跟着擠上去。黎嘉燕是坐司機座的人，她用不着搶位子，她從容的走來，落在人羣的最後面。她見歸效光在車外空地上來回散步，這就笑問道：爲什麼還不上車？他道：我等着你呀。黎嘉燕笑道：你以爲會把我丟了？丟了也不要緊，在這山縫裏，住個週年半載，也就把身體養好了。說着，她走上汽車去。司機看着，向他點了個頭，笑道：黎小姐不大舒服嗎？前面可又是一段險路。黎嘉燕站住了脚問道：什麼險地，比昨天過的鵝翅膀還險嗎？司機道：這一帶的路，說險就險，說不險就不險。上車罷。走這條路那完全是碰運氣。歸效光連連的搖着手道：沒事沒事。他完全是安慰黎小姐的好意。正好那位汪小姐提了一隻旅行袋子，由身後經過搶着去上她的車子。她這就站定脚回轉頭來向二人一笑。接着道：黎小姐，不要信他，她總是把話騙人的。黎嘉燕向歸先生抿嘴笑着，點了兩點頭。好像她心裏在說，人家可批評你了。他也只好一笑了之。並不答復什麼。大家上了車，在陰雲滿空的天氣下，車子開着走了。由鎮遠市開出去，不到幾里路，車子就開始爬山。這裏的山，已完全脫離了貴州窮荒的樣子。車子爬上了高山，比昨天所經過的道路，那是另外一番樣子。滿山都生長蒼翠的松柏，在綠樹林子裏，夾雜了赭黃色和朱紅色的樹葉。松柏葉子是細形的，而紅葉却是大形的。綠樹林和綠樹縫裏，露出了這些黃紅葉，是非常的好看。這又正是陰雨天，那山谷裏飛起來的雲霧，環繞在樹杪，和封鎖在半山腰裏。在這些半紅半綠的山巔上，又凹下去許多小谷。那些小谷，整個的雲霧瀰漫着。這在江浙地方，也很難找到這樣秀麗的風景。要說這裏面藏有土匪，那是太不配合了。車子走了幾個山頭，左右前後，都是這些樹林濃密，雲霧迷糊的所在。慢慢的車子四圍雲霧加重了。車蓬上聽到滴滴篤篤的雨點，打得清脆入耳。有時車子走下坡去，溜進一座山谷。四面的山巒環抱，中間閃出一幢木架房子，除了房子前後，都是樹林圍繞而外，在這種山谷裏，一定有一道環繞的山溪。陰雨之後，滿溪裏全是潺潺的流水聲。這在車上的幾位先生們，看到這種景致，都覺得很好。余自清首先拍了大腿稱贊着道：這地方太好了。我想抗戰八年，在這種山谷裏的人，除了偶然看到頭上飛過一兩批敵機而外，是最不感到火藥味的了。就是看到敵機，他們那裏又會知道是可怕的。所謂桃花源中人，我想這裏的居民是當之無愧的了。歸效光聽說，向他連點了兩點頭，微微的笑着。余自淸問道：怎麼看？我這話說的不對嗎？歸效光道：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在地形上，有些事我們是看不出來的。這地方叫着盤山，也是很有名的地方呢。余先生一路行來，也就早已聽到人說，盤山是個匪區。他向歸效光回看了一眼，也沒有說什麼。這車子在雨霧裏走，却是沒有稍微停止。所幸經過的路，全是山地，公路在天然的沙石路上建築起來的，車子雖然在陰雨裏走，但是公路上並沒有絲毫泥漿。車輪子在沙土上滾得唆唆作聲。雖然車窗子外，只見天上的雨絲成千成萬的斜牽着。可是只看那四圍的山林，全讓雨水洗得乾乾淨淨，青翠欲滴。也依然是滿眼新鮮，非常的好看。他心裏儘管惦記着這地方不免出土匪，可是他被這新鮮的風景所吸引着，有時也就把那分危險給忘記了。車子在雨霧裏穿過了若干座崇山峻嶺，經過一條下山的坡路。歸效光在車上向後倒看着，見山路旁邊，立着一塊木牌坊，上面大書盤山兩個字。這牌坊上的字，是由西向東懸起來的。車子也是由西向東。根據了這一點，乃是說這盤山的境界牌，是告訴東面來人的。由西出去的人，倒看這牌子，是說由盤山出來，這已離開了盤山的大門了。心裏栓着的一個疙瘩，這倒是解了開來，覺得精神上的壓迫，已經是輕鬆了許多了。這木牌子西面，公路順了山勢，來回的佈着之字的形勢，共有三四十道曲折。那是漸漸的向上高升的。在木牌子東邊，這公路雖然也是曲折的來回，可是車子只管向下而不向上。正是

那說，木牌所在地，是盤山的最高峯，離了最高峯越遠，也就危險性越少了。只半小時的工夫，這個大山，完全跑盡。在盤山木牌子東西，只有雲霧環繞着山林。不看到人家。過了木牌三十分鐘，人家也就出現了。在山麓上，車子在一叢木架房屋的旁邊，奔馳了過去。歸效光失聲道：好了，有人家了。車廂裏的陳老太太向是表示經驗老練的，這就問道：怎麼着，我們又過了一截險地嗎？歸效光笑道：老太太，你放心打瞌睡罷。我們今天晚上住旅館的時候，慢慢的說經過的事，那是會更覺得有趣的。這位老太太靠了車廂木壁坐着。兩手抱了膝蓋，正是不住的作一個打瞌睡的姿勢。她聽了這話，將她的雙下巴翹了起來問道：你說這話，以爲我們老太太胆小無用嗎？我有了八年抗戰的磨練，什麼危險困難，我們都不在乎。歸效光笑着連連的點頭道：我們決不敢笑老太太。不過八年抗戰精神，倒不一定老太太獨有，凡是我們在車廂裏的人都有這麼一點吧？而且這年同都是一樣的誰也不會打什麼折扣的。這麼一說，全車廂裏的人都笑了起來。由於這陣笑，更增加了車廂裏的輕鬆氣氛。車子外的雨勢，隨了車子的前進，也更見得濃密。兩邊的山勢，有時離開很遠，公路就在山縫裏的大小平谷中穿過去。在上午九點多鐘，到了三穗縣。這個小縣城位置在平地上，公路並不進城繞城而過。在縣城的東門外，有幾家專爲公路旅客開的舖子，車子就停歇在這裏。雨正在下着，在車廂裏的旅客，都感到煩悶。因爲司機喊着，他們要在這裏吃飯，於是旅客們借了這個機會，都跳下車來。路邊兩家茶飯館，牆壁粉刷得一新。敞着店門，店堂用欄干分開了左右邊。擺設的桌椅，都還紅漆新鮮。黎嘉燕首先由司機座上下來，就奔向了一張乾淨的桌子。歸效光見她伏在桌子沿上，彎腰牽扯着衣服的下擺。這就笑道：你這次下車落座，考了第一名了。黎小姐將鞋子踏着桌下嘈嘈作響。笑道：你不聽聽這桌子底下是火盆，坐下罷，先烤烤火。歸效光這才看清楚了，一個矮白木架子，架住了一隻大火盆，裏面橫直擱了許多木炭。那爐火正熊熊的燃燒着。歸效光當然也就跟着坐下來。隨後跟來的那些旅客們，看到他們共坐一桌，就沒有什麼人過來，各坐着外面幾張桌子。歸效光向大家招着手道：到裏面來坐，不更暖和一點嗎？劉太太在隔座帶了孩子，向他們點頭道：大家擠着暖和些。歸效光道：我們這桌子底下有火盆。劉太太笑道：每張桌子下都有，也不見得你那桌子下的就特別一點。余自清老先生，坐在更外的一桌，他正劃了火柴吸紙烟，笑道噴了烟道：那是見仁見智之不同。例如我就覺得最外面這張桌子好。喝着茶吸着烟，看了這外面的雨景，也非常的有趣味的。這樣說着，讓歸黎二人共坐最裏面那張桌子，却沒有別人來參與。這倒讓他兩人受到了窘，坐着不動是不好，坐着別人的桌上去也不好。黎嘉燕調皮一點，她站起來，笑道：我也到門口看看雨景去。說着起身走到屋檐下來。這家茶飯館，一邊是店堂，一邊是灶房。那攔門灶前面，懸空兩列橫檔，有許多掛鈎，上面整刀的肉，整塊的猪肝，尤其是兩尺多長的大鯉魚，懸着好幾條。同行的孩子們，都向那魚指指點點。余太太在外面座位上笑道：你看這些孩子，讓魚饞成什麼樣子了。老實告訴你，由這裏向東一站的魚比一站的多，你們要吃魚，往後有的是。她這樣解釋着 那五輛車上的司機，和押車的隊長，正向那掛鈎邊指着大魚，一個司機笑道：老板，這條魚大，你就給我們作這條魚吃罷。廚子聽說，就在掛鈎上把魚取了下來。放到灶邊砧板上，就把來剝鱗。司機們更對了廚子笑道：我們爲了吃魚，才在這裏休息的。你若不給我們作魚，我們還不在這裏休息呢。你讓我們吃得好了，我們就願意老在這裏打尖了。廚子笑道：好的，我們把魚作得好好的，還給你預備兩壺好酒。魚中段是紅燒，魚頭魚尾給你們煮上一鍋豆腐。這些車隊裏人聽到這話，一齊鼓了掌叫着要得。那些小孩子們聽到這話，都在臉上現出了一種羨慕的樣子。余自清拍了他自已小孩子的肩膀，笑道：你們不要急着想魚吃。現在是九點多鐘，吃午飯太早。到了前面大站頭，我們一定吃一頓飽魚。你們要繼續保持着這想吃魚的精神就好，可別有一天皺起眉來說是頓頓吃魚。黎小姐在屋檐下望雨，這時算是把剛才一點難爲情，搭赸着混過去了，這就笑道：不管怎麼着，這幾年在四川，魚實在吃的太少，前面不知道有什麼大站可以吃魚。我今天晚上，可以作個小東，請大家吃回好魚。陳老太在最好面的一張桌子上坐着，她表示了他對這條路綫的內行，揚着頷子道：由這裏過去，是貴州的玉屏縣。這個縣分的名字就雅得很。雅的地方，自然也出雅的東西，這裏出洞簫和笛子。據說，在這縣境裏，有個地方的竹子作洞簫最好，由頭到尾共是五個節，每節的尺寸，都長得一樣的長短。可惜這個地方的竹子，每年只出一二十根。其餘的竹子雖然都可以做洞簫，就不如這山上的恰到好處了。余自清道：陳老太知道這出竹子的地方叫什麼名字嗎？她笑道：我也是聽到人家這樣說的。不過我相信這個傳說總不會假，因爲每個出產物品的地方總有最好的原料，和最好的製造品。當年玉屏簫還是貴州省進貢最好的東西呢。黎嘉燕笑道：我們談的是吃魚，可以說俗得很。陳老太却只管說雅事，這和我們的口味，相差得很遠。陳老太太笑道：哦！我原是一站一站的談過去，只管談玉屏簫，把問題就扯遠了。玉屏過去，就到了湖南境地了。第一個縣分是晃縣。這縣裏就有幾條河，縣城附近也有河，要吃魚，那太不成問題了。她說到這條路上的老經驗，就越談越有味，大家聽她的話，歸黎二人的事，就不爲人所注意。黎小姐回到裏面桌子上來，歸效

光已將茶壺悄悄的斟上一杯茶，放到她的面前。黎嘉燕坐下來，向她低聲笑道：喝杯熱茶，衝衝寒氣罷。黎嘉燕端着茶杯，眼光却向外面幾張桌子看了一看。歸效光笑道：沒關係。他正說這句話時，恰好那位胆子最小的王七佳，由身邊經過。他猛可的站住了脚問道：又有什麼亂子要發生嗎？黎嘉燕覺得他這個岔打得很有趣，忍不住笑，一歪頭，把口裏含的茶噴在地上。王七佳更是愕然，望了歸效光道：我問了什麼外行話嗎？這一路幾個險要地方，是鵝翅膀，盤山，楡樹灣，雪峯山，不知道還有些什麼危險地帶。他笑道：王先生，你不必打聽。我們一路福星高照，不會有什麼問題的。尤其是我們和百十輛車車夾在一處走，這比任何情形之下，都要保險。我說沒關係是另外一件事。王七佳道：是什麼一件事呢？他笑道：到了南京的時候，我再告訴你。這麼一說，引得黎小姐又笑起來了。王先生對於這個啞謎，始終不大明白，也就只好默然的算了。大家很愉快的休息了一點多鐘，司機們已吃過了飯，大家上車，在雨中繼續前進。歸效光坐在車廂裏，不時的發着微笑。因爲他想着和黎小姐的愛情，逐漸的暴露，已到了準公開的情形下了。也許到了武漢，這事情就瓜熟蒂落了吧？人家都說黎嘉燕是個性堅强的人，不容易對付，而自己在最短的旅行期間，就把她把握住了。復員回家，並沒有升官發財，原可以說是毫無成就。現在若是娶得這樣一個美妻，最後五分鐘，還是落到了成就的，這也可以自慰的了。想到了這得意的地方，他就免不了笑意上臉。余有慶和他坐得最近，常看到他的笑容，就問道：歸先生老是高興，這一路都沒有了問題了吧？歸效光道：你就少開玩笑罷。余有慶拍了腿道：嗟！我說的是路上不會有什麼危險。你又猜到你高興的那件事上去了。你大概坐在車上不說話，就想到了你那高興的事。於是車上的人，也都哈哈大笑起來。這樣，就免不了和歸效光和他打趣。在大家高興的當中，很快的就到了風雅名稱的玉屛縣。公路又是繞了城圈子走，到了東門外一條冷靜街口，方才停住了車。這司機也很風雅，在車外叫道：要買簫的趕快呀？我爲大家停二十分鐘。這話引起了大家的趣味，連女太太們在內，都跳下車來買簫。這裏七八家店鋪，除了一兩家茶飯館，全是賣簫的。賣簫的鋪子，正如他賣的東西那樣清閑，店堂裏橫列了一堵木櫃台，裏面的貨架子，只列了幾隻長盒子和幾枝簫笛，冷清清的。店外屋檐上，正飄着疏落的雨點，也添了一番清冷的趣味。旅客下了車，在櫃台裏的商人，都有些像冬天的餓鷹，睜眼看了肥胖的小雛。歸效光奔了一家大些的店舖前去買簫。老板取出許多長木盒子來，打開，裏面用紅藍綢襯托着兩枝洞簫。這竹子很奇怪，只有大拇指粗細，是扁圓的。竹子的外皮，讓人磨琢得十分光滑，分黃色和白色。簫管上並雕刻着畫和詩句。歸效光將簫看了幾對，却分不出好壞。余自清老先生他也來了。笑道：我有點小內行。告訴你罷，白的是本色，黃是烟薰的。簫管上刻的詩畫，那是裝璜，不關重要。你先要看兩枝簫的節，是不是一樣齊。然後橫了三個指頭，比着每一個簫孔的距離。最後，你能品簫的話，就可以試試它的聲音了。歸效光道：原來有這些講究。我還專挑刻得好看的要呢。於是他照着老先生的話，試了兩枝白簫，又把兩手捧着一枝送到嘴唇邊去對口風。吹了七八次，比了七八次，一點響聲都沒有。余自清笑道：洞簫本不容易吹響，那是磨人性情的樂器。玉屛簫更不容易吹。你倒不必吹，買幾枝帶回去送人就行了。不吹，當古玩擺，也不很雅致嗎？歸效光搖頭笑着，也就胡亂買了幾對。並給黎小姐也買了兩盒，送到司機座邊，讓她去過目。她接過簫，什麼也不看，先橫了三個指頭，在節孔中間比了幾比。歸效光笑道：呀！你原來是內行。黎嘉燕笑道：算你沒有買錯，你再給我買兩枝笛子來。我不掏錢了，算是你送我的。歸效光連說着當然，就跳着雨地，再去給她買兩枝笛子送了過去，並附帶有一包竹膜。他因雨下得緊，不能在車子外站着，就回到車廂裏去。車廂裏的人，也都互相在看簫。這時，忽然車子前面，嗚哩嗚哩一陣悠揚的笛聲送了出來。大家都問，這是誰吹笛子？余有慶道：是黎小姐。余自清道：黎小姐還有這一手，我認識她多年，今天才知道。這個調子是梅花三弄，不是老手，還吹不起來呢。歸效光聽着，臉上發出極高興的微笑。余自清笑道：效光，我也很高興。我改首唐詩打油一番罷。一車旅客去長沙，東望南京要返家；有個甜心吹玉笛，司機座上弄梅花。車上的人聽着，都笑了。司機座上的笛聲停止了。黎嘉燕拍了車板問道：你們笑什麼？余自清道：我們恭賀效光呢。她問道：恭賀他什麼？余自清道：恭賀他以後可以常常聽到梅花三弄。她格格的笑着，却沒有答復。余自清道：這復員的旅途，若都是像這樣的輕鬆，再走兩個月，效光也是不嫌久的。大家都是一路被福星高照着。而效光所得的福星之高照，却比那個都多呀。全車人又是一陣笑。車子在大笑聲中，向貴州最東的邊緣前進，而要踏入湖南境了。（本書上集完待續）

本誌徵求直接定戶

一、訂閱期限：暫以三個月爲限期滿後再另行續訂

二、訂　費：自廿二卷十一期（卽本期）起至廿三卷一期止計三期金圓[illegible]

三、郵　費：除航空寄遞三期另加郵費十四元外，其他掛號快遞免收郵費。

四、付費日期：每月二十五日以前（外埠匯款以銀行匯出日期爲準郵局匯票以郵戳日期爲憑）逾期移作下月起訂

五、過期雜誌概不在預訂之例倘需補購作零購計費

六、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七、本辦法得隨時修正之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